

雷 帝

聲 雷

作 俊 賢 黃

社 版 出 羣 新

年 六 四 九 一

序

這是一九四五年最後的一個晚上。時間正在一秒一分的過去，明天，一醒來，便輪到一個新的年頭了。在燈下，我一個人靜悄悄的，對着一堆原稿發呆。這部長篇，開始寫它，是一年前的事。那時只起了一個頭，便就擱下來，以後只斷續的寫一點，或者又從事別的寫作，或者又害點小病。最近，覺得這樣太不成話，才靜下心來，一下寫完了它。擱下筆時，時序已經是冬天了。窗外，寒風正在吹。這部長篇佔了我一段不算短的生命，在工作已告完成的時候，不能不有點感觸。

這一年多時間，在我，是很苦惱的。幾年來，我一直住在後方，一點年輕的熱情，被這後方社會的各種勢力合力用冷水來澆。我不屈服，不甘心。然而，等於一隻野獸長久的關在籠子裏，有個時候便又會消沉下來，眼睜睜看生命蒼白的萎縮下去。

如果說生命的意義，在工作，嚴肅的工作的話，當我不能夠工作的時候，儘管還應該責怪自己，但這苦惱也算是够大的了。一方面，時代是那樣動盪，戰爭情勢是那樣緊急，使我有時變得像熱鍋上的螞蟻那樣；寫作，這千古的事業，在這一頌烈又是無光的。

面臨着後方腐化的，墮落的社會，而一個新的中國又急迫的需要成長，否則四萬萬個人便只有一齊滅亡；展開在中國人民面前的道路，是怎樣艱苦，但又不容緣閃。

如果一枝筆，拿來作為參加人民解放事業的一個力量的話，這枝筆又是怎樣沉重，不容懈怠。如

飢如渴的讀者，正在怎樣期待從文學作品中，得到對於今天的了解，明天的渴望，取得使生命向上的力量。如果自已就墮落了，沒有熱沒有光，這熱和光又將怎樣傳佈給別人。

在瑣屑的沉悶的生活中，我常常是清醒的，不容自已消沉，懷了對生命強烈的渴望。我苦惱，我掙扎，給自已踐踏出一條血淋淋的道路。正是：一步一鞭子，一血痕。

就在這種環境下，還由於一些別的人事上的原因，這部長篇遲遲才寫完了。構思它，是在戰爭中的一個春天。在戰爭突然結束的時候，它還沒有完成，由於狂喜，由於對國內政局的苦惱，又長久不能動筆。現在，我心裏面並不感到一點輕鬆，倒是惶恐居多。

人生的道路，藝術的道路，都是漫長的，艱苦的。我預備鼓起更大的勇氣，不疏忽，不懶惰，勇敢的走上前去。（在這路上，有無數先賢的足迹，在放着萬丈光芒！）在為人和寫作上，我還願意保存從有生就帶來的一點質樸和天真。

一年完了。新的歲月就從明天開始。在這夜裏，我的血禁不住在心裏洶湧。這是對我自己引起的一個熱望。

這堆原稿，將會變成書頁，呈露在讀者面前了。好心的讀者當能夠從這裏面看出我對世界的愛，和溫情；我願意將這些帶給可敬的讀者，也願意用這來深深的鼓舞起自己！

四五，十二，三一夜。

在一條冷落的小巷，有一座院子。粉白的牆垣裏，一些常綠的樹木，高高的伸出頭來。一個葡萄架子，在樹蔭裏寂靜的站着；在葡萄架子的盡處，便是一座小樓，窗戶常常向着這幽靜的風景打開。

這院子建築了二十年，在週圍的院子裏，它算是年輕的。這二十年，在院子裏，一直是一種平靜的歲月。牆垣經常的保持粉白。那院子，像一個打扮得樸素的，整潔的人。

這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。每天太陽從爬到天空來以後，便用逼人的威力，照着大地；陽光下，一切都那末光亮。在屋子裏的人，只要一看到外面黃澄澄的陽光，便會發愁。

院子的主人周太太，在早飯過後，便數着佛珠。這是一個多年的習慣。這次，她的心不如往常一樣平靜，有一些不能够抑制的激動。這激動屬於快樂一面。她的兒子周伯英，從遠遠的上海回鄉，可望在幾天以內到家了。

在她平靜，寂寞的心裏，這事的影響真不小。兒子離家已經兩年。她有兩個兒子，還是小兒子。他們都離開家遠遠的。最近幾年，她很少充分的享受過家庭親子間的樂趣。兒子回家，——雖然只有

一個兒子回來，原是盼望了很久的。

最後，她特別爲兒子多數了一遍佛珠。旅途的安全，使她過份耽心。她在祈求神保佑兒子平安回家。

她的小女兒周伯菊，正在同一隻老花貓玩耍。那女孩子十一歲，是她惟一的女兒，一個還留在身邊的親人。

女孩子撫摩着牠光澤的毛，一面叫：「咪，咪！」貓兒正用一隻前腳，不斷的抓她的衣服，這使她很快樂。但她又彷彿發怒的說：「亂抓，亂抓，不許這樣！」便用手拍打牠的頭，牠的頭偏過去，一面畏縮的睜小了眼睛。

忽然，那花貓跑開了。她追過去。一直追了幾圈，還是那花貓不再逃避的時候，她才捉住了牠。她問：「你再逃跑嗎？」花貓在審問下，咪咪的叫起來。

周太太已經數完了佛珠。一天的炎熱還沒有真正開始，但窗外的蟬聲，已經在她心上開始喚出酷熱了。

女孩子丟下花貓，跑到母親身邊來。花貓很快的跑出院去，不知道又到什麼地方捕老鼠，或是懶懶的打瞌睡去了。

女孩子問：

「媽，這兩年，我真的長高了多少，我要和二哥比一比，看誰比二哥矮好多？只要再等幾年，我會和二哥一樣高。媽，是嗎？」

母親勉勵的說：

「看，只兩年，你便不再是一個小姑娘。成人了。二哥會看到你已經懂事了！比不得從前，那時，你不讓二哥到上海，又哭又鬧，還打他！」

女孩子滿足了，但微微有點害羞。她最近想的，說的，都是關於二哥回家的事，同母親的幻想裏也全都充滿了那兒子一樣。

僕人李老婆婆正在這院裏「咯咯」的喚雞。聲音那樣親切，充滿一種溫柔。她在給雞餵食。

那年老的女僕，在這家庭的歷史裏，比這座院子還要長久。她是怎樣到這家庭來的，什麼時候來的，連周太太也記不起了。她過後簡直變成這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。

雞一共五隻，都是新近由市上買來的，是這家庭給那回家的年青人預備的。

李老婆婆昨晚上做了一個小主人回家的夢。從太太告訴她二少爺要回來的時候，她就被一種喜悅佔領了。老年的腦筋，是不存在什麼幻想的，現在却也有一些小小的幻想在活動。那個夢，她告訴了太太，認為這是一個預兆，二少爺將在「今天」回來。

她喚雞的時候，很顯明的在想着小主人，聲音那樣激動。

喚雞的聲音驚動了周伯菊。她立刻跑出去，爭着同李老婆婆把雞食撒到地上。她又彎下身，看着那羣雞，彷彿從來沒有看過那些小動物。

她在研究哪一隻雞該先殺，同李老婆婆討論起來。她們選定了一隻白色的，最肥的母雞。

李老婆婆叫起來：

「二少爺是最愛吃雞腳，雞臟亮的！」

周伯菊一直守着雞羣吃完了東西，牠們又散開到庭院裏去，在樹蔭下慢慢的徘徊，或是互相追逐。她開始無聊的學着李老婆婆喚雞的聲音，對於二哥的沒有立刻回家，有些不耐了。

那天晚上，周太太許久沒有入睡。她被一個念頭打動了，一顆燙熱的心，在想着一個惹人愛憐的，有一張圓圓的，秀美的臉的女孩子。她希望，在不久，那女孩子便成爲自己的媳婦。

她從前只偶然這樣想過，今夜却在認真的想着，開始不安了。

這家庭，從周伯英離開以後，兩年來，都陷在經常的寂寞裏。在兒子每次離開家過後，最初幾天，她總像失落了一件什麼東西那樣的不安，一切都失掉了秩序。日子過久了，一切秩序才恢復過來，雖然日子仍舊像平淡的水一樣。她不甘心這平淡，隨時都在想，這家庭怎樣才能够熱鬧，有樂趣一些。

在大兒子周伯荃在家裏的時候，她預計到家裏的寂寞，曾經留心了許多姑娘，示意了許多人給周

伯奎作媒。但那年青人，從開始就堅決的拒絕了，使母親傷心了許多次。

大兒子像一切有幻想的年青人，正沉醉在將來事業火紅的希望裏。他驕傲，冷淡，其實心裏是熱情的。在騎竹馬的時代，他比同伴更熱心的，想在將來作一個威風的將軍，現在却真實的在計劃怎樣作一個軍人了。他將一切獻給這希望，在母親討媳婦的夢裏，一點含糊的說過，在十年以後才能够談到婚姻問題。有時，當着許多客人，他會十分粗暴的宣佈，永遠不打算結婚。

一次，母親同媒人約定了，在一家戲院裏去看戲，其實却去看某一戶體面人家的姑娘。到了那一天，周伯奎無論如何不去，還像躲避一件骯髒的東西那樣的，大聲罵母親的多事，使媒人急得在涼爽的天氣裏流了汗。

從那次無禮的事以後，母親暫時絕望了，也再沒有一個媒人敢上門來。

母親像聰明的鷹那樣，放過第一隻雞，便立刻看準第二隻雞了。現在正露出爪牙。她是抱了必成的決心。

她並不自私，一切還都是爲兒子打算。二兒子周伯英，今年二十歲，已經到了可以「成家」的年齡。雖然大兒子的固執是一件恨事，一切還可以在二兒子身上得到補償。不能够再放過這個兒子。那女孩子，她以爲是適合於這兒子，和這家庭的。

她忘記夏夜的悶熱，在短短的時間裏，便看到一切事，彷彿還摸到一個肥胖的孫兒了。

她在第二天早晨的涼爽裏醒來的時候，心上還保留了一些甜蜜，彷彿覺得日子特別有意義。曙色從夏夜打開的窗，一點不陌生的闖進這屋子，在誇耀自己似的站立着。院子裏，一切那末靜，沒有被曙色驚動。

不久，她忽然發覺，在寂靜裏實在還有着響動，便注意的聽。

李老婆婆在天發明的時候，便起床了。老年人並不渴求睡眠。她在整個院子的寂靜裏，用一種熱心，開始仔細的掃地，抹桌子，像在每年除夕時作的那樣。

周太太明白了是什麼事，還猜想到李老婆婆的企圖。那老婦人打掃時的每一個響動，彷彿都在告訴人：二少爺要回家來哩！

早飯過後，全家人都在一種期待裏，周伯菊跑到庭院裏，去追逐那隻白色的母雞。周太太開始聽到女孩子粗暴的「咯咯」的聲音，和雞羣拍翅膀的聲音。到那聲音太厲害的時候，她便跑到階前，用慈愛的，責備的聲音說：

「菊，菊，不要追牠！這樣熱！」

女孩子停止了追逐，痴痴的望着母親。那隻白雞，仍舊慌亂的奔走着。

周太太望着那羣雞的時候，一種「兒子要回家」的感覺，那麼真實的湧上了她的心。

就在那天，兒子回來了。先是一陣尖銳的輪船汽笛聲，從江的那邊飄過來，希望便在全家人的心上躍動着，過後，一個陌生的青年人踏進庭院的時候，已經焦急了很久的，在庭院裏癡癡等着的周伯菊，便像一顆炸彈爆發開來那樣的叫：

「二哥，二哥！」她又急掉回頭，「媽呀，二哥回來了！」

立刻有兩個人的匆忙的脚步聲，響到階前。李老婆婆稍稍落了後。周伯菊已經跑到二哥面前，給他接過來手提皮箱。

那年青人有點陌生了。她們雖然認識出是他，但最初的一刻可不敢十分肯定。他高了，胖了些，換上她們從來沒有看見他穿過的西服，還學會了打扮自己，完全像一個新的人。

李老婆婆歡喜的叫：「二少爺！」來不及跑到他的面前，又回轉到廚房去，打那早預備着的滾熱的洗臉水。

周太太便到門外去照應轎夫，搬進來一口大皮箱，又搶先的付給轎錢，沒有留意到轎夫過高的需

索。

院子立刻被不常有的，快樂的空氣佔有了。在一陣騷動過後，周伯英在洗臉，周伯菊在一邊望着他，李老婆婆替他打扇。

周太太打量着他，被一種喜悅佔領了，因為現在的兒子，兩年過後的兒子，沒有使她失望，已經可以耐媳婦了，千真萬真的。

她們用各種話問他，他也忙亂着，簡直不知道用什麼方法，來表示對這久別的家庭的親愛。

周伯英踏上這城市的時候，在兩年的時間裏，它已經變了面目，是在迅速的繁榮，近代化了。從在輪船上，望着那密密的房屋時候起，他的心就跳着。在轎子裏，他欣賞着兩旁的店舖，記起它們從前是什麼樣子。

他這次回家，並不完全像想像中那樣的快樂。在他動身的前幾天，在北方，突然發生了「蘆溝橋事變」。在輪船上，他每天除了想像家裏的情形外，便沿路收集報紙，聽廣播。這事變損害了他回家的情緒。

在稍稍得到一點空閒的時候，他便叫周伯菊找來當天的報紙，注意的看過。

他苦惱了。時局是那樣的沉悶。他用一種青年人不能夠忍耐的心情，在盼望戰爭。

兩年前，他用怎樣興奮的心情，離開一直生活了十八年的故鄉，跑到天的另一端的上海去升學。

他很早就不滿意這個生長他的，閉塞的內地的城市。

他經過風景奇麗的三峽，被一條逐漸闊大的江，帶到上海。他如願的投在另一世界裏了。在那繁華的大城市裏，他捨棄了在內地保有的樸素的習慣，在外貌上幾乎已經完全改變了。

他真實的目的，是想接近新的文化，離開那個被軍閥統治的小天地，看外面的祖國到底是什麼樣子。在求知方面，果真他的進步，比在內地時迅速得多。

但他被一個新的苦痛佔有。兩年來，在那大城市裏，他比在內地更清楚的看到國勢的衰頹，在自己的土地上，怎樣已經有了殖民地的羞辱。

他早就氣悶，要求立刻對那威脅國家生存的，驕橫的日本軍閥發動抗戰。那要求，也普遍的存在在一般智識份子和人民間。

這時，他彷彿還在上海，身邊圍繞着許多憤激的朋友。他們對於黃浦江上傲慢地停泊着的日本軍艦，幾乎不能夠忍耐。就在那敵人武裝下的城市裏，他却舒適的生活了兩年，吃牛油，麵包，進電影院，看賽馬。但這舒適的生活，沒有改變他性格上的質樸。

在他的不快裏，忽然有什麼東西，從腳上爬過去。

他記起這是在家裏，立刻忘去那不快，彎下腰，溫柔的叫：

「麻麻，麻麻！」

那隻花貓在他的腳邊，叫起來，「咪，咪！」牠擺着尾巴，但看見是生人，又躲開了。

周伯英熱心的將牠抱在懷裏，走到二哥面前，向着貓說：

「咪，咪，……還認得他嗎？……不要跑！……」

牠認識牠是那隻叫「麻麻」的小花貓。現在，牠在他面前，是又肥又大，彷彿再支持不住全身的重量。兩年前，牠是一隻瘦弱，可憐的小貓，在屋角軟弱的「咪咪」的叫着。

周伯英回家的消息，很快的便散佈在鄰居和親戚間。第二天下午，冒着陽光，到來一個最先來拜訪的客人。

那是郭大姨爹。他走進院子，便用朗爽的，熱情的聲音叫：

「二少爺回來了嗎？」

周伯英聽着一個陌生的聲音，正在奇怪。母親已經從房裏迎出去，也熱情的叫：

「郭大姨爹，請坐呀！來得好，伯英回來了！」

周伯英見着一個滿臉笑容的中年人走進來。母親搶先的說：

「伯英，這是郭大姨爹，你怕不認識了？」

那中年人說：

「十幾年了呢！我見着他的時候，他才好大一點呵！」

他一面打量着周伯英。

周伯英有點忸怩，一面在這陌生人的身上，尋找從前的影子。他記起郭大姨爹來了，但那影子是模糊的，不能和面前這個人發生關聯。

他客氣的招呼着郭大姨爹。他有怯生的習慣，在陌生人面前，總有些不大自然。這時，他不安的坐着，等待那中年人的詢問。

郭大姨爹的臉完全向着他，一面不住的微笑着，心裏升起一個模糊的，小孩子的影子。但這影子立刻便消失了，郭大姨爹開始說話，詢問他路上的情形，上海的情形。

談話的進行不很順利，空氣稍稍有一點嚴重。周伯英只是簡短的答話。郭大姨爹是很老練的人，跑過許多地方，在想法接近這應當是新認識的青年。

母親熱望兒子和郭大姨爹接近。郭大姨爹的熱情使她滿意。

在談話中間，他們有了片刻的沉默。過後，郭大姨爹想起一件事：

「這次「蘆溝橋事變」，會不會打起來呢？」

「我們不能夠容忍了！」周伯英說。這一次，他的話突然多起來，漸漸忘去郭大姨爹的存在，彷彿還在上海，面前不是這一個陌生的人。「我們是應當打的！……」

他彷彿在教育這中年人，立刻又說出來許多應當抗戰的理由。

他的話說得很多。郭大姨爹隨時張開口，用一聲「呵」來表示贊成和驚嘆，但並不能夠全部了解那許多意義，也沒有預備了解它。

那年青年人驅逐出去適才的不安。母親同周伯菊，都快樂的驚嘆的望着他，沉醉在那許多話裏面去了，都立刻盼望戰爭。

郭大姨爹的談起這個震動全國的事變，只是向那青年人討好，當那青年人被激動起來的時候，他是成功了，但却慢慢失去興味。

周伯英在緊張的時候，郭大姨爹也表現出緊張。

周伯菊說：

「打吧！我們四萬萬人，還拚不過他們日本鬼麼？日本，不過幾個小島島，在地圖上，只有么指拇大。媽呀，我比過的！我們不受他們的氣！」

她現出么指拇；鄙夷的以爲那便是「日本」。

郭大姨爹認真的說出當時一般人傳說中的飛機，大砲的恐怖。母親憂心起來，等待兒子的解答。周伯英用樂觀和自信，說明這次戰爭，想驅逐出去他們對於武器過份的恐怖。這時候，郭大姨爹在心裏，是站在反對戰爭的立場。

「我們會得到最後的勝利！……」

周伯英最後說。母親看到兒子少有的激動，用一顆慈愛的心，完全同意兒子的意見。周伯英熱情的，將自己所知道的事，都說出來。過後，他不再那末激動了，纔注意的看郭大姨爹的反響。

郭大姨爹是矮個子，在全身的比例裏，頭顯得特別大，最初便能給人一個不怎樣調和的感覺。蒼白的臉上留了兩撇鬚子，目的在增加威嚴，結果却弄得像舞台上的人物。

他却一點不輕佻，尤其在自己家裏，簡直是一個暴君。在這裏；他又特別表現出自己的溫和。周伯英留意着他的表情，引起一種平平的，並不含有尊敬的感觉。

但母親，周伯菊，李老婆婆，對這中年人的印象很好，簡直在用溫暖的情感來接待他。

在十多年前，周伯英母親的大姊，和郭大姨爹結了婚，他們的親戚關係是那時開始的。在婚禮過後三個月，大姊便死去了。在以後幾年裏，他們只偶然來往過。

郭大姨爹在當時商場裏的地位，是由學徒爬起來的。他擁有一家商店。在一次致命的失敗裏，商店倒閉了，他不得不在那年離開這城市，跑到省會裏去碰命運。他的影子便在這城市消失了。

因為周伯英母親的大姊，在出嫁過後三個月去世，他們的親戚關係便很淡薄。周家的人對郭大姨爹雖然仍舊熱情，但他沒有接受這熱情，因為那時他正同周伯英的父親在作商業上的競爭。在妻子死去以後，他到周家來，只有過幾次，周伯英還只是小孩子。他曾經逗着周伯英，抱起那孩子，但心懷

是淡漠的。

他在省會過着暗淡的日子，有時也會稍稍得意。他不久便娶了一個本地的女人，生下一個女兒。最後，他又不得意的離開那地方。

半年前，他重新在這城市出現了。他仍舊和離開它時一樣的窮。他完全忘去了還有周家這一門親戚。

他偶然經過遭粉刷得很白的小院。當他進去的時候，李老婆婆注視了他很久，才像從一個夢裏醒來那樣叫：

「郭大老爺呀！……」

他變成周家常來的客人。周太太最先對她是多禮的，然而更冷淡的。他却突然變得很熱情，彷彿恢復了親戚關係，漸漸破除了太太對他的生疏。

最後，周太太同李老婆婆，連周伯菊，這幾個簡單的人，都像在接待客人一樣的接待他了。他也好像變成這家裏的人。

他已經開始和周家發生借貸的關係。

這次，周伯英回到家鄉，他是最先來作拜訪的人。周伯英回家的消息，他很早便知道。那一陣尖銳的輪船汽笛聲，也同樣傳到他的家裏。

那天晚上，郭大姨爹回家去後，周太太再忍不住了。那是每一個人都到了打呵欠的時候，但她叫住了兒子。

她平常對於兒女們總是放任，他們可以憑着自己的意思，反對母親的主張。那些年青人的事，母親也不能明白。大兒子周伯荃的堅決拒絕提起婚事，還在她心上留下影響。

她抱了興奮和不安，一方面，又有堅決的意志和信心。她特別在這個時候，覺得兒子是成年了，千真萬真的，可以娶媳婦了。

周伯英知道母親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。母親望着他，開始慈愛的，喜悅的說：

「你已經還襁大了，成人了呵！……」

她話一出口，立刻失去不安，只有興奮了。一種母親的快樂，迅速的從心上閃過。她不轉眼的望着兒子。

「媽在巴望一個媳婦進門呢！你看人家，有的十幾歲就結婚，就有孫了。人總不能夠像野馬那樣，老在外面跑，要成一個『家』！媽已經留意了許多姑娘！……」

「媽原來是想討媳婦呵！」

周伯英突然叫，立刻又快樂的大聲笑起來，覺得母親的這個念頭很有趣。

母親說：

「自然，人要你看得上眼呵！……」

這是想不到的。這種憑了「媒妁之言」的婚姻，是他所不屑的事，彷彿是罪惡的事。但母親是認真的說出來，還對他存了很高的期望。

母親在繼續興奮的說着，要從他口裏得到確定的應允。在熱情的聲音裏，他的心已經被母親的愛感動了，但一點沒有想到要放慮這問題。

他早就到了思慕異性的時候。但他是高傲的，儘管在心裏期待着愛情，却沒有想到要自動的去追求一個女性。對於自己的戀愛，他是曾經想像得很多，很美麗的。

在母親的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，爲了不讓她失望，他說：

「看一看人就能够決定婚姻嗎？性情合不合，志趣合不合，這是關係終身的事。媽不能够只信人家的幾句話！」

他不動心的說着，但在這時，在心裏，却突然翻起了沉埋着的愛情的希望。他的心上飄過一個少女的衣角。他笑着。

「媽總不會害你呵！還是我的媳婦呢。總要慢慢選，慢慢挑！……」

母親笑起來。她隱瞞了心中的那個姑娘，沒有說給他聽，預備在以後才慢慢使他看到。她將用一切力量來說服他，不能够再放過這個兒子。

「媽對你總是忠心的，也要你自己滿意呀！……」
她是在心裏笑了。

三

因爲有那跟着到來的暑熱，夏天的早晨顯得異樣的甜美。雀鳥在葡萄架子上不住的跳動着，一會又有一兩隻，嘍的一聲，飛到牆垣上。牠們完全被早晨的恩惠感動了，張開口，不住的叫着，有時全身又在晨風裏顫動，彷彿在啄食那清涼的曙色。

周伯英在朦朧裏張開手臂，彷彿在擁抱什麼。他立刻又沉在夢境裏去了。雀鳥快樂的叫聲沒有驚動他。這院子裏，和他同樣沉在睡眠裏的，還有周太太。

他再醒來的時候，一睜開眼，一隻花貓正跳上了枕邊。牠嬌媚的「咪咪」的叫着，低下頭，嗅着那潔白的枕頭。他微笑着溫柔的叫，「麻麻，麻麻！」彷彿將牠當作一個家人，一面再用手親愛的拍打牠的頭。

麻麻得意的擺動着尾巴，沒有覺得陌生，不久又跑開了。

一種幸福的感覺包圍了他。彷彿經過兩年，他才更加覺得家庭的溫暖。在這時，他有與家庭融化為一的快樂的感覺。他不預備立刻起床，只靜靜躺着，享受那種不可言說的快樂。

在這一夜晚，他忽然有了一件甜蜜的心事。從母親房裏回去以後，他很晚才入睡，一個朦朧的少女的影子一直在心上跳動着。他立刻又在睡夢裏有了一個情人。這時的心上還甜蜜蜜的。

他記起夢境的時候，祕密的微笑了。那個少女是誰，他熱望擁抱的少女，究竟是什麼模樣，是一個好神祕的謎。但他應該是已經存在着的。他可以描繪出她的美麗，聰明，在心裏閃動着佔有了她的幸福。

那少女，絕不是母親口裏說的少女。他們的關係，應該不是憑那種古老的方式開始的。他憎惡那種生硬的愛情。憑那種方式，他相信，也不會找到一個美好的對象。

他在期待着愛情。那朦朧的，不可知的愛情，勾起了他心裏一種新的力量。

他起床的時候，才注意到窗外的鳥聲。陽光分裂了一片在牆垣上。早晨的時光只剩下最後的一刻。

這天的早飯，時間遲了一點。周太太也很晚才起床。但這使李老婆婆快樂，因為她在清晨開始燉的鷄，現在已經爛熟了，入味了。

李老婆婆過份小心，不知道這隻鷄能不能得到二少爺的讚美。其實這家庭的人，都吃慣了由她烹調出來的東西。三年前離家的周伯荃，就一直懷念着她作出來的食品。這在弟兄倆的心上，與那親切的「家鄉風味」，是混在一起的。

一家人圍住了飯桌。周太太才起床不久。周伯英正貪饕的在吃燉鷄，忽然李老婆婆又端了一碗出來，放在他面前。他眼快的便看到那裏面有鷄腳，鷄腦壳。

他的筷子很快便伸進那碗裏。李老婆婆望着那貪饕的樣子，心立刻輕鬆下來。她笑着。

他在撲捉故鄉的一切。爛熟的燉鷄，便彷彿散發着一種特異的芬芳。這故鄉的食品，使他回憶起了許多過去的日子。

在昨夜的談話裏，周太太沒有得到一個確實的回答。但她仍舊快樂的獨自想到深夜。這問題一經提出來以後，她便再不能夠忍耐了，像一池被攪動的水那樣的不夠平靜。

在飯桌上，她又想到這件事。在兒子吃完一隻鷄腳的時候，她感慨的說：

「是別人，早就作了婆婆呵！兒子這樣大，還沒有媳婦，人家怕要怪媽呢！我還是一個擇嘴的人，總要替你好好選，好好挑。這是一輩子的事情！」

一種母親的責任感湧上了她的心。周伯英能夠體驗到母親的情感，感到一種固執的愛。但他對這種婚姻是直率的厭惡，一點沒有考慮到要承認它。

他說：

「媽，你不要替我急，我還沒有忙！媽的心我知道。什麼人都像媽那樣老實就好了，媒人的嘴什麼不會說，黑的也說得它白的！」

他又好意的笑起來。

「你們年青人的心意我知道：要一個漂漂亮亮的，讀過書的，會交際的，——不要笨手笨腳的！你以為媽要給你討一個鄉下姑娘？……」

周伯菊在母親開始提起二哥的婚事的時候，便樂不可支。她這時放下碗，筷，拍着手，彷彿便看到那樣一個「漂漂亮亮」的嫂嫂，一面大聲說：

「哈，哈，二哥要討二嫂呢，羞呀！……」

她繼續這樣嚷叫着。母親已經被自己的希望激動起來，在周伯菊大聲的嚷叫過後，便不能夠忍耐的繼續說下去：

「我不是老古董，一樣想要媳婦體面一些！我們老年人總在行的。儘挑儘選，討個麻臉，那才笑話呢！我看，就趁你在家的時候決定這件事！」

周伯英望着母親的急切，忍不住大聲笑起來，顯然這笑聲是屬於否定的意義。

母親嚴正的說：

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你難道要像大哥那樣想作和尚麼？」

李老婆婆抱着關懷的態度，和一種熱望，在傾聽母子間的談話。提到這種喜事的時候，她一直噙開嘴，合不攏來。

周伯英望着母親的熱心，沒有再作表示，談話便這樣結束了。但他們的心都沒有離開這問題。早飯過後，周伯英回到房裏，坐在案頭，預備給大哥和一些朋友寫信。但特別在這時，在靜靜的窗下，在這甜美，安逸的氣氛裏，他的心跳起來。他沒有寫好一張紙，一種二十歲的年青人所渴慕着的愛情，生動的在心上像一匹野馬那樣的馳騁起來了。

他和母親口裏說的婚姻，仍舊保持了原來的距離。這時，他是被母親那種對兒子的愛感動了。但他渴慕着的愛情，是海闊天空的，連自己也不知道是一個什麼樣子，——然而總是美好的，動人的。

兩年的上海生活，他沒有發生過愛情事件。他只在心裏單戀過幾個少女。但她們不是已經有了情人，便是和他沒有機緣。他很容易的在時間裏，把她們淡忘了。一種自尊心又使他沒有去接近她們。他仍舊是可以滿足母親的。他想像着，那將來的戀愛，給母親怎樣一種意外的驚喜。他還看到李老婆婆嘻開的嘴，聽到周伯菊的笑聲。……

周太太這個時候正在同李老婆婆親密的談話。李老婆婆完全贊同太太的意見，還補充出許多意見。她們認為周伯英的婚事，立刻就該決定了，趁着他在家的時候好訂婚。

她們是很樂觀的。在這樣的家庭，有這樣的兒子，誰不願意使自己的女兒踏進這門坎。

周太太過後稍稍緊張的說：

「其實結婚也來得及的！……」

她是那麼快樂，又溫柔的嘆了一口氣。早晨的談話沒有傷害她。她以為最重要的是：年輕人都是害羞的，一切事情，只有預先替他們辦好，他們會像魚那樣的來上鉤。要兒子立刻就結婚這希望，她在心裏並不堅持，——這已超過她的要求了。

在她心裏，對於二兒媳婦，已經有了一定的人選。兒子會滿意的。她沒有向誰說出這個祕密，因為還不到時候。她漸漸更加覺得那少女的可愛。

那少女是郭大姨爹的獨生女兒。和父親一樣，她經常作了這家庭的客人。她像一隻老鼠，有那種聰明，機伶，也有那種羞怯。在這家庭裏，她和父親是不同的，父親總是大聲的說，笑，她却隨時好像要將自己藏起來，獨自在一個角落裏閃亮着那善良的，溫柔的眼睛。

她和周太太的感情，很自然的增長起來。周太太的慈愛感動了她。她的溫柔，沉靜，使周太太喜悅，像作爲自己的女兒那樣的愛了她。

周太太沒有預先想將她作爲媳婦，但這種思想，終於不可避免的產生了。

不久，周太太聽着周伯菊在叫：

「郭姐姐！」

她立刻站起身，想出外去看是不是郭大姨爹的女兒來了，一個少女的身影便閃進屋裏來，跟着進來的是周伯菊。

天性。

「郭棣呢，我正在望你呵！」

周太太用少有的興奮說。郭棣微笑着，一面喝茶，身上已經走出了汗。屋子外面，正是炎熱的世界。周伯菊很努力的替客人打扇，一面數着「一，二，三，四！……」

郭棣說，「我哪一天沒有來，還要望？」

周太太常常注意的望着郭棣，像從前並不認識她。她是有幾分美麗的，有一對沈靜，溫柔的眼睛，團團的臉上，泛出紅潤，——這時特別紅，顯得可愛。她是和父親完全不同的。

周太太被她的美麗感動了。她微笑着，沒有覺察到那眼光。

她常常到周家來，因為周太太對她的愛情，一方面特別被父親容許和喜悅。學校放了暑假過後，她便常常在這裏留宿，但周太太還覺得不夠，要她長住在這裏。她同周太太談天，教周伯菊的功課，比在家裏的生活有趣得多。

這時，周太太渴望着兒子的到來。她隨時注意門外有什麼響動沒有。

郭棣漸漸休息够了，開始覺得屋子裏的涼爽。窗外的蟬聲，不斷傳來，使她更覺得這裏的舒適。她發覺周太太忽然改變了許多，臉上閃出一種歡樂的照人的光輝。

周太太在聽了一聲悠長的蟬叫後，說：

「伯英回來了呢！人還胖些了，比在家裏還長得好些了，最初我簡直認不出是他！」

郭棟明白周太太歡樂的原因，是因為兒子回來了。那母親，在開始寫信要兒子回來時起，便增加了一件事，常常絮絮的向她訴說着他。當父親回家說周伯英已經回來了，她便替周太太歡樂起來。她沒有同周伯英見過面。她曾經想像着那青年人是什麼樣子，分嚐了周太太的快樂。

她說：

「爸爸向我說二表哥回來了。爸爸才好笑呵，說二表哥怎樣高，怎樣大，簡直是大人了！他不已經應該是大人的嗎？」

她笑着，又記起今天到周家來的任務，便興奮起來，用一種主人的態度說：

「爸爸請二表哥今天到我家裏去宵夜呢！二姨媽，三妹，也一同請！」

周太太高興的大聲說：

「哎呀，大姨爹這樣客氣！」

她很滿意這邀請。這時，她再不能夠制止心裏的衝動了，藉這機會，向周伯菊說：

「叫二哥到這裏來，……告訴他，郭大姨爹今天請他宵夜呢！」

她溫柔的笑着，像在對郭棟表示感謝。

周伯英走進母親房裏的時候，看見一個陌生的少女。她的背影向着他。

母親立刻說：

「伯英，郭大姨爹請你今天去宵夜呀！……這是表妹，郭棣！」

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

周伯英用家鄉的話說，一面招呼那少女。郭棣已經站起來，面向着他，回答了招呼。

今天母親成了一個喜歡說話的人。她時而向周伯英，時而向郭棣說話。那兩個青年人，有時也互相交換一些簡短的話。

周伯英在心裏，是不願意到郭大姨家裏去的。那中年人沒有引起他的好感，甚至還引起一種壓迫他的感覺。他不習慣在這種場合裏出現。但知道不去是失禮的事，何況還邀請究竟對於他是好意。那少女給他的印象是淡漠的。他只想對一個普通客人那樣的去接待她。她站起身來的時候，他不像樣的留意的望了她一眼。在他們的談話裏，他已經忘去了那一刻的印象了。在記起郭大姨爹的時候，他想：她也許是很醜的。

她用一種快樂的心情來看見他，像小妹妹對哥哥那樣。但她是害羞的，沉默的，在以較長久的時間裏，她只讓周太太同周伯英談話，自己靜靜的坐着，有一些畏怯。

周太太在談話裏，總隨時稱道郭大姨爹，同面前的少女，周伯英便笑着，這使郭棣更窘。

周伯菊隨着二哥走進來過後，便沉默的坐在郭棣身邊，想自己的心事。她沒有聽他們的談話。過後，她忽然央求郭棣：

「郭姐姐，給我講一個故事，好麼？」

周太太斥責的說：

「郭姐姐常常替你講書，講故事呀！今天不許再糾纏她！」

但郭棣微笑着，想到一個以前就預備好的故事，略略有一點羞澀的，開始輕聲的替那小女孩子講起來。她壓低聲音，只使周伯菊能够聽到。這救出了她，使她不像先前那樣的窘。

在太陽偏西的時候，他們到了郭家。在昨天郭大姨爹踏出周家的門的時候，心裏面便安排起一席菜餚。他回到家裏，便向郭太太發下命令，都是關於明天宴客的菜餚方面的，一面在心裏興奮的想着種種情形。他們到來的時候，正是郭太太最忙的時候。

這家庭顯得有一些寒酸。他們到了一間在白天很少透進陽光的屋子裏，這時，電燈光照亮了一切。許多古老的，並不高貴的傢具和陳設，略略有一點腫腫的排列着。但一切很清潔，有秩序，不像一般寒酸的家庭那樣壓迫人。爲着客人的到來，顯然主人已經作過一切必要的努力了。

郭大姨爹的笑聲响激了幾間屋子。他的女兒郭棣隨時微笑着，像在接待一羣生客。她特別遇到的招待周伯菊。

周太太很少到郭家來。她每來一次都被盛大的招待。這次招待更是空前的隆重。

郭太太的出現在屋子裏，時間稍晚一點。她在廚房裏，匆匆的將工作告一段落後，便洗手，理髮，整了一下衣服。她含着笑容在衆人面前出現了，在幾分忸怩裏大聲的問候客人們，並且表示歡迎。

周太太立刻向兒子叫：

「這是大姨媽！……這是二小兒！」

郭太太說：

「才從上海回來嗎？好遠呀！」

她坐下來。她是一個健康的，不難看的女人，但性格是笨拙的。她從嫁到郭家來以後，從來沒有反抗過丈夫一次。她是勤儉的，會操持家務，也只能夠操持家務。

在作少女的時候，她就胆小，出嫁以後胆小得更厲害。郭大姨爹在家裏的脾氣很壞，常常像一個暴君。他命令她作一切事。她不善交際，言辭，因此脚步不常跨出家門，只將精力用在家庭的一切瑣屑事上。

她是一個烹調的好手。這得到郭大姨爹和一切人的讚美，也成爲她的一種快樂。生長她的地方，正是一個出名的，講究吃的地方，在少女的時代，她就有了嚴格的烹調的訓練。

她微笑着，又簡短的向每一個客人說了一句話。在客人面前，郭大姨對她溫和起來，有着對於主婦的尊敬。

她顯得有點幸福。但只過了一刻，便知道廚房需要她了。她又微笑着，匆匆的離開這屋子。

郭棟被父親特許來陪伴客人。她同母親一樣，都懼怕父親。父親專橫的支配家庭的一切。她就在這種嚴厲的管教中長大。在家裏，她每一個行動都需要父親的命令。這陪伴客人的任務，是她樂於接受的，能够勝任的。

郭大姨覺得和周伯英談話，是自己的責任。他在那青年人的面前坐下來。

他那樣溫和，因為他的做作，眼睛隨時閃出一種光輝，說話和笑的時候，嘴過份的張大。這是一個習慣，他很不容易使用這個習慣。只有在必要的時候，他才顯得這樣。

他和那青年人開始談論上海，又由上海談到商業。說到商業的情形，他的話更多了，一直敘述着，發着感慨，不讓對方在這時有發言的機會。

他是從商場裏失敗下來的人，但那一顆心並沒有死，隨時想再活動。在高聲的談論裏，他動了一點真的感情。

周伯英對郭大姨爹的好感又增加了一些。他有一種尊重他人的習慣。這時，他努力不使自己受到拘束，這很快就如願的辦到了。他熱烈的談論上海，又懷了好奇心聽郭大姨爹談論商場裏的事。

這個晚上熱褪得早。周伯菊正望着窗口的一角天空，沒有星，黑沉沉的，似乎起了雲。郭棣也隨着她的視線，望着那一角天空。

周太太最興奮，覺得一切都很好。她不斷的注意每一個人，還參加了郭大姨爹兒子的談話。她顯然對這家庭起了一種親密的感覺，彷彿一切都抓住了她。

郭棣望着黑沉沉的天空，忽然記起自己是主人，便向痴呆裏的周伯菊叫：

「三妹，吃糖呢！」

小桌子上早就擺着幾盤招待客人的糖果。主人已經一再熱情的請客人嚐過了，客人也儘着自己的食量吃了一些。郭棣是不忘記催促周伯菊吃糖樂的。

在周伯菊還沒有應聲的時候，是周太太的一串笑聲，一面說：

「你呀，好會作主人，一會兒就這樣正正經經的！把客人的肚皮脹破了呢！」

周太太繼續笑着。一屋子的人都笑了。

郭棣害羞起來，在笑聲裏紅了臉。

在昨天晚上父親說出來請客的時候，她是怎麼高興。她多麼希望也作一下主人。她簡直是愛了周太太那一家人。在盡着主人的任務的時候，她心裏是怎樣快樂。

這一個晚上是愉快的。尤其在坐上席的時候，他們親密得像一家人了。郭大姨爹不住熱情的向客

人勸酒，勸菜。在一切聲音裏，夾了郭棣細小的聲音，在催促周伯菊動筷子。

菜餚確實使每一個人滿意。尤其是周伯英，更特別滿意。除了貴重的肉類作得很精緻外，其餘的哪怕在平時是最平常的菜，在這裏也忽然非常可口。他們在席上，能够聽到廚房裏突然起來的「嗤嗤」的炒菜聲，那個時候，他們嘴裏便彷彿還空塞滿了一箸美味的菜。郭大姨爹在杯盤聲裏是驕傲的。

周太太不住讚賞郭大姨媽烹調的手藝。人們都明白今夜的菜怎麼這樣美好的原因。他們的談話不時引到烹調的方法上去，連周伯英對這也感到了興味。

周太太覺得一點遺憾，便是在他們享受食物的時候，郭大姨媽却在廚房裏忙碌着，不能夠陪他們一道吃。

過後，主人滿意的看客人離開了飯桌。

當客人們的心上還響着主人的告別聲，走上黑暗的小巷來的時候，夜已經靜了。涼風從他們的身邊拂過。天空是黑暗的，起了一些雲，有一種廣大的，神祕的美。疏落的星星在雲邊沒精打采的站着，好像要睡眠了。

周伯英打着火把。他遇到的給母親，妹妹照亮道路，心裏還感動的遺留着宴會裏的情形。火光是美麗的，在黑暗裏搖曳着，彷彿一個在浪濤裏游泳的無邊勇敢的人。他不時擡頭望着天空，一顆特異

的明亮的星，一直在中天望着他。

在這時候，周太太覺得一種激動，彷彿看到未來的事。她低頭走着，只想着一件事。在火光裏，彷彿有一個人影在跳動，那是郭棣。

路上，她用興奮的聲音，一直在讚美郭棣。她的話越說越多了，像決了堤的河流，嘩嘩啦啦的傾瀉。她罵着旁的姑娘，她都看不上眼，她們怎樣壞。

周伯菊正好渴望着睡眠。那跳動的火光，和母親的聲音，給了她一種奇異的感覺，彷彿在催眠。路變得特別長。她用最不能夠忍耐的心想到家裏自己的那張床。

這寂靜的夜給了周伯英快樂的感覺。在母親的述說裏，他也由衷讚美了郭棣。

周太太在談話裏，不覺便到了家。李老婆婆望着火把，早就到門前來迎接他們。周太太興奮的跨進了那小院，她將一個秘密一直藏在心裏。

四

在天將黎明的時候落了雨。那開始很微小的，沙沙的雨聲，在每家屋瓦上响着，接着便念劇起來。但過了一會，聲音又微小了。雨聲這樣不住的改變着調子，最後，才用一種不急不慢的調子，一直歌唱下去。黎明在雨聲裏，雲層裏，痛苦的覺醒了。伴着那雨聲來的，是千萬個人在久熱的天氣過後，涼爽，愉快的同一的感覺。

周伯英很早起床了。雨聲用一種非常柔和的調子打在他的心上。他離開了床，走到窗前的時候，彷彿還不相信自己是家裏。但眼前的一切，是那樣真實，一切都證明是他曾經生活了十八年的家。

窗子在夜裏就一直開着。面前，便是那葡萄架子，呈出一簇綠色，在雨點裏顫動。

他住在樓上。從窗口望出去，雨中的一切，和在酷熱的日光下的一切，有着那樣的不同，彷彿完全改變過來。一切都用一種輕柔的，歡樂的調子歌唱着。

他的心激盪了。在那歡樂裏，漸漸又起來一種彷彿痛苦的感覺。這使他驚異了。彷彿他的幸福並不是完美的。在雨景裏，他凝神的想起來。

那彷彿痛苦的感覺，並沒有因爲他的注意，而躲閃開去，反而更真實的，更不可欺侮的面對着他。一切是幸福，美好的，但在這上面却有着污點，是他不敢想像的。

他搜尋着這個突然襲來的感覺的東西。他慢慢的搜尋到了，那是他和母親的關係。

他是作爲一個家庭的兒子，活在這世界上的。從襁褓時候起，他就習慣了母親的愛撫。在學生時代，他仍然渴求着這個，不過這變化不自覺的。他和世界的關係，就是和家庭的關係，只生活在這狹小的圈子裏面。到年紀大了，他爲這個情感有點害羞，同時覺得自己已經長大，像一隻才長出翅膀的小鳥一樣，不甘心仍舊像從前一樣跳動。他要飛翔，在母親流淚的阻止下，終於得到勝利，到遙遠的上海去升大學。

但輪船才駛出夔門，他就更甚的懷念起家來了。回憶家庭的生活成爲一件樂事。但他沒有一點要回家的意思，夔門以外的廣大的世界，正同時在眼前放出光芒。

在上海，那兩年的生活，抵得過在故鄉十年的生活的意義。他很快的覺得自己長成了，從書本上，獲得了許多智識，那個地方有着閱讀許多新書報的便利。他有着正義感，並且以爲自己很堅強，他生活在舒適的環境裏，將一切都想成很美麗，順暢。

時間久了，他忘懷了家鄉，一方面覺得在這個大時代裏，不應該爲家絆住腳。一到決定要回家鄉度一個暑假的時候，家庭的魔力是那麼不可抵抗的抓住了他。那幾天，一想到母親，妹妹，連僕人

李老婆婆的影子，他臉上就禁不住浮出微笑來。

日本帝國主義偏偏和他作對，恰巧在這時製造出「盧溝橋事變」，給這個甜蜜的想像拖一條醜陋的尾巴。

他現在畢竟生活在這甜美的氣氛裏。但他和母親，那一個在他心裏有着不可動搖的位置的母親，在思想上卻發現了分明的距離。

他像一隻在天上自由飛翔的鳥，回頭來卻發現母親只是一隻雞，在地上滿足的走動。

母親是帶着多麼固執的，感人的愛，來談起婚姻的。儘管他希望着愛情，但這個問題，却使他發嘔。他帶着怎樣的容忍來拒絕這件事。顯然母親的希望却更熾熱了。

一方面，他最不忍心看見家庭的裂痕，母親的愛又那樣感動了他。

這便是他的痛苦。

他思索着，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。那雨聲，和雨中美好的景緻，一齊在他的面前消失。他儘想，都沒有一個結果。在眼前，這短短的時間裏，他應該和誰戀愛呢？一切不是隨便可以解決的。顯然他所愛的姑娘，不是在這內地閉塞的小城市裏所生長出來的，這不是他希望的。

過後，他呼了一口氣，像趕開一個蒼蠅那樣的，趕開那問題，用一個通常的人們對付困難的方法，了結了它。

可是母親却在快樂裏。這時候，她醒了，沙沙的雨聲成爲一種最合適的聲音，像輕柔的緞子一樣蒙在她心上。她開始並不會想到這件事，只覺得在不久間就將要發生一件事，一件喜事，過後郭棣的影子就非常清晰的跳到心上來。

她回憶着昨晚的事。如果那女孩子真的作了周家的媳婦，她將怎樣滿意，以後的事就是搵孫兒了，和自己如何躺在棺材裏面去了。

上午，她期待着郭棣的到來。這是她昨天晚上和那女孩子約定了的，是郭大姨爹和郭大姨媽含笑應允了的。她在適宜的調度着一切，還要最快的了結一切。

在她週到的攷慮裏，認爲像郭棣這樣的姑娘，是能够引起一個男子的愛的。那姑娘有够多的好處。她並不苛求郭棣，像廚房，針線上的事，兒子是不需要它的，雖然郭棣這也在行。她看過太多醜陋的，俗氣的姑娘，她是不會要她們的。郭棣很美，很聰明呢，溫馴得就像麻麻，「你打起燈籠找得到嗎？」她想，這點特別助成了她樂觀的理由。

這還是一個祕密，埋在她心裏。她想像着，只要一說出它，兒子便會應允，——他還不知道媽所要的是哪家的姑娘哩。事情就不這樣順利，她也一定會使它成功的。

她注意的安排着一切。當她避開了周伯菊，李老婆婆，開始對兒子說話的時候，周伯菊便知道母親要說出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而且猜到了是什麼事情。

果然母親向他訴了許多苦，說出周家娶媳婦的必要。末後，像賭徒押上最後一注那樣的說了出來：

「你看麼，就是郭家表妹？」

母親住了口。

事情那樣逼人，周伯英有點狼狽了。他沉默着。事情並不是突然來的，一切是預先安排好的，他立刻就看清楚了。他奇怪自己竟沒有先覺察到。

母親滿懷着熱望的望着他，在他的沉默裏，又開始讚賞着郭棣，說得那樣誠實。

兒子的沉默，是不知道怎樣來應付母親的感情。他不預備放慮這一件事，一方面不願意傷害那個新認識的姑娘，她也沒有什麼值得人傷害。

「伯英，我有這樣一個媳婦，就滿意了！……」

他感到母親的眼光，彷彿在燒灼着他。他像一隻被人發現了的老鼠，急於找一個洞來藏躲，終於被他找到了一個洞：

「媽，談不到這件事的，我們才認識幾天。她的一切我都不知道。我是怎樣的人，她知道麼，她願意麼？」

「我知道她呀！媽還害你！」

母親笑了，覺得這簡直是過慮。

他就用這一個理由，鋪展開去，說了許多，還預備灌輸給母親一些合理的思想。母親和他辯論了一陣，便說：

「你再想想！」

這談話在雙方的默契下，就這樣結束了，各自保持着原來的思想。母親一點沒有灰心。

雨聲這時急劇起來。窗外的簷溜，和階下的石板作着辯爭，不饒恕的一直响着，這爭論正到了焦點。久熱過後的雨聲，是帶着那末強烈的煽動性。雨聲像潮水一樣，這時，一下湧到周伯英的心上。他立刻離開母親，走到窗前，讚美的說：

「好大的雨！」

天空的烏雲正在急速的流動，昨天還是光蕩蕩的天空，怎麼也盼望不出一朵烏雲來，今天它們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了，是那樣的，要它們消失反成爲不可能的事。它們成羣結伴的，可愛得像隨時可以滴落下來。

那匆忙的雲朵彷彿就在他心上流動，適才的談話，從初聽到雨聲那一刻，就立刻被他忘去了。母親正在想，這雨是不會阻止郭棣到來的。她期待着。

郭棣打着雨傘到來了。她開始在院子裏出現的時候，就被周太太看到，接着周伯菊嘻笑的跑出去

迎接她，再一同走進屋子裏。

周伯英仍舊站在窗前。最初，他完全不知道屋子裏增加了幾個人，到母親高聲叫他的時候，他才像從一個夢裏醒來那樣，抱歉的招呼着郭棣。

他選擇屋角的一把沙發坐下來，在幾秒鐘裏，就完全記起母親先前說的話，明白了自己和眼前這少女在母親心裏的關係。

郭棣在他心上，只有一個平庸的印象。這印象是怎樣造成的，連自己也不明白，因為他就從來沒有仔細的觀察過她，同她有過較深的接觸，他昨晚向母親讚美了郭棣，只等於一個並不是爲觀賞風景的旅客，偶然讚美了路旁的花草一樣。

郭棣今天着了黑色的旗袍，更顯得美麗。衣服常常能够幫助人，母親立刻覺察了這，使她有一種勝利的感覺。

周伯菊適才在各處觀賞了雨，雨彷彿是一個好動的孩子，同她玩了許久。有時又跑到廚房去，爭着同李老婆婆做這樣做那樣，便李老婆婆抱怨她。

她在郭棣身邊的時候，就溫靜得多了。她愛郭棣，在許多地方摹仿郭棣。

她說：

「昨天晚上我就知道要落雨。果然落了雨。今天早晨，那雨聲，我先還以爲是貓兒在打噴嚏呢！」

周太太爲這話出聲的笑了出來。

郭棣便彷彿看到昨天晚上，從家裏的窗口中所看到的一角黑沉沉的天空。她很快樂，一面又將現在的雨聲想像成是貓兒的噴嚏聲。

被母親引爲驕傲的郭棣的美，沒有被兒子注意到。周伯英只是作爲普通的禮貌那樣的，坐在沙發上，沒有去欣賞客人，還避開客人。郭棣的到來，反使他有點不愉快。

母親這時滿足了。她常常注意着兒子，他們兩人的心裏，有了一個共通的祕密，看兒子在這時的反響。

周伯英猜想到母親在注意自己。他平靜的躺着，使自己不再想到這一件事，他的主意是定了的，無論怎樣也改變不了。他決定像平常對待客人一樣並不怠慢的對待郭棣。

母親問上海的學校的情形，他便故意熱心的訴說起來。聽的人都引起了興趣。郭棣和周伯菊，還增加了想像的成份，在感受着那學校的一切。

將一切情形，說了一個大略的時候，他便用一種哥哥的態度，問到郭棣學校裏的情形。郭棣漸漸免除了羞怯，回答他的話，還發表自己的見解。

他到說了足夠的話的時候，便掉轉話題，自己沉默起來，隔一會，他走出去，回到自己的屋子裏。

周太太過後正熱心的向郭棟談佛，和一切善事。她那樣虔誠，堅信，沒有覺得兒子離開的損失。周伯英走上了樓，突然有走進一口古井的感覺。地域的改變是那麽奇妙，現在所踏上的地方，同不久前所踏着的地方，已經有萬里的相隔。萬里，是怎樣的一個距離，他是模糊的，只覺得很遙遠。但這兩個地方的不同是顯然的。這裏，他看不到自己所景慕的偉大的時代的影子。

他的心裏充盈着上海龐大的市聲，和一切緊張，熱烈的活動了。但他對這裏，並不是厭棄，寧自
有它的可愛，正像酒液一樣興奮着他。

他開始仔細的讀着當天的日報。「打得起來呢，打不起來呢？」這問題仍舊像從前一樣的苦惱人。時局雖然像佈滿了雲的天空，但滂沱的大雨並沒有下來，誰也不敢肯定密集的雲不會散去。一口悶氣鬱結在他心上那樣久，正是吐出來的時候。

他幻想着戰爭起來的一切情形，立刻那樣緊張，興奮，從那裏得到一些滿足。

他奔到窗前去，想看一看這個世界。一切仍舊是美好的，平靜的，一點沒有戰爭到來的樣子，一點沒有感到那將要發生的，影响着一切的大事變，他有一種優越的感覺。彷彿這戰爭是他帶來的，呼喚出來的。

他的心上又湧現出回到這家鄉的一切事，記起一些會到的朋友。兩年，於他們的影響是很小的，他却在這兩年裏滿載了許多東西，他那樣分明的覺得。

他立刻想到母親，同時感到了橫在面前的問題。這總使他有點不愉快，雖然還有最後的解決的方法：回到上海去，一切問題都沒有了。適才談話的情形被他回憶起來。

他想拋開這問題，預備在床上假寐片刻。

但一件最有力的事，從開始假寐的時候起，就打動了他的心。是這樣安靜的環境，給他造成了的機會。他忽然渴望着一個情人。

這是一件那麼自然的事，如果肯計算一下，真不知道有許多他認識的人，也許昨天還是小孩子，今天便都有着情人了。愛情是怎樣毫無遺漏的俘獲了人們。他明白他們的幸福，看到他們的幸福。

這時候，他沒有想到戰爭，而且戰爭也不會妨礙這思想。

到真的要愛一個女孩子的時候，那個女孩子的影子却變得渺茫起來。他將一切女孩子所可能有的好處，完全加在她的身上，並且努力將她想像得更具體一些。她有一張動人的瓜子形的臉。——他只喜歡這種型式的臉，以為只有這才可能是美麗的。

他像發覺一個最大的理由，發覺郭棣的臉是圓圓的，這是不會美麗的。但她的身材却很美麗，這是最容易被人發現的，有一種少女特殊的感人的美，也忽然被他記起。

但他不會愛上郭棣。他將自己的愛情，立刻放在有着爵士音樂，海濱浴場，富麗的電影院和咖啡館那種背景的大都市裏去。

他幸福的想了許久。

一個聲音驚動了他，麻麻正跳上窗台。牠咪咪的叫了幾聲，又一躍身跳下來。他立刻用着和那花貓一樣敏捷的姿勢，跑去捉住了牠。

他將花貓捉到窗台上，再撫摩着牠，一面咪咪的叫，像童年時候和那小動物玩耍的情形一樣。他這樣的被這情景感動着。

到花貓從他手裏逃出去不久，他聽到窗下有一個聲音：

「不要緊，雨小了！」

郭棣正在階下，回過頭來，向周太太說。她接着又掉過頭，隨着雨傘，從門前消失了。

在她回過頭來那一頃刻，他那樣清楚的看到了她。她像迅速劃過的閃電一樣，有着那樣驚人的美麗，使他在那一刻裏，不能夠禁止的感動起來。

到那黑色的背影消失了，那一回頭的影子還沒有消失，他特別感到那閃亮的眼睛。顯然地並不知道樓上的窗前，還有一個人。他呆着。

爲什麼那美麗，在這一頃刻以前不存在呢，他怎樣驕傲的忽視了她。這是多大的錯誤。

他又彷彿覺得這是有害的思想，不能夠再讓它滋生，便用另外一件事來代替了它。他留意天空的時候，雨果然小了，彷彿不願意驚動一切生物那樣的偷偷下着。

雨一直落到第二天。

靜靜的上午，一個回憶，隨着階前忽起忽滅的泡沫，那樣鮮明的湧到周伯英的心上來。他倚在窗上。簷溜正不斷從屋瓦上，經過他的眼前，迅速的墜落下去。

那是許多年前的事，他還是小孩子。

也是一個雨天，雲朵用各種姿態，在天空奔馳過去，使天黑得那樣早。他在學校的教室裏，就研究着那許多姿態，一面不耐的想着家，但那天的時間似乎特別長。

下課的鈴聲，是彷彿不可相信的解放了。他闖跳着，拿起雨傘，懷了一種成人的匆忙跑回家去。

他那樣想立刻伏在母親身上，被她撫摩。然後同哥哥到客廳裏，一個裝貓兒，一個裝老鼠，這種遊戲，他只在昨天做過一次。

他走到院子的時候，黑漆的門却關着。他用手掌和脚尖，像打一個欺負他的人那樣的打着門，一面不停的大聲叫：

「開門，開門！……」

門打開，他一口氣跑進母親房裏。李老婆婆跟上來，說：

「太太沒有回來呢！」

父親這時照例不在家，正在商店裏。母親今天和哥哥出外作客去了，早上，他再三的要求過母親：「媽媽，早一點回來呀！」她承認了。那時候沒有下雨。

他覺得受了騙。這時，院子裏靜靜的，只有這兩個人。特別在下雨的時候，一種寂寞，淒涼的感覺，使他立刻要哭出來。

他仇恨着母親，想不要這母親。但他又跑到階簷下面去站着，望着緊閉的大門，希望聽到敲門聲。

他只站了一會，便覺得天特別黑了，四圍靜悄悄的。他突然恐怖起來，叫：

「李老婆婆！」

在李老婆婆沒有到來那一瞬間，他感到就有什麼鬼怪在四週。到李老婆婆出現的時候，他才安定下去。

李老婆婆問：

「二少爺，什麼事？」

他沒有回答，只望着門。她站着。

他的心懷着被母親騙了的酸楚和仇恨，一面又最焦急的盼望母親，渴望着母親的影子。每一刻都加重了那焦急，這空空的院子使他不能够忍耐。

過後，李老婆婆回轉身。他叫：

「李老婆婆，站着呀！」

李老婆婆又奇怪的，好心的站住。他的自尊心，使他沒有說出理由來，不能夠向她說出他在害怕。

他望着階前的大小泡沫，有的忽然起來，又忽然消滅，有的久久不散。在他的情感裏，那些泡沫彷彿在威脅他，一個惡夢那樣的困擾着他。

這樣，他久久的望着，一直到响起了第一聲敲門聲。……

他忽然回憶起這件陳舊的事，像掘出一個埋藏了多年的東西，那東西從重重的泥土裏滾出來，又立刻像洗了浴一樣，放出光芒。

他又記起，當母親回來的時候，他怎樣幸福的大聲叫：「媽媽！」適才的仇恨，完全忘掉了，像有一陣大風吹過去那樣，沒有留下一絲兒。

天空，是沉鬱的顏色，展開一片廣大的灰黯。他注視着它，一個記憶又開始在心底下顫動，慢慢一個晴朗的藍天，代替了它的位置。

那是一個春日。他已經是一個大孩子，妹妹也出生了，長成一個小姑娘。他和妹妹在河邊的沙灘上放風箏。

沙灘泛着一片金黃，和藍天，和江流的顏色混在一起，都那樣鮮明，使人有與它融合成一片的感覺。他帶領着妹妹，在沙灘上跑，另外還有幾個同伴，散開在各處。

迎着東風，風箏不住的往天空爬，金色的陽光彷彿做成了一道梯子。

妹妹放的是一個「美人」，但在她手裏，總升不起來。她跑了幾趟。哥哥才接過來，便像對付一隻不馴服的家畜那樣的，使它慢慢上升。

在那「美人」升起來的當兒，妹妹在側邊看着，便着急起來，立刻要自己放。哥哥等了一會，到它飛得很順暢的時候，才交給她。

他們便又跑着。

他很驕傲，因為現在作了人的哥哥，身邊在叫着，笑着那樣一個可愛的小妹妹。因此，只要在他的心沒有完全被風箏吸引去的時候，便不忘回過頭去說：「線放長一些呢！」「哈，飛得那樣高了！」「慢一點跑，看，跌了！」

有時，他又和妹妹歇下來，欣賞同伴們的風箏，議論誰的風箏美麗一些。他們注視着天空的時候，便發現那裏也有一個熱鬧的世界，飛着許多鳥，在歡迎這些新來的同伴。

他回憶着，彷彿還能夠感到那迎面拂過的微風，和腳下軟軟的沙，看到天上桃紅色的雲，是怎樣分佈着。

這回憶，使他的心那樣溫柔。他忽然發覺，在回憶裏遺漏了一件事，便微微不安起來。他尋思着，慢慢記起了。

就在那沙灘上，在春風裏，他們疲倦了的時候，便聚在一起休息着。同伴中間，有一個人，忽然指着妹妹的「美人」說：

「誰畫的，畫得那樣醜，一點不好看，……簡直是一個豬八戒呀！」

除了他和妹妹，人們都笑了。

妹妹說：

「你才是豬八戒，豬八戒！」

說話的人更大聲笑着，妹妹更難堪。

他氣憤起來，在妹妹鼓起嘴，眼圍兒泛紅的時候，便突然撲過去，向那正在笑着的人一拳。兩個人立刻扭打起來。那個人有一個同伴，也參加了這場戰爭。

他和兩個人對敵。不久，他被摔在地上，吃了幾拳，那兩個人便立刻跑了。

妹妹被這情形驚嚇了，在哥哥被摔下地的時候，她大聲的哭起來。

哥哥站起來，去安慰妹妹時，那兩個敵人已經跑得遠遠的。妹妹仍舊哭着，鼻涕和眼淚一道流出來，一面模糊不清的罵那兩個人……

他笑了，一面分明的覺得，這童年的趣事，已經離開他是那樣的遠。但這記憶又那樣鮮明，彷彿還是昨天的事。他有火車到達一個站口時的旅客的心情。

樓下，周伯菊正在母親房裏。她適才睡了一會，醒來的時候，模模糊糊的，不知道是什麼時間，將一切事全忘去了。她努力想，才記起是在白天睡了覺，又記起早晨的事。

母親數完了佛珠，在和李老婆婆談天，一面撫摩身邊的花貓。花貓不住搖着尾巴。李老婆婆才從廚房裏到來，心上還遺留着雞湯翻滾的聲音。近來，李老婆婆很高興，被這家庭快樂的空氣感動着，不再覺得寂寞，日子比往常緊張一些。

周伯菊沒有聽她們在說什麼，只癡呆的坐在床沿，仍舊像沉在睡眠裏一樣。她坐了一陣，打了幾個呵欠，便在幾間屋子裏無意識地穿來穿去，像在同誰生氣。

她走到階沿，望着那溫柔的雨。這時，她忽然記起，二哥已經回家了呢，已經住在這院子裏呢，便努力使自己愉快起來。她想，應該去安慰那久別的二哥，使他在家裏感到快樂。

她立刻踏上樓梯，急急的向二哥房裏走去。望到房門的時候，她的呼吸迫促起來，心跳着。她變得那樣溫柔，懂事。

周伯英看到她，顯然覺得面前的妹妹，也不是從前的小姑娘了。時間的魔力是多麼大。他這時特別被自己的記憶感動，家庭的力量那樣壓住了他。

妹妹坐下來，屋子的美麗和清潔，使她很驕傲。

他們都有興味的談起兩年間的瑣事。過後，是周伯英瑣屑的發問，妹妹回答。妹妹回答的時候，完全濺雜了自己的情感，是在最完美的敘述。二哥問的都是家庭的生活。

她敘述到有一天作了一個夢：

「我夢見我們在一匹大山上，你騎了一隻老虎，在四面跑。我一面駭怕，一面也想騎，拚命喊，拚命追，你總不停下……」

哥哥笑起來，望着她閃亮的眼睛。

他明白這兩年裏家庭的寂寞，明白不久以前家裏的人在怎樣期待他。母親又在怎樣追求家庭的樂趣。他在心裏嘆息起來。

他在妹妹的臉上，也發現這兩年的寂寞。妹妹親切的望着哥哥，又敘述着：

「我常常望你回家呢！以前，有哥哥和二哥哥每天和我在一起玩，現在只有麻麻和我玩了。二哥哥，牠真當一個人。你走不久，牠就會咬耗子了，但我不許牠吃耗子。我說：麻麻乖，麻麻是我的好朋友，牠就擺尾巴……我每天放學回家，嚇，跳進門，就看見你的窗子是關了的，——以前是打開的呀，我不能再叫「二哥哥」了，你在上海是不會答應的！我恨那窗子……」

周伯英便敘述着，他怎樣在上海也記起三妹。他並沒有說謊。

在妹妹覺得盡了自己的責任，滿足的走了以後，他認真的思索着家庭的一切問題。他同情母親的境遇，還回溯到父親的死去，——母親太可憐了，還許多年，一直在寂寞裏，夢想兒女的長大，家庭的興盛。在今天得到的，却是兒子的分散，却是失望。

這時，這偌大的院子裏，便靜悄悄的。兩年來，這院子裏的日子，在這一刹那間，便彷彿全部在他心上展開，領略了那一切。

滿足母親的希望，是他的責任。他的婚姻，現在已經成爲一件多麼重要的事。他不能夠忍受母親那種方法，但却也渴望着一個情人，而這，顯然也是擺在眼前的問題了。

他描繪着自己的愛情。過後，他記起郭棣。他是討厭團團的臉的，沒有想到過自己要愛她，這時也沒有使他的心軟一點。但那一頃刻間的影子，却有着不可否認的驚人的美麗，顯現在他的眼前。

五

那密集的雲終於掉下雨點來，而且是滂沱的大雨。「八·一三」上海的炮聲，就是那無數急驟的雨點，打在每個人的心上。人們是用怎樣的心情來迎接它的，真像久旱過後被滋潤的田土一樣高興。

周伯英就是那千千萬萬被鼓舞起來的人羣中的一個。就在那不久前離開的地方，誕生了這關係幾千年歷史，幾萬萬人命運的大事件，他是深悔着離開那裏，一方面又驕傲的分有了那光榮。

他站在窗前，向東方漂渺的雲朵望去的時候，報紙上的一切記載，在那一頃刻間都活動起來。他的血液沸騰着，彷彿仍舊置身在那都市，還拿起了槍。

最先，一點沒有保留的，他預備立刻去投軍。這是不容許人猶豫的機會，是他不耐的渴望了很久
的機會。

戰場上的情形，被他想像得很美麗。當許多人都在喊着「戰爭」的時候，彷彿一切全變得光明
了，戰爭是那樣狂熱，單純的事。他還相信戰爭可以在短時間裏勝利的結束。

因爲全面抗戰的展開，家裏的人的一個希望落了空：周伯荃不能夠回家了。他離開家鄉三年多，是被一個雄心，引到壘門以外去的。到了南京，他如願的考進軍官學校，在三年裏，計劃怎樣作一個好軍人。現在將到畢業的時候。家裏的人，早就期待着他。但隨着炮聲到來了他一封激動的信，將這一切快樂的幻想打得粉碎；他準備畢業以後，立刻參加戰爭，——他們還將提前畢業。

這件事，在母親心上的影子，比炮聲還來得大。當她聽周伯荃唸完信，便立刻提出反對的意見；但這意見，像水潑到石頭上一樣，沒有得到對方一點同情。周伯荃一點不顧及母親，狂熱的讚美了大哥的舉動。

母親就心兒子的安全。但一個軍人上戰場，除了自私而外，再找不出旁的反對的理由。母親眼睜睜的看兒子出外攻軍校，作軍人，是因爲實在阻攔不住，而戰爭又不是擺在眼前的事。她從來沒有將戰爭和自己的兒子的命運聯在一起過。

現在，她沒有一點力量，可以使在天涯海角的兒子不去作那危險的事，在不安裏，一個力量來到心上了：

「菩薩保佑他，無災無禍。我們好心有好報，這種事輪不到頭上。天有眼睛的……」

同時，眼前活鮮鮮的一個兒子，也還是她的一件寶貝。

在周伯荃給大哥覆信的時候，一個計劃同時被母親知道；眼前的兒子也要去從軍。周伯荃最初

隱瞞着家裏的人，知道這計劃不會被母親允許，預備在一個適當的機會才宣佈出來，說服母親。這時，一方面被大哥的信所鼓舞，一方面也急於說出它，隱瞞不住，便藉給大哥覆信的機會告訴了母親。

母親哭了幾次，這使周伯英覺得說服她不是像想像中那樣容易的工作。當他真要到前線去，想到火線上實際的情形的時候，也忽然發覺了危險，雖然他羞於承認它，但也開始覺得這是一件沈重的事。

事情沒有得到一點結果，而家庭就籠罩在一種悲愁的氣氛裏了。和那歡快一樣，它也是炮聲帶來的。他像一隻勇猛的野獸，最初輕視那圍困他的籠子，但作了幾次撲擊以後，籠子沒有動彈，自己的爪牙反而受了傷。他就懷着這樣的痛苦。除了一些年青人以外，沒有誰對他表示同情。這件事引起許多親友的拜訪，他們一致勸阻他。

平常那樣好心的李老婆婆，顯然也反對他。只有妹妹的情感是矛盾的，她同情母親，也同情二哥。在一天的炎熱過後到來的夏夜，星星漸次在天空閃亮時，周伯英在階前搖着蒲扇，心裏的問題像那繁星一樣的整理不清楚。她望着星星，便想像着遠方的戰場，——那一切戰爭的傳說，早就給她擴拓了另外一種生活。戰爭那樣富有吸引力。對二哥的從軍，她甚至懷了羨慕。但她不願二哥就這樣離去，她愛母親，她同情母親，又覺得母親的阻攔是有理由的。

在這樣的夏夜裏，一切景物，對周伯英都具了故鄉的魔力，彷彿喚回來了二十年的時光。在一切

圖畫裏，這時只缺少了周伯荃，是一個遺憾。想到這裏，他軟弱起來，特別覺得留在家裏的應該。

他俯在口裏塞了一顆美味的，但有糖的糖果。他在星光下惶恐起來。最後，他仍舊恢復了從軍的念頭，覺得割棄這裏是應該的。

可是他已經沒有勇氣再說出從軍的話。家庭現在彷彿是一個汽球，他的話就是一顆針，一戳它就破。

問題就這樣擱置起來。誰也不敢先說出一句話，來觸動雙方的痛處。但空氣仍舊是緊張的，不寧的。

母親時刻都在提防着兒子，兒子的沉默並不使她安心，因為他還沒有答應過不從軍。她在唸佛的時候，加重了心裏的感情。在同別人談起這件事的時候，她有一個最簡單的理由：「兒子總是自己的呵！」

過了幾天，由於時間的距離，周伯英從軍的熱情已經不如前了。前線的危險和艱苦，他已經認識到。但他並沒有打消這主意，在道義上，是極端擁護自己上前線去。

在這種曖昧的情形下，他無可如何的送走每一個日子。這時，學校在戰區，繼續求學已經成爲不可能的，他也沒有那樣的心情。他的脚正踏在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上：平靜的家庭，和壯烈的前方。

當這個問題，在表面上趨於沉靜的時候，兒子的婚事，又在母親腦裏熱烈的活動起來。

一天，郭大姨爹踏進這院子，來償清債務。不久以前，郭棟曾經冒着雨來，代替父親向周太太借錢，就約定在這個時候償還。

周伯菊先看到他。他向那女孩子親切的，客氣的笑著，彷彿長久沒有會見那樣的打量着她。

「三妹，好嗎？」他問候著，一面取出一件東西，「這是合川桃片，真正從合川帶來的，你吃！」她接過來。他們已經很親密了。她招呼他進去坐，一面轉身跑著，急忙到母親面前去誇耀這禮物。她欣喜的叫：

「媽，媽！」

郭大姨爹走進屋子裏。李老婆婆接著端出來一杯茶。他已經坐了下去，立刻又欠身起來，接過茶，微笑着說：

「每天都來的客，還用這樣客氣嗎？」

周伯菊跟隨周太太走出來，周太太見怪的說：

「怎麼又買桃片給她，娃娃家吃慣使了，……以後不許這樣客氣！」

郭大姨爹很滿意這責備。在坐定以後，略略說了一點閒話，他便掏出錢，還給周太太。

「怎麼？」

周太太驚奇的說，完全忘去了這次的借貸。在他清楚的說明以後，她才記起來，一方面在心裏欽佩郭大姨爹歷來的守信用，一方面認真責備的說：

「這一點點錢，也用還嗎？大家不是外人！你留着用！」

她固執的拒絕收下。還是在郭大姨爹說出以後有需要，再來借的時候，她才收下來。

郭大姨爹走了以後，周太太便幻想着一切情形。近來，在她心裏，如果將來郭棟不是她的媳婦，要她失掉那女孩子，是萬萬不可能的事。

她叫來兒子，說：

「聽媽的話，我找到郭家去作謀！」

她的話那樣短，說話的時候，呼吸那樣急促。顯然她覺得一切理由都在這裏了。她立刻需要一個完全滿意的答覆。

「媽，不行的！……」

周伯英爲了不使母親難堪，溫柔的，輕聲的回答，接着又說出一些說過許多次的話。可是，在他心裏，這次情感却不同了：他突然感到一陣抖戰，在暗中，彷彿有一對閃亮的眼睛望着他，他不能夠躲避。

如果母親再逼迫他，他有可能失去拒絕的力量。他雖然對郭棟還沒有發生「愛」，但那眼睛，確

實是能够使人幸福的東西，想到他有可能佔有它的時候，那顆年青的心，就抑止不住的抖戰起來。

他並不覺得對她發生了愛情：她是可愛的，但却缺少一種力量來完全征服他。而他還是一匹驕傲的野馬。

母親責備他：

「你偏不聽話！這件事總要順我的意呵！……」

他沉默着，却樂意在這屋子裏再逗留一會。母親真實的抱怨着他，過後，母親開始訴說郭棧的好處，這使她興奮起來。

她最後說：

「這樣的姑娘，你打起燈籠找得到嗎？樣樣都在行！看你自己找，找個妖妖精精的來敗家嗎？是別人，媽也不會向你說呀！……」

在興奮裏，她忽然想起一個問題：

「她就是沒有嫁奩！郭大姨爹是辦不起嫁奩的。……但我們不要她的嫁奩，……不會選的才選嫁奩，……只要人好，我們周家是不少什麼的！」

經過自己的解說，她完全滿意了。雖然沒有嫁奩是一件失體面的事，雖然計算女家的嫁奩是一件應該的事，這時她決心忽略了它。

過後，談話轉換方向，周伯英一面在心裏開始了幻想。他想像着一個動人的都市女郎，這樣，可以使他的心平靜一些，避開郭棣的影子。他以為戰爭很快可以結束，像閃電劃過天空那樣的快。戰後立刻就出現一個繁榮的中國。他將和那個想像裏的戀人過着幸福的日子。

他想了一陣，又想到郭棣。對於那個醜陋的人的女兒，一個小城市裏生長的姑娘，雖然她有着美麗，被他發現了的美麗，但他總覺得在她身上，有一種使他不愉快的成份。他再次地決定：他是不屑答應母親的要求的。

他忽然作了一個大胆的設想，使自己吃驚的設想：假如和郭棣戀愛起來，或者結了婚。他又經驗那最初的那陣抖戰，明白地爲這感到了幸福。他在一頃刻間體驗到了那一切。在作這樣的設想後，它倒使他不愉快的成份反而躲閃起來，彷彿原來它就是虛無的，在認真思索的時候，却發現不出它。

他如果願意的話，這幸福，這愛情，離開他是那樣的近。他從來沒有真正的嘗到過愛情的滋味。一種人與人間無比的貼近，一種神祕的異性的魔力，那樣擾亂了他。

過後，他像從夢裏醒來一樣，害怕再想下去。他仍然恢復了從前的驕傲，雖然在這一頃刻，對郭棣已經有了一顆溫柔的心，他仍然預備和她保持着原來的距離。

戰爭給這小城市添了生氣。獻金，宣傳，遊行，演劇，使這城市動起來了。雖然這裏動得不劇烈，但能够動的都在動，它就像黎明時候透出來的第一道曙光一樣，可能慢慢使天空全部燒起紅霞。

他過着平靜的日子，覺得自己犯了罪。朋友們從上海寄來信，他們都走上戰爭的崗位，誇耀自己做了「完全的新的入」。他們大部份在軍隊裏作了政工隊員。

大哥的回信贊同了他從軍的計劃，但覺得他不必拿起槍，筆和口還是有用處的，如果作一個政工隊員，將更適合他。

「我反而在戰爭的面前逃避了嗎？」他煩惱的想，「我帶了怎樣的熱情在期待它！中國在新生了，我不要作一個罪人，對戰爭旁觀就是一個罪人。我是這樣輕視這種罪人過來的。這是千載難得的機會呵！……」

他的熱血往上湧，彷彿看到戰爭的場景，立刻全身沐浴着新生的光輝，就像戰爭初起的時候那樣，他不久前還是軟弱的，雖然在心裏堅持着上戰場的應該，但就像一個預備學習游泳的人，到了河邊，反遲疑起來一樣。這時，他決定撲下水去。

朋友們的信，和大哥的作爲，都幫助他恢復了勇敢。他不再把前方的情形，想像得那樣美麗，愉快。前方一切困難，他相信是可以好好克服的，或者像他常常說的那樣，在困難裏面去「鍛鍊」。事情這樣結束了：

他答應母親，同郭棟訂婚，一切事情由母親去安排。但訂婚以後，母親却要放走他。他再三向母親申明，這次不是去打仗，是去作「宣傳工作」，用筆同用口的，沒有一點危險。

他在心裏，迅速的給郭棣安排了一個新的地位。他早就軟弱起來，抵抗不住那侵襲到心裏面來的郭棣的影子。在喪失了心裏的驕傲以後，郭棣每次到這裏來，都在他心上留下不可否認的，優美的印象。

這事情與他的抱負是不合的，他怎樣的鄙視過這種婚姻！他以為自己很剛強，但却第一次在這不合理的事情面前屈服了。他對自己奇怪起來。

母親被兒子的承認了這件婚事，弄得狂喜起來。這事情的一切步驟，在以前都是打算好了的，現在只是依照那樣進行。想到她真的這樣去做，實現那一切幸福的時候，她又禁不住一陣喜悅。

當兒子和她商議好了一切事，過後那青年人離去的時候，她那樣激動。她的心跳起來，就像少女時候，知道了要和周伯英的父親結婚時那樣。在她的生活裏，尤其是近年來寂寞的生活裏，很少這樣心跳過。她的眼睛慢慢潤濕起來。

她顯得有點慌亂的不住唸：

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……」

她在屋子裏走了幾轉，被一切景像陶醉了；兒女們的事，都被她鋪排得好好的，他們幸福的生活着。她又彷彿覺得，周伯英還只是小孩子，她在夜裏，在床邊給他蓋好被蓋，看他的臉怎樣軟軟的貼在白色的枕頭上。她又彷彿看到，他已經作了父親，嬰兒正在搖籃裏啼哭。……這一切，都在同一個

時間閃到眼前。她安心的嘆了一口氣。

那夜晚，她在床上，將一切事情都想了一遍，都想得了一個結果。最後，她記起死去的丈夫。向着黑暗，她彷彿還了一筆債那樣，輕聲的喊：

「老爺，我對得起你呵！我將兒子撫養大了，現在討媳婦了，一個最好的媳婦！……」

六

郭大姨爹存心巴結這新由上海回來的青年。他現在的境遇不好，過着拮据的日子，想籍一點什麼關係來改變這情形。他自負很有經商的才能，但他窮得來在許多生意面前只好旁觀。富裕的周家，正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地方。

他和周家的關係，在眼前很好，很使人滿意。連李老婆婆，對他也那樣相信，那樣親近。他一直隱藏着心裏的希望。

一個作媒人的親戚，來到郭大姨爹家裏。那天，時候還很早，郭大姨爹正在家裏，但等一會，他就要出外拜訪幾個商場上的朋友，商量幾件事。從來客的神色上，他知道有一件莊重的事。

客人是很觀樂的接受了周太太付給她的使命，今天，她吃了早飯過後，雖然常常在郭家走動，這次却忽然注意的梳洗起來，從箱子裏面取出三件衣服，選擇了一件穿上。

她開始坐在郭大姨爹的內室裏，這件「喜事」，使她那樣莊嚴。她知道說出這件事來的結果。郭大姨爹坐在她面前。郭太太坐得遠一些。

心。

過了一個適當的時候，媒人就輕聲的說起來。她的話那樣熱情，可以煽動一切有女兒的父母的。郭大姨爹當開始明白這是一件什麼事的時候，便那樣驚喜，像立刻被人舉得高高的，頭插在雲霄裏了一樣。他完全料不到這件事！他們是怎樣窮的人家。他忍着強烈的心跳聽完了她的話。從那話裏，還暗示出來，這事情在男方已經沒有問題。

但他的臉色却和平常一樣，不過嚴肅了一些，表示在認真的聽客人的話。他有時作一兩個應聲，自然，這和答允了這件事情還難得很遠。他很成功的沒有將心裏的情感透露出一點來。

客人說完話，他忽然咳起嗽來，延長了一會時間。他明白，立刻的，狂喜的答應了這件事，是會有損他的價值的。在咳嗽平息下來的時候，他便表示這個問題太重大了，得等一兩天回答她。

在這個時候，郭太太好像是一個旁觀的人，沒有被客人和郭大姨爹留意。她默默的坐着，不說一句話。在這家庭裏，除了烹調上的事，她是不敢對一切事參加意見的，郭大姨爹也從來不曾問過她什麼事，同他們接近的人都明白這情形。

客人沒有多留，便向他們告辭了。

在送出客人以後，郭大姨爹立刻現出那樣狂亂的樣子，不再控制自己的情感。他抓着頭髮，呆呆的站在屋子裏。郭太太發覺他變成另外一個人了；她立刻料到他答允了這婚事，那作母親的也激動起

來，但不敢在這時候問他，擾亂他。

他沒有時間向郭太太說明女兒的命運。他忙着想像那一切情形。

他想，「這件事，只等我正式答應了！」便又忽然緊張起來，慌亂起來，像一個吝嗇的人，害怕懷裏的黃金會忽然失去那樣。

他恨不得立刻去把那個人追回來，告訴她：他完全答允了這件事！

他望着門外的日影，並沒有去追回那個走遠了的人。他很快就能寧靜下來，知道這件事情不會落空。他再沒有心緒照着今天的計劃，出外去拜訪朋友了。

那天他留在家裏，沒有向太太和女兒吩咐日常的瑣事，在用全部精力來構想一個黃金的計劃。

在這兩個家庭裏，最遲的知道這件事的是郭棣。第二天，郭大姨爹向媒人接受了這件事，媒人的脚便立刻站在周家的院子裏了。在這兩個家庭都鬧翻了的時候，郭棣才最後的知道。

忙亂的郭大姨爹忘了向女兒說。郭太太等了許久，都不見他告訴女兒，才自己作主向郭棣說明這一件事。

郭棣帶着快樂和懼怕聽完了母親的話。她快樂，因為她愛着周家那一家人。她懼怕，因為這是一件新的事，太陌生的事，從來沒有想到過，經驗過的事。

她想到，還可以使周太太連同那一家人都快樂，可以使父親和母親快樂，這也足夠使她快樂了。

她迅速的，祕密的對周伯英產生了一種情感，一種使她也快樂的情感。她記起來，從前代替周太太給周伯英寫信，也仔細的看過那從上海來的信，便曾經想像着那是怎樣一個善良的青年人，生出感動。在周家，很顯明的洋溢着一種喜氣。周伯英却不再提到郭棣的名字，一切都任母親去安排，反像置身事外那樣。他有點害羞。

周伯英一點不饒恕二哥，有機會便向他叫：「郭棣呀！」一面做鬼臉。他追她，她便跑，一面哈哈的笑得擠出了淚水。母親不知道制止過周伯英許多次。她在靜下來的時候，便最快樂的想，郭棣將是「嫂嫂」了。她有點羞惱，因為想不出方法來發洩這快樂。她願意對郭棣更親熱一些，想起郭棣一切好處，雖然現在並沒有不親熱的空白需要填補。

李老婆婆也餓自己了却一件事。周太太常常親密的和她談這件事，每一個細節都被她們注意到。在想像到將來的情形的時候，李老婆婆的嘴便噙開了。周太太常常驕傲的說，「我對得起死人了！」李老婆婆也想起了老爺。

有一個情形，使周伯英難堪，便是他和郭大姨爹的關係。他總無法尊敬那中年人。雖然郭大姨爹是快樂的，處處顯得那樣豪爽，和他談話的時候，常常張大嘴巴，使用這一個尊貴的習慣，來表示對他的看重。他總不能夠好好的應付，尤其是發生了新的關係的現在，在郭大姨爹面前，他常常有一些窘。

事情變化得真大，他想。一件想不到的事情，像變戲法一樣的實現了。他不再預備思索這一切關係，只覺得這婚姻，是可以使人幸福的，這便能夠說明一切。

前線的炮聲在遠遠的召喚他。他要到軍隊裏去作政工隊員的事，和這婚事同時，被大家知道了。他常常懷了幻想，和母親談論這件事。最後他總說：

「媽，我只半年就回來了。哥哥會和我一同回來，他說不定升了團長，旅長。我們半年就會打贏的！拖上半年，敵人自己也會爆發革命。媽，快的，快的！……」

母親也熱心起來。但他對周伯英的參加到軍隊裏面去，雖然是作政工隊員，不拿槍，仍然有點懸心，不願意。聽到大兒子要作團長，旅長的時候，她幸福的，輕聲的笑起來。

兒子一面熱心的計劃着半年以後的事。過了一陣，他的思想又落到現實面前：立刻就要出發，去接近新的生活了。他興奮起來，感到有一個真實的，新的力量在搖撼他。在這面前，那一切個人自私的打算，那一切幸福的溫柔的夢想，都變得那樣渺小。

戰爭，他懷想了許久的戰爭，他就想投到它的懷裏！他爲了那一分自尊心，也是不能夠躲避它的。彷彿朋友們都一齊向這裏眨着譏笑的眼睛。他感到充滿了勇氣和精力。這千載難逢的戰事，會立刻使他的生命放出光輝。

他們過了一個最熱鬧的日子。那個日子，最重要的，是他們用一顆完全的快樂的心來度過的。那

是周伯英和郭棣訂婚的日子。最近，這兩家的關係，自然的更親密了一些。這種親戚關係的發生，是使一切都心軟的。有了這一個開端，那溫暖的感情，彷彿是永遠無盡的樣子。在那天，顯得更幸福的是郭太太，因為她不必挽着袖子到廚房去。

在訂婚過後，周伯英便忙着整理行裝，幾次拒絕了母親的挽留。這時候，雖然訂了婚，使他舒了一口氣，但他變得並不怎樣重視這「愛情」，因為他的鼻子已經嗅到了火藥氣味。

七

戰爭是帶了怎樣的力量，在這地面上進行着的。它迅速的改變了這個世界的面目，殘酷的給一些平靜的地方帶來眼淚。

三年過後，大兒子周伯荃回到家裏來，這後方的社會和家庭顯然都有了改變。他也有了改變。在三年裏，爲着戰爭，走過中國大部份地方。他從一個遠遠的前線的省份，第一次回到家裏來，作爲一個軍人，這後方的改變特別觸目。

三年裏，他參加過兩次戰役。從武漢撤守以後，戰爭就沉寂下來，——最不幸的，人們的戰爭的心也跟着沉寂下來。他們的部隊，最後被調到沿海的省份駐防。這次，他爲着公事，被派到這裏來，將勾留一個時候。

他一直在遠遠的前線奔跑，沒有機會回家。他安於軍隊生活，還愛好軍隊生活，將作戰看成是第二生命。他現在是一個營長，是憑了戰功升上來的。在目前，家庭生活沒有在他身上顯現出力量，彷彿一個幹事業的人在家庭裏過日子，就等於埋葬自己。他的回家，是因爲機會的方便，一方面那一顆

作兒子的心，也在這悠長的時間裏躍動起來。

周伯英在軍隊生活裏，變得粗糙了一些。戰爭的這樣艱苦，延長，失利，是他想像不到的。那投
向戰爭的狂熱，現在是消失了，代替的是持久的打算。由於周伯英的影響，他習慣了軍隊生活，他的
繼續留在那裏，不只是由於弟兄的友愛。

哥哥竭力阻止弟弟回家。弟弟也同意不離開這抗戰的陣營，在平靜的時間裏，盼望於反攻。
由於道路的遙遠，周伯英沒有隨着回來。但哥哥的回家，就已經使他滿心充滿着欣慰了。

在六年過後，重新踏上這城市的周伯英，改變是很大的。離開這城市的時候，他好像一隻山野的
老虎，充滿了力量，想拯救祖國，作一個英雄人物。作軍人就是一個久久蘊藏着的夢想。他那樣樂觀
，自信。過後真的作了軍人，而且戰爭就在他學成的時候爆發。從砲聲響起來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將一
切都獻給了國家。

在戰爭的沉寂裏，那個勇敢的軍人，開始覺得一切事情並不怎麼如意。現實不是照着他想像的那
樣發展。在喪失了大部份國土，許多同胞正被凌辱的現在，對敵人的仇恨却被沖淡下來，這也表現在
軍隊裏。但他並不深入的去想這些，好像以為這些現象不過是浮在水面的油質。一個壯烈的戰爭的場
面，仍舊活動在他的腦裏。當踏上這個城市的時候，他雖然仍舊充滿力量，但也感覺自己改變得很大
，好像在時間裏失去了一件什麼東西。

由於時間的悠長，他遠遠看到那一座小院的時候，真像踏進一個最溫柔的夢境。但它是用最真實的姿態來迎接他。他走到門前，是那樣的吃驚，那樣被一個景象擾亂了：棧房缺了一角，好像一個肢體殘缺的人一樣可怕的躺在那裏。

路上，他就看到過這樣的房屋。那是敵機在這城市留下的痕跡。戰爭並沒有放過這遙遠的後方。當他在屋子裏出現的時候，母親正低頭縫紉一件東西；聽到腳步聲，她慢慢抬起頭來。她怔住了，不認識面前這個軍人。

周伯荃激動的，好像一個小孩子那樣的叫：

「媽！」

從這聲音裏，母親知道是誰站在面前。她放下手裏的東西，站起來，好像不相信面前這景象那樣的說：

「你回來了？」

她的臉上立刻煥發出光采，在這道光采下，周伯荃微微戰慄起來。他的回家，沒有來得及預先通知家裏。他和家分開了六年。家庭生活，在他是一個過於遙遠的回憶，好像已經不再需要它。在這光采下，他發現了六年前，在他心上顯現過的力量。

李老婆婆發現來了客人，走過來的時候，周太太高聲的叫：

「伯荃回來了！」

「大少爺，你好？」

李老婆婆站住，匆促的問候了一句，便呆着，只是打量他。

周伯荃望着她們，她們改變不大，只都略略顯得蒼老一些。在她們面前却幾乎變成了陌生人。如果不發出聲音，他們很難猜想到是他。年青人的變化是很大的，加以他又穿了軍裝。

傍晚，周伯荃回到家裏來。母親指着這青年男子，問：

「他是誰？」

周伯荃帶着對陌生人那種羞怯的神氣，望着他。他向她放出和善的，愛撫的眼光。過了一會，她突然撲過去，叫：

「哥哥！」

她又急促的說：「你回來了！二哥也回來了嗎？」他搖頭，說：「過不久，打完仗他就會回來的！」她伏在他的手腕裏，張大眼睛望着他。哥哥覺得，在手腕裏的妹妹，已經很大，很沉重了，——和六年前那個小姑娘完全不同。她把全身的重量壓在他的身上，一面說話，一面審視他的軍服。

雖然他心裏完全被快樂的情緒佔有，但只要走出屋子，望到那殘缺的樓角時，便有一種荒涼的，壓迫人的感覺。他還發現，那平時保持着粉白的牆垣，現在變得和塵土的顏色一樣，像一個被棄的孩

子，身上蒙了污穢。在他的想像裏，在從前的日子裏，家不是這樣的。

它雖然只是殘缺了一角，大約佔去整個院子五分之一的地位，受的傷不大，但他在心裏奇怪家裏的人爲什麼不修理好。它顯得很難看。初初望見的時候，他感覺到整個的屋子好像隨時會倒塌下來。

夜晚，家裏的人告訴他，這院子不久前在敵機的炸彈下受傷，訴說着空襲的恐怖。在一剎那裏，她們以爲一切都完了。他感到戰事怎樣改變了她們的生活。

使他驚異的，像感覺到一件新的事物那樣的，是在人靜後母親的訴說裏，知道家庭生活慢慢艱苦起來。這原來是一個富裕的家庭。而且，照他從來的想像，他和周伯英，這家庭僅有的兩個男子，都在前方拚命，家庭在後方的生活，理應是很好的，得到最好的照應。這個改變不能不使他吃驚。

多住了幾天，看到這整個後方社會的改變，他有突然浸在冷水裏面的感覺。這裏，除了空襲給人帶來的直接恐怖以外，沒有一點緊張的氣象。在物價的高漲裏，大多數人民愈更的艱苦裏，却出現了一個發國難財的階級，過着千萬人看到的淫靡的生活。

第二天，郭家設宴招待他。他也渴望會見弟弟的未婚妻。

周伯英從到前方去以後，三年中間，只斷斷續續和郭棣通信。最初他簡直沒有信給她，因爲那時，生活的變動性極大，又在砲火當中。過後，生活仍舊在流動裏，一直和後方隔得很遠，雖然有了

通信的可能，信件的來往却不能怎樣繁密。他們在名義上已經是一對未婚夫妻，周伯英因此還有時覺得可以疏懶一點。

周太太每刻都在盼望二兒子回來完婚。戰事的這樣延長下去，是她想不到的。當初，周伯英說戰爭半年就可以結束，她便巴望着那半年過後的幸福的日子。兒子答應在那時候回來結婚。但現在，三年的時光，一瞬眼便過去了，想像裏的幸福依然那樣渺茫。她早就不耐的寫信要周伯英回來，他回信總將一切都推給戰後，——仍舊以為不會再打好久。她只得忍耐着。

他們一家人，到了郭家。

三年來，憑了郭大姨爹努力的經營，這家庭是迅速的富裕起來了。周伯英離開後方不幾天，郭大姨爹便在一次最融洽的談話裏，把周太太所有的存款借過來經商。周太太快樂的希望郭大姨爹的事業成功。他第一次辦貨，就得到意外的盈利。以後，像有神附着他，他簡直給那商業上的幸運播弄得喘不過氣。

現在，他是一個囤積商人。他已經不怎樣重視這件婚事，雖然幸運是由它得到的。

他顯得和從前一樣親熱的接待他們，但在親熱裏有了一種優越的感覺。周太太那樣熱心，急於使郭棣給周伯荃看到，在大兒子面前來誇耀她給弟弟選的媳婦。

郭大姨爹還能夠回憶得起周伯荃。那時候這年青的軍人是一個小孩子。周伯荃却完全忘去這中年

人了，他很少保留過兒時的印象。當他見到郭大姨爹的時候，簡直想像不出那人會有一個美麗的女兒，在那一剎那裏，郭棣在他心上是黯然無色的。

但真實的郭棣不久就出現在他的面前。在最初的印象裏，她不能夠說很美，但以後他却發現她有特別美的地方。她在這個哥哥面前，因為有了這新的關係，顯得那樣羞澀好像一個小學生，初次出現在千萬雙眼光集中的舞台上。過後，她和周伯菊聚在一起。

這個在戰場上生活過來，曾經用自己的槍射死過敵人的軍人，這樣的場合顯然也不適合他。他早就懷了對於弟弟的未婚妻的愛，一種哥哥的愛，但當他對這個陌生的姑娘表達情感時，却沒有板動槍機那樣的自由。

他的眼光從郭大姨爹那裏移開，直射向她。這個時候，他分明的感到自己是兄長了。但她的羞澀立刻迅速的傳染了他。他說了一句一說出來就忘記了的話，怎樣也找不出第二句話來。

如果郭棣不這樣羞澀，他是不會窘得那樣的。結果他說了幾句完全不是自己想說的，通常的客套的話。當郭棣轉到周伯菊身邊的時候，他便面對着郭大姨爹坐下來。周太太對這情景却很滿意，尤其是郭棣的害羞，使她像發現了一件寶貝。

郭棣很久沒有同周伯菊會見了。三年裏，時間越到後來，她越少到周家去，雖然還兩家人仍舊很親熱。她已經發覺出父親不像從前那樣重視這婚姻，因此就很少有到周家去的自由。爲這，她感覺到

不平。但這情形沒有被周伯菊了解。

周伯菊已經長成一個懂事的，聰明的姑娘。郭家對他們的變化，她已經感到了一些，因此她開始輕視郭棣。但當着面，她對郭棣和從前一樣要好，沒有表露出這藏在心裏的不滿。只有周太太仍舊是快樂的，沒有感到這變化，那個作母親的從來不善於起疑心。三年裏，兩家的關係，因為這婚姻，最初是大大的突進了一步，以後却就停留在現在的階段上。

郭大姨爹並沒有悔婚的意思，不過已經不重視這件事。戰爭改變一切情形，使他們的地位迅速的發生變化，但周家還沒有走上絕路，還是可以興盛的家庭，這，他是看到了的。

郭大姨爹面對着周伯荃，慢慢對這軍人生起了尊敬。周伯荃着了質料高貴的軍服，還有不算小的官階，年紀那樣輕。郭大姨爹除了和那些爲一分錢爭吵的商人來往外，很少和「官」交往過。在軍閥時代活過來的他，「軍人」在心裏面有最尊嚴的意義。

在茶，糖果，都端出來以後，他開始親熱的同周伯荃談話。他破例的談到戰爭，不是爲的推測「行市」，忽然一下變成關心戰爭的人了。他說着種種街頭巷尾的傳說。

說到戰爭的時候，周伯荃的話比郭大姨爹的多；過後完全是他在說話。他把自己經過的危險的事，都最樂意的，誇耀的說出來。這時候，他感到一種真實的力量，驅逐了幾天來在後方所受到的悶氣。

郭大姨爹驚嘆的說：

「真危險！」

周伯荃點頭，一面微笑的說：

「自然是免不了有危險的。……不過我們就希望打仗，不打仗才覺得悶氣。你想，國家養我們軍人作什麼用，我們當軍人又爲的什麼？打仗，和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，才痛快！」

郭大姨爹第一次碰見了活起來是爲作戰的軍人。他對這種傻子的看法，想不透，竟會有人去冒生命的危險。

周太太說：

「菩薩是有眼睛的，槍子不會亂飛在人的身上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一點都不會錯。只要是清白白的人，再危險也不怕！」

她提高了聲音：

「說是有戶人家，在失火的時候，有一個老太婆還在樓上睡。全家人都逃出來，只沒有見她。那時，火已經燒上了樓。她聽到有人在叫，——是菩薩在叫她，便醒了。這時，四面都是火。她還是迷迷糊糊的，下了樓，走出來，却一根汗毛都沒有燒着。她走出來過後，才知道失了火。原來那個老太婆平時就吃齋拜佛，行善，是菩薩顯靈，搭救了她！」

她熱心的安慰着自己，笑起來。

周伯荃嘆息的說：

「現在却打不成，只好每天聽人的大砲響，就像夏天聽蚊蟲嗡嗡的叫，真煩，真討厭！」

郭大姨爹想了一陣，忽然聰明的說：

「你們軍人要打仗，怕才容易升官些？」

周伯荃向他們談到自己的前程。和一切幼稚的青年人一樣，她是要做一個英雄，有許多遠大的計劃的。他純粹是熱心於事業的訴說着，幾時可以升職，還可能有怎樣好的前程。他那樣自信，充滿了熱情。

在這訴說裏，屋子裏所有的人都是快活的。郭大姨爹真正關心的聽着，這光榮他也有份，最後說：

「能够在幾年以內升到團長就好了！」

「這不難！」周伯荃笑着，確乎在那樣想，「就不打仗，這也只是幾年的事！」

郭大姨爹張開的嘴，立刻裂得更大，彷彿等待人塞進來一箸食物。他感動得很，在近來，還很少向周家的人這樣的張大過嘴。

以後，宴會便在一種歡快的空氣裏開始。大家都對周伯荃存了希望。對周太太，戰爭彷彿帶給她的

不是苦難，而是幸運了。

傍晚，周太太回家的時候，要郭棣一道去周家玩幾天。在父親的允許下，郭棣那棣快樂，因為好久不會到周家去了，對那裏，是有着許多親密的回憶的。

在路上，郭棣偎着周伯英。她變得沉默起來，因為周伯英在身邊。但她的心情是激動的，因為這個初次會見的兄長而變得不齊，却也幸福。

郭棣的到來，使這家庭更增多了生氣。他們過了幾個熱鬧的日子，在郭棣離去以後的一個時間裏，還使他們覺得一點寂寞。

在家裏，周伯英被好好地款待着，像他們仍舊是富裕的。周太太將快樂完全寄託在對兒子的款待上，彷彿願意為這短短的時間拿出家庭的一切。她六年沒有看見他了，只有在這一個時候能夠拿出母親的心，盡一點家庭對兒子的責任，她沒有想在他身上取得什麼。嫩雞常常在席上出現，冒着升騰的熱氣。周伯英和周伯英一樣愛好這食物，這是在記憶裏佔了很大的位置的家鄉風味；他還更口饒一些，食量還更大一些。李老婆婆在弄這食物的時候，是最小心的，因為雞已經在這家庭裏變成了難得的食物，一方面，將這小心來作為對於大少爺的款待。

李老婆婆是固執的，當周太太要她也吃嫩雞的時候，她不吃，這早想過了，要留給大少爺和主人吃。她吃一筷子，他們便會少吃一筷子。在從前，這家庭裏每吃什麼東西，她都有一份，她也滿足的

吃了許多。在她的推辭裏，周太太生了氣，周伯荃在用軍人的脾氣來強迫她，要她動筷子。

周伯荃好笑的說：

「你這樣客氣！」

李老婆婆過後說：

「不忙，不忙。鍋裏面還有！」

她收拾了碗筷，回到廚房裏。他們聽到她大聲的在鍋裏面撈取什麼。過了一陣，周太太溫柔的向廚房叫：

「李老婆婆，大少爺也要你吃呢！」

李老婆婆含了笑容，走出來，很滿足的說：

「哎，我吃了許多！還是你們主人家吃的呀！我又不想吃；近來不知道怎樣，不想沾油水。我吃了，你們主人家真厚道，……我的嘴也太饞了呢！」

她一連串的笑著，說了謊。

慢慢逼近了周伯荃回到前方去的日子。這短時間的新的生活不完全是甜蜜的，比方，這突然出現的家庭的變化，就是一個缺陷。事情不是照着他想像的那樣安排。雖然他並不為家庭的貧窮懸心，以為這只像是藍天下的一抹炊煙，頃刻就會消失。他相信一切都有一個合理的解決。

三年來，這情形，周太太一直隱瞞了兒子，沒有告訴他們。他們在前方，也不關心這些事，沒有匯過一點錢回家。他們對家庭負的債是很大的，求學時候，兩人優裕的費用，這時候想來真驚人。家庭的財產，是父親死了收歇生意過後的存款，那點利息恰好維持一個中產家庭優裕的生活。

抗戰發生，這筆存款將郭大姨爹送上了雲霄。現在，周太太雖然陸續收回來全部存款，但那筆錢已經不大有用了。比起郭家來，周家是顯得寒儉的。

周太太並沒有爲這憂愁過。她有希望，那希望就在兒子身上。一個興盛的家庭是她常常夢到的。眼前生活還過得去，使她願意兒子無心樂意的在外面作事，沒有在家信裏訴過一句苦。

她相信這苦難是暫時的，尤其是在每天唸佛過後，丟開一切不說，菩薩也會給這家庭帶來好運氣。

早上，周伯苓醒來，常常以爲自己仍舊是在前方。他望到窗口，才覺得有了改變，記起已經回到家裏來。家裏的幾個人，就清晰的湧現在他的心上，——不久以前，她們在他是怎樣遙遠。他記起對於家庭的責任。

像在前方有時會想起家，他在家又想到了前方。特別懷念的是在炮火裏的生活。當時的艱苦，現在却變得甜密了；頃刻間的戰爭，像幻夢一樣的過去。有時，他還像一個初戀的人，在盼望情人一樣的盼望戰爭。這經歷，實在不平凡，使他驕傲。爲了要使國家翻身，爲了要使死去的，活着的人都得

到安慰，他們需要戰爭，好好的戰爭。

上午，他坐在母親房裏，被一個希望鼓舞起來。他訴說着自己的前程，和只要戰爭一結束了的生活，竭力將母親的心引到未來。母親覺得了安慰。

她激動的說：

「只要打完仗就好了！」

周伯荃又站起來，在屋子裏來回走着。只有這次回家，他才思索過家事，這，從前以為是平凡的事。一會，他站住了，像在指揮戰鬥那樣的說：

「媽，回到前方去，我會匯錢回來的！」

在周伯荃辦完公事，將回前方的那幾天，郭大姨爹來到這裏。

不久，郭大姨爹說出，他有一個朋友需要一幢房屋，懇請周太太將這所住宅出賣。那個朋友可以出很好的價錢。他用商業上的眼光，來證明出賣的利益。周太太沒有考慮這個問題，當他說完的時候便拒絕了。

郭大姨爹走了以後，周伯荃溫柔的向母親說：

「媽，我們將房子賣了吧，反正我們不會永遠這樣窮，幾年以後便可以起新房子的！」

他興奮起來，發覺這是一個拯救他們的方法。他是輕視這樣一所房屋的，彷彿已經看到幾年以後

更宏大、精美的新的住宅，他就已經置身在那裏面。

母親對這住宅，已經生起了濃厚的感情。最重要的，房子是死去的丈夫建造的，不能夠落在她的手裏，便賣出去。變賣產業是不吉利的事，是正當的人家所忌諱的事。他們在那裏面已經生活了許多年。

她搖頭，說：

「再怎樣窮，我們不賣房子，這是老人留下來的。何況等幾年，我們便好了。我也不想住新的房子，就是這個老窩窩便够了。我將來要死在這裏，才會瞑目！……」

她正經的說，又像在教訓一個不知事的孩子那樣，繼續說下去。她記起建造這房子的那些年月，彷彿還看到匠人怎樣的堆砌磚頭，和丈夫滿足的眼光。她在談話裏，拾取了許多瑣碎的回憶。

周伯荃沒有懷念那些過去的日子。在他眼前，湧現出外面污穢的，同塵土的顏色一樣的圍牆，和那被炸過後，沒有能力再修建起來的樓角。他厭棄它們。

他覺得母親是迷信的，固執的。

他帶了巨大的希望，回到前方。他比從前還更充滿了力量。因為後方這段日子，給了他許多悶氣，有一種野獸困在籠子裏面的感覺。在苦惱的時候，前方就等於是一片山野，在招引他，不覺將前方的一切，都想得比實在的更愉快一些。

他將動身那幾天，家裏充滿了惜別的情緒。周太太覺得一點懼怕。三年的日子裏，她懷了怎樣的心在巴望他們，好容易回來了一個兒子，但現在又眼睜睜望着他離去，到一個遠遠的，不能夠想像的地方去。以後，還將有多少日子，她要同樣的巴望他們。

周伯荃離去以後，這家庭重新過着節儉的日子。她們在等待一些未來的變化，懷着一個和她們不可分開的希望。

但李老婆婆却感到一些惶恐。她偶然想到，自己還應該留在這裏嗎？這漸漸更加艱苦的家庭，有她留在這裏的必要嗎？

她每天的工作很少，嚴格的說，是不必用一個人來作的。這家庭已經很少有客人，不再有怎樣忙亂的時候需要她。她爲主人的利益設想，不應該用一個人。她願意看到她們寬裕一些。

她是有去處的。雖這裏一百多里的鄉間，有她的一個做莊稼的弟弟，會收容她。她歷年的薪水，都用來接濟了他；他說過將來要接姊姊去養老，雖然那時她並不算這樣。她想，在那裏，還可以替他們作很多的事，並不白吃飯，他閒着也不慣。她能夠作的事很多。就說田裏，土裏的事，雖然隔久了，只要重新去作，也會習慣。

她並不願意離開這裏。這裏就當她的家。她丈夫和兒子都死去了，很早以來，就是一個孤人活在世界上。她從鄉村裏出來開始作傭工，就在周家。十年以前，周太太就說過，李老婆婆到老得不能夠

作事的時候，他們便養活她。她也打算在這裏過老。周太太又保證，她死了過後，要給她一付厚一點的棺材，要做幾天「道場」。

這問題，一直糾纏了她幾天。在一個夜晚，她覺得一切事情都那樣清楚，不必再想，應該立刻向主人辭工。她記憶起了鄉村裏的事。過後，想到要離開這裏，一切都要變成事實的時候，她不可抑制的悲傷起來。

她決定明天向主人辭工。

在窗隙被曙色驚動，開始顯露出自己的時候，她醒來了。和張開眼睛同時，記起了這新的事情。平時，她可以再睡一會，但這時候却起床了。

院子靜悄悄的，有一點兒冷。屋子裏還是陰暗的。她開始便取出掃帚，來打掃。

這是最後的替主人作事的機會了，她那樣珍惜，彷彿要在這一個時候，把未來許多日子的事一齊作完。她工作得很仔細，不讓有一點不滿意，有一個忽略的地方。她怕驚動睡夢裏的主人，手脚放得很輕。

她一面想着許多事。開始在客室裏打掃的時候，便記起了老爺。老爺在世，正是這家庭的好日子。老爺和太太一樣，喜歡客人，這客室裏常常散開雜亂的笑語聲。

這院子裏對她多麼親切。她是隨同這一家人，來到這新建築的。她熟悉它的每個角落，看到這家

庭怎樣在院子裏成長。她記起老爺爺在客堂裏常常坐在什麼地方，是怎樣的姿勢，他的鼻子生得很端正，臉色是白皙的，常常咳嗽。他對她很溫和。

他停止了掃地，站着發呆，心情柔和了起來。

整個的上午，她都懷着不寧的心情。她懼怕說出來那些想好了的話，知道那時候，情形會完全改變了，像一顆炸彈落向這院子。但不說出來又不行。

下午，她坐在周太太的身邊。太太在給一件衣服打補疔。這時候，陽光很好，從窗口斜射進來。太太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，抬起頭、望着窗，說：

「天氣真好！」

在主人低下頭，重新縫紉的時候，李老婆婆突然說：

「太太，你們人少，我在這裏沒有用了！……」

主人開始沒有明白她的意思。她繼續說下去，過了一會，主人才全部明白了。這是多出乎意料的一件稀奇的事！她最後說：

「反正鄉下我有地方去！……」

主人沒有考慮，便溫和的說：

「我們不能不要你呀！你做了幾十年，這家務真虧得你。我們是有良心的，你活一天，便在這裏

一天。不能做了，便不做。何況我們這時還要人，不是還有許多事嗎？……」

主人望着她，明白她的心。

她固執的，謝絕的說：

「幾十年，承太太的情呵！……」

主人說：

「你，李老婆婆，你有別的心嗎？多你一個人，我們也窮不了呀！我們就苦，也要在一處苦。你看到，大少爺二少爺不久就會作大事，找錢了，我們會比從前更好的呀！」

這家庭需要她，早就把她當作一個親人。在兩個兒子都去了的現在，周太太更不能够再失去了她。

李老婆婆難堪的坐着，說不出話。太太嘆息的說：

「只怕苦了你呵！」

這老婦人再抑不住情感了，突然抽噎起來，表白着：

「我是……希望你們好……的呵！……」

她有許多話，但說不下去，只再斷續的說了一些。這時候，她明白自己來辭工的愚蠢了。她抽噎得更厲害。

在太太開始安慰她的時候，她突然站起來，迅速的走出去，回到自己房裏。

李老婆婆出去以後，周太太也痛苦起來，停止了縫紉。過後，她想到兩個兒子，看到屋裏屋外的陽光，却突然感覺到一種比以前還更強烈的生氣，有一個希望在吸引她。

小貓麻二正咪嗚的走來。她懷了一種愛，叫着：「咪，咪！」要去捉牠。

牠却一下跳上了窗台，昂起頭，全身不住在陽光裏抖動，波動着一片金黃。

八

一九四四年的春天，周伯英從鄰近故鄉的一個省份，回到家裏來。他隨同部隊，駐防到那個省份，只有一個月的光景。經了一個月內心的掙扎，他終於決定離開共過患難的部隊，投入久別的家庭的懷抱，老老實實的作一個平凡的人。

從周伯英回到前方以後，又經過了三年，戰爭的結束仍舊遙遙無期。一年以前，他們經過一次戰鬥，這年青的軍人，懷着一種鬱悶，在砲火裏戰死了。響起第一聲槍的時候，他便那樣勇敢，過後手臂帶了傷，仍舊在指揮部屬。終於，在敵機輪番的轟炸下，他向戰爭交出一切，連屍骨都尋不着了。從回到前方來的一年多的時間裏，他痛苦的看到，就在前方，也顯明的存在着荒淫與無恥，事情不是照着想像的那樣改變，他覺得鬱悶。

大哥戰死以後，周伯英決定，不到抗戰勝利，決不回家。他要永遠在戰爭裏追隨部隊，來紀念死去的親人。大哥是怎樣以部隊來當作生命的。

他現在是師政治部的中校科長。他希望反攻到來，好再起一點作用。但越懷着熱烈的希望，戰爭

的結束越遙遙無期。是大哥的死留在了他，使他不敢逃避這責任。

這時候的部隊已經和抗戰初期的部隊不同。兵士們是衰弱的，吃不飽，穿不暖。軍官們的生活也清苦得很，許多人都在作生意，忘記了戰爭。這樣，有許多部隊都經不起戰鬥了，一遇到戰爭就垮。

他嘗到這樣痛苦的果實。但播種的仍然在播種，前方也被許多人當作發財的地方，有着天堂一樣的生活。將來收穫的果實不知道更要痛苦到若干倍，幾年來戰爭相持的局面，反而帶來一種腐蝕的力量。

他很失望，痛苦。像望到決了堤的水流，又有一種莫可抗拒的感覺。

這一切和他原來的希望隔得太遠了。他和周伯荃，沒有捲到那一陣追逐私利的頹風裏面去，過着越加艱苦的生活。

在最近的日子，他已經不能夠忍受那種生活，和那個盼望反攻的渺茫的希望的折磨了。他吃得再好一點，住得好一點，彷彿生活裏只有的是這些。在前方的窮困裏，一些平凡的享受，對他都起了強烈的誘惑力。

更重要的，一個少女的影子，在他心裏活動起來。愛情的力量，先是被戰爭沖淡了。在過後平靜無聊的生活裏，他突然像夢裏醒來那樣，愛情對他顯示了前所未會有過的力量。

他在心裏爭鬥着，留在前方，或是回到後方。隊伍駐防到那個新的省份，更接近家鄉的時候，他

不可避免的選擇了後一條路。

郭棣的影子，常常在白天和夜晚來糾纏他。那一張圓圓的臉，慢慢加強了魔力，在他眼裏有着特別的美。

他迫切的需要着她。在旅途裏，他乘了顛簸的汽車，幻想着就要到來的事。他將家庭的貧困，看得並不怎樣重要，一切計劃都是愉快的。他和她在最快的時間裏結婚。他將找到一個可以維持家庭生活的職業。

他回家的消息，早被家裏的人作了珍寶。周伯荃的死，給家裏的人一個巨大的打擊，母親昏厥過幾次。立刻母親便要周伯英回家，但沒有死的兒子却固執的違抗了她；她不知道又寫了好多信。過後，母親深深的失望了，像一隻滿身是傷痕的野獸那樣痛苦的過着日子。

他回到這個在戰爭裏龐大起來的城市。他下車，過了輪渡，却有點茫然起來。他們的那座小院，已經在一年以前賣出去，家搬到市郊的一個小市鎮上。他雖然在這城市生長，對那個小地方却不熟悉。他雇了挑行李的力夫，便和那漢子急急走着，去和那新的家會面。

他們走到市郊。不久，從力夫的口裏，知道前面一排房屋就是目的地以後，他的心跳更加厲害。在那一刻裏，時間顯得特別的長，彷彿眼前的一切幸福，都有在頃刻間完全被推翻的可能。他想高聲的呼叫她們。

他用奔跑的速度，走到那個陌生的地方。他數着門牌，找到一個院子，就是新的家。他踏進去，看見一個在洗衣服的主婦，便問：

「請問，這裏有姓周的嗎？」

這是一個雜亂的院子，他先用眼睛搜尋過了，希望發現母親或是妹妹；但盡是陌生的人。問過話以後，一個熱心的人，引他走到一個角落。那個人大聲的叫：

「李老婆婆，客來了！」

那個人好奇的站了一會，便走開。他已經走進屋子裏去，在招呼力夫放下行李。不久，李老婆婆走出來。她驚訝的叫：

「呀，二少爺！」

他發急的問：

「太太呢？」

她匆忙的回答了一句，「在樓上。」便用顫動的聲音叫，「太太，二少爺回來了！」她忽轉身上樓，又覺得樓上的人已經聽到了，不願丟下眼前這個情景。

他說，「不要叫太太。」便自己走上樓去。他的呼吸是急促的，臉上的肌肉緊張起來，隨時要裂開，露出笑容。他迅速的上了樓，看到忙亂的母親，正要走出屋子。他叫：

「媽，媽！」

母親適才在床上假寐。聽到樓下的叫聲，知道它的意義以後，她翻身起來，忙亂着。兒子已經很快的走到眼前。

和那「媽」的叫聲同時，她叫，「伯英，我望了你好久啊！」從這句話的尾音裏，有歡喜，也有迅速就消失了的抱怨。

她被兒子的回來震動着，好像一個墜到水裏的人，抓着一塊木板一樣。她曾經怎樣失望過。現在，她好像一個饑渴的孩子了，反倒要求兒子來安慰，來給予。

「伯英，我望了你好久啊！」

她又說，眼睛一直盯着他，迅速的就泛起了淚光。她知道在這時候掉眼淚是不吉利的事，便忍着。她蒼老了許多，那蒼老已經超過她的年齡，是長久不回家的兒子一眼便能夠發現的。

周伯英充滿了快樂，彷彿回家的開始，就是一切幸福的開始。他有力量使家庭興盛起來。他那樣自信。六年來的軍隊生活，在這裏得到證明，是那樣遠了，一切艱苦，也彷彿去遠了，不會再妨礙他。

他坐下來，彷彿還感到公路上迎面撲來的風沙，彷彿還坐在顛簸的汽車上，一切在動。他有一點在旅程結束時候的疲倦，但隨時被他的興奮趕走。

李老婆婆將他的行李，安置到一間早就預備好的屋子裏去。她不能够去親眼看見這母子相會的情景，爲的要將屋子收拾得更好一點。但她的每個動作都充滿了快樂，彷彿自己就是那個母親。

過後，李老婆婆走到周太太房裏去的時候，母親和兒子都平靜一些了。他們在繼續訴說着。她站定在一個地方，沒有打擾他們。

周伯英像一隻到了港口，還沒有靠岸的海船，因爲他沒有會到妹妹。會到妹妹以後，他才算靠了岸。他不安着，在期待裏，幻想起妹妹到來時候的情景。他預備好了最初向她說的話，想像着應當有些什麼情形。

周伯英在初中畢業，升入高中以後不久，便失了學。現在她在市鎮附近的一個小學裏作教師。每天下午課畢以後，她才能够回家，伴陪寂寞的母親。

傍晚，她回來的時候，剛跨進門，在作晚飯的李老婆婆故意神祕的，笑迷迷的說：

「有人在樓上！」

她立刻知道二哥回來了，沒有浪費一秒鐘時間，便最快的跑上樓，留下樓下廚房裏雞湯翻滾的聲音。

周伯英聽到樓梯的響聲，便站起來。他的臉迅速的朝着門，和他的希望一樣，果然一個少女的影子閃到眼前。

他和最初看到母親一樣，充滿一種可以使人支解的，滅亡的快樂，看到迅速的，完全的投在眼底下的妹妹。

「二哥！」

她叫，在他的面前站住。但她不能夠撲過去，吊在他的手腕上，因為她的年紀已經長成了。她想一下就認識這別來六年的二哥，還預備去愛他的一切，這在她已經是陌生的一切。

他完全忘去適才預備的，向妹妹說的話，一切事情是重新開頭的，不是像先想像的那樣。他最先驚異的衝口說出來：

「三妹完全變了，這樣大了！」

這是他的第一個像山峯一樣突出來的感覺。在六年裏，周伯菊已經長成了，和先前那個小姑娘相去得很遠。首先她有一對懂事的，消失了童年的歡樂的眼睛。儘管兄妹之間純真的愛還是像從前一樣沒有變動，但她不能夠再向他跳跳蹦蹦的，任性的叫嚷了。從她的眼睛射出來的熱情的光輝，二哥覺得，也變成另外一種光輝。

天慢慢黑下來。晚飯過後，這一家人，聚集在周伯英的屋子裏。這是一個古老的大院子，他們佔據了一個角落。比起從前的院子來，它顯得淒涼，破敗。

二哥的回來，使周伯菊像走完一段長長的黑暗的道路，開始看到了光亮一樣，有着不可言說的愉

快。大哥離去的三年裏，這家庭的生活更艱苦起來，使她最後輟了學。三年裏，在前方的兩個哥哥，和他們自己的願望相反，沒有給過家庭有力的接濟。因為在那個時候，物價的飛漲，也使他們的力量更加薄弱。家庭只好自己設法維持，一年前，郭大姨爹便給作主，將住宅賣出去。那住宅是缺了一角的，使她們不能夠得到很好的價錢。

她在長久的時間裏，覺得難堪的寂寞，不覺將一切熱情和希望，都寄託在遠方的兩個哥哥身上。得到大哥的死訊過後，她好像不能夠忍耐了，更熱切的希望二哥歸來。

六年裏，二哥也改變了許多。他不再像從前，是一個營養得很好的，豐滿的青年；現在瘦了，在旅途的勞頓過後更顯得這樣。她注視着他。面前的二哥，顯然不是她六年前，在孩子的心裏，幻想過的將來榮歸的英雄。

他身上的軍服，是布質的，雖然還很新，但顏色在下水一次過後就退去了。周伯荃三年前回來的時候，那高貴的閃光的呢軍服，惹起了一些人的羨慕。他現在顯得有一些寒酸。

妹妹用溫愛的眼光看着他。她又關心的審視着屋角那從遙遠的地方帶回來的行李，發現它是那樣的簡單，陳舊。

她從這知道二哥幾年來的生活。她想撲過去，安慰他，告訴他這一切苦難不算什麼，告訴他，她們也如何堅強的在苦難裏生活着。

周伯英隨時都微笑着，在短時間裏，他已經看到家庭艱苦的情形，那微笑便像在表示，這些不幸是可以驅逐掉的。他特別的感覺對於家庭的責任。他們在燈光的愛撫下談說着，忽然，從面前已經成年的妹妹的影子裏，他看到另外一個姑娘，——那是郭棣。他祕密的想起了自己的未婚妻。

周太太睡上床的時候，夜已經深了。她滅燈過後，便低聲的哭泣起來，因為她記起周伯英。很顯然的，她又得到一次殘酷的證明，她不會再看到他了。他沒有像她以前常常盼望那樣的，同着弟弟一道在面前出現。他是死了的，被炸彈炸死了的。雖然周伯英回來了，給她帶來巨大的歡喜，但弟弟是不能夠完全代替哥哥的。

早晨，周伯英醒得很早。她常常在這個時候醒來，因為不久就要到學校裏去上課。六年裏，她迅速的長成了，特別是困苦的生活，給她一顆善良的心，並且使她更能够分清黑白。這一段時間，在她身上有很好的教育的意義。她過早的便接觸了人世。她醒來，立刻浮出一絲微笑，昨天的二哥的影子便湧現在心上，使她突然增長了無比的生活的勇氣。

這一天，對周伯英，一切都是新鮮的。他渴望這後方繁華的城市是那樣的久，將一切夢想，都建築在它的上面。他厭棄了前方的生活，這城市便特別強烈的誘惑着他。

他隨時記起郭棣，想像着她怎樣動人。六年前的回憶，雖然只是一些斷片，這時那樣的搖撼着他的心。他像數珍珠一樣的回想着。慢慢的，他記起從前怎樣討厭過姑娘們團圓的臉，以為那不會是美

麗的，……現在他怎麼也喚不回那種情緒了，還有點奇怪自己。郭棣的那張圓圓的臉，是那樣的不可代替的美麗。

在兒子回來的這最初的時刻，母親卻沒有聯想起郭棣。倒是兒子說起郭大姨爹，母親才記起了全部的部的事。

下午，周伯菊從學校回來，他們又繼續愉快的談着話。忽然，母親微笑着問：

「菊，近來會到郭棣嗎？」

周伯英屏息等待着回答。妹妹却完全將郭棣忘去了，還好像以為忘去是應該的事。因為二哥在身邊，她帶着微笑回答：

「沒有。好久沒有會到她了！」

她們沒有將幾年來兩家的變化，告訴這新回來的人。母親不便開口。妹妹憑着一股孩子的勇氣，預備在將來才慢慢告訴他。這時，她們沒有透露一點什麼出來。

但母親的心是軟的。她雖然明明知道郭家在疏遠她們。好像兒子的回家立刻將這一切隔闕挪開了。三年裏，還不善起疑心的人，也發覺了郭家對他們的變化。最初，她還不相信，時間多一些，這變化的存在，像每天看到的自己的手指一樣的清楚了。她先代替郭大姨爹覺得一種犯罪的痛苦，好像自己的被欺負並不重要；過後她生了氣。這種事情，在她是最忌諱的，以為是不名譽的。但艱苦的生

活，那樣的壓迫着她，她沒有餘力來抵抗這件事情，慢慢無可奈何的丟開了它。

這時，一個喜悅偷偷的爬上她的心，使她在頃刻間那樣激動。一個遠去了的希望，從天上又落下來。她好多年來就夢想討媳婦，不知道在想像裏擁抱過多少次孫兒。這是她幾十年生活的意義。

她想：

「兩家心甘情願訂了婚的，不能夠變卦！我們現在要媳婦過門了，兒子回來了，接過來就是我們周家的人！」

在這後方的城市，周伯英迅速的就覺得了痛苦。他是懷了怎樣的雄心回來的。當他幾次在街頭出現的時候，最先城市的繁華強烈的吸引了他，但不久他却像小偷一樣的畏怯起來。

他發覺了自己的寒儉。他還不能夠脫下軍服。六年前，他是習慣於過這種都市生活的，本身就是這繁華的點綴者，用各種漂亮的時裝在各種季節裏出現。現在，許多驕傲的紳士，太太，從他的身邊經過，向他露出不屑的眼光，彷彿害怕他會弄髒了他們，至少在他的感覺裏面是這樣。

作爲一個從前方回來的軍人，他對後方的城市感到氣憤，但又屈服在它的下面。他開始需要一套漂亮的衣服，像需要呼吸一樣。前方的艱苦的生活像夢一樣的過去。現在，這個人的細小的問題，苦惱着他。六年前他所保有的虛榮心，在後方奢靡的空氣裏，又復活轉來。

他記得自己是回來結婚的。他不能夠在這種場面裏被人譏笑。他不能夠在未婚妻面前顯得寒酸，

使她失去光彩。

在一天的忙碌裏，他在一家服裝店訂做了幾套衣服；其中有一套質料比較好一點。這件事動用了家庭的存款。母親贊同着這件事，知道就是一匹馬，如果毛色好一點，也會討人喜歡些。但妹妹在心底裏持着相反的意見，沒有表露出來，她不明白在這樣艱苦的時候，衣服有什麼用處，她是輕視一件漂亮的衣服的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郭大姨爹的邀請來了，這是近年來對他們惟一的一次邀請，周伯英的回來，驚動了郭家，郭大姨爹立刻便決定邀請他們。

在周家，是興奮的接受了這邀請。以前的隔閡，已經從周太太的心上帶落下去了，她還因此生出一個熱望。周伯英從下午知道這邀請的時候起，便想像着那一切情形；到黃昏的時候，他突然碰到了一個問題：沒有衣服，

他最初呆住了，這是一件多麼掃興的事，新衣服還在服裝店裏，不能夠出來幫助他。這時候，一切快樂的情緒都消失了。

這約會的時間就是第二天，一個已經逼到眼前來的日子，他不能夠躲避這約會，——一切幸福，都得在這個約會裏開始。他將用怎樣的身份在這場面裏出現呢，他惶恐的想着。

六年前的郭大姨爹的影子，湧現在他的眼前，那人不再像那樣醜陋了，還令他生出尊敬，甚至有

幾分懼怕的感覺。他的幸福正握在那人手裏。

周伯荃却不快樂。她反對這婚事。在想像裏，還以為二哥會反對這婚事。這三年裏，她和郭棣更加疏遠，逐漸仇恨起郭棣來。一方面，這兩家的疏遠，使她們也疏遠；一方面，郭棣不能將自己的心事向她吐露，這使她將郭棣算成和郭大姨爹是同樣的人。她用一顆天真的心，來鄙視郭棣。這邀請既然來了，爲了二哥，她是得赴這約會的。

周伯荃的在後方出現，和又回到前方的這一陣時間，曾經使郭大姨爹做着一個夢。他夢到周伯荃升官發財，不再敢對周家懷着輕視。但時間過去，後方的生活越更艱苦，許多人越更貧窮，這使周家在郭大姨爹心上的重量，又越變越輕。兩個前方殺敵的軍官，顧全不了後方這個小小的家庭。當周伯荃戰死的消息傳來以後，郭大姨爹心上的天秤，立刻落向另外一邊。他決定打消這婚事。

現在，周伯英回來了。就因為要打消這婚事，郭大姨爹才立刻決定邀請他們，並且將酒席特別辦得豐盛，預備好好的招待他們一次，先給自己安排一個很好的地位。

郭家已經遷了居，住在熱鬧的市區裏。六年裏，他們的生活，逐漸往好的方面變化。郭大姨爹是得意的，特別是向人說到「錢」字的時候，嘴便立刻不自覺的裂開，彷彿一切財富都集中在他手裏。他現在是一家大商店主要的股東。他確實因爲有勢，發了點胖。郭太太的生活也起了變化，主要的是從有女僕的時候起，便不必再作廚房裏的瑣屑事情了。郭棣和母親一樣，雖然有了錢，但也都不特

別快樂；她們不過吃得好一些，穿得好一些，少作一些瑣屑事情，錢並不會帶來一絲另外的幸福。

當這兩家人聚會的時候，他們都感到這六年的時間，是太悠長了。許多事情發生那樣巨大的變化。一切像是一個夢。不過在周太太，這是一個惡夢。

周伯英被接待在客室裏。客室很小，陳設並不華麗。這院子，比六年前郭家住的院子，稍稍好一點。這裏另外還住了幾戶人家。郭家在裏面，是比較闊綽的。

客人們最先都被接待在客室裏。在紛亂中間，郭棟走了進來。過後，婦女們到內室裏面去了。客室裏，只留下周伯英和郭大姨爹。

桌子上，放着盛了熱茶的茶杯，擺着很好的糖果。郭大姨爹吸着紙煙，一面微笑着。周伯英本來不會吸煙，在郭大姨爹先遞過紙煙來的時候，却忘記推辭的接在手裏。現在，那青年人便用力吸着煙，但心却不在那裏，完全忘記了自己在吸煙。

周伯英緊張的坐着，一面爲着自己所穿的衣服羞愧，眼光常常射向郭大姨爹。他顯然想給對方一個很好的印象。當他掉過頭的時候，面前仍舊湧現出郭大姨爹的兩撇鬍子。那兩撇鬍子表示出怎樣的威嚴。

他們很快便開始了愉快的，豐富的談話。六年以後的周伯英，已經學會應付陌生的人了。郭大姨爹顯出特別好的興趣，隨時向周伯英微笑着，用宏大的聲音說話。他們的談話沒有範圍，在隨便一個

小問題上都停留很久。

郭大姨爹的談話，有許多是很好笑的，要在別的地方，周伯英立刻就會大聲的笑出來。在這時候，一個小商人的智識，那末真實的顯現在周伯英的面前。

周伯英有點失望。因爲在他心裏，那中年人，在六年中間，慢慢變得比原來的真實的人不知好上許多倍，不應該是這樣的。

在內室裏，女人們的談話，像夏天的雨點，有時急驟，有時輕微得像蚊蟲在哼。那間內室，陳設很古舊，不像在戰爭裏發了財的人家的樣子。郭大姨爹是商人，不主張將錢投在購置家具那種死板板的用途上，應該用來活動。將錢用來活動出利益，這次戰爭是最充分的將它顯明出去了。

郭家母女的衣飾有了顯明的變化。她們光采了許多。特別是周太太和周伯菊，感到了這。郭太太在這種場合裏，沒有許多的話說，只常常微笑着，專心的聽周太太說話。

周太太掩飾不住兒子回家，和看到郭棣的快樂。幾乎是她一個人在說話。然而比起六年前，她的心情畢竟有些不同。有一段沉默的時間，她想，「只是我們窮了，怕要委屈了那姑娘呵！」但將來的日子，可還有着黃金和希望，這一切都寄託在回來的兒子身上。

過後，周伯菊和郭棣，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，單獨的談話。由於長久的隔離，在最初的一段時間，她們幾乎不知道應當說什麼了。郭棣那一對大眼睛，望着周伯菊。郭棣的美麗，使周伯菊堅強的

心慢慢軟弱下來。

這兩個姑娘過後開始了親密的談的。她們談話都是生活的瑣事，彷彿有一個無形的桎梏，在限制她們，使談話不能够再深入一些。她們一面露出成年人的笑容，但實際上兩個人却因此隔得更遠了。

在吃飯的時候，隔開在兩處的人又團聚在一起。這時候，勸菜的聲音代替了一切談話。主人一再的重複着要客人夾菜。這酒席辦得很好，只有戰爭以前的酒席，才能够和它相比。在酒席上的郭大姨爹，除了用它來招待客人外，還用它來驕傲的表示他們現在的生活。

女主人郭太太常常笑着說，「請菜，請菜！」今天她一直不知道說什麼話好。她明白這和周家實際已經疏遠了的關係，這使她為難，一切只是郭大姨爹要這樣做。

真實的——快樂的人，是周太太和周伯英。周伯英的注意力完全轉到郭棣身上。這酒席辦得那樣豐盛，可口，是周伯英幾年來很少遇見的，幾年來他都在營養不良的情形裏。雖然嘴裏湧出涎液來，幾箸菜按捺不下那種想肉食的慾望，但他却特別客氣起來，小心地不讓人家譏笑。

郭大姨爹的臉上堆滿笑容，但他却在竭力防止周伯英和郭棣的眼光遇在一起。他的臉對着郭棣的時候，郭棣明白那笑容的意義。

幾年來，郭棣和周伯英只斷續的通了一些信。六年以前，在未婚妻的名義上，郭棣愛了那青年男子，這幾乎是像對哥哥一樣的愛。在通訊裏，他們都只寫了一些普遍的話，這關係沒有進步好多；有

一個時候，幾乎都互相忘去了。雖然從前逼着她愛的父親，現在要逼着她忘去那愛，然而那青年男子的回來，却在她心裏掀起了大大的波浪。……

周伯英尋覓機會，好把眼睛朝向郭棣那一方。他知道她沒有留意自己。他正伸出筷子，朝向她一方的時候，郭大姨爹突然熱烈的問，「聽說在前方，打了許久仗，許多兵還沒有看到過敵人呢，只見炮彈飛來？」他便將眼光轉向郭大姨爹，開始訴說前方的情形。他熱情的訴說下去，過了一個時候，突然無意的和郭棣的目光相遇了。那對大眼睛，在這時候是那樣的，像一片皎潔的月色下的湖光。他將頭掉向一邊的時候，心裏突然戰慄起來。那一瞬間的美麗的光芒，還在他眼前閃亮，顯出一種不可測的神祕的力量。

客人是在傍晚的時候回去的。周太太踏出郭家的院子的時候，還沒有不滿的感覺。回到家，那一切熱鬧，和豐盛的酒席，慢慢從她的心上消失了，發覺在那些的下面，實在是冷淡。

她明白那個夢想，離她是那樣遠，比從前還更遠了。郭家的冷淡在這時候完全顯現出來，當她看着兒子的面孔的時候，一種辛酸的感覺，從心裏升起來。她懶懶地，就好像疲倦了，沒有表示什麼。

周伯英也陷在同樣的煩惱裏。他回憶着那一切情形，感到有些異樣。他發覺到，郭家的人，故意隔開他和郭棣，在他們間挖了一道溝。他沒有一秒鐘的機會，和郭棣單獨在一起。他先在想像裏，以為有許多機會和郭棣親密，人們還會避開他們，深怕驚動他們。

他有點迷惑，像一個興緻沖沖，預備爬山的人，發現面前却奔流着一條河一樣。過後，郭棣情人的美麗，像一道虹一樣的掛在他心上。六年裏，對於她的想像，在這裏得到證實，得到更動人的補充了。

他沒有想到這六年間的變化。家裏的來信沒有告訴他，連家庭的貧窮的情形，也幾乎是陌生的。他還沒有時間來了解自己 and 郭家的關係。

周伯菊軟下來的心，又堅硬起來。她離開郭棣的時候，便以為郭棣不是善良的。當着面，她把郭棣想像得好一點。這時候，她藏不住心裏的祕密，想一下告訴二哥六年中間的一切情形。

她多麼愛二哥，不忍心看二哥這時候還在夢裏，被郭家欺騙。她多麼願意二哥也輕視郭棣，和郭家斷絕。

這念頭，使她隨時都在不安裏。到晚飯過後，當二哥獨自在他房裏的時候，她走了進去。

周伯英看到三妹進來，便猜想她有什麼事。她的眼光，強烈的表現出對於親人的關切和愛情。她在靠二哥最近的地方坐下來。

二哥正被今天的事所苦惱，預備向母親和妹妹說出來。周伯菊坐下來時候，他被她的眼光打動了，忘去適才的苦惱，被對妹妹的愛，對家庭的愛所佔領。

他的眼睛柔和起來，思想純淨起來。他微笑着，望着面前長大了的，可以說是陌生的妹妹。

像兵士在報告戰況一樣，說她：

「二哥，你知道郭家對我們早就不好了嗎？……」

周伯英沒有感到驚異。但這實在是他沒有料到的事情。在妹妹的面前，他好像很平靜的聽着，實際却在像聽着判決詞的囚犯一樣。那一幅久久的描繪好的美麗的圖畫，立刻被撕碎了。

妹妹沒有料到在哥哥心裏面發生的影響，以為哥哥想的，和自己想的是一樣的。她繼續說：

「他們看到我們窮了，才改變的。他們又發了財。唉，我們從前對郭棟多麼好，現在她也變得這樣壞！……」

在周伯英心裏面迅速的產生的，是憤怒，一種自尊心，又使這憤怒增長起來。他從來沒有想到過這種背義的事，這是不能夠容忍的。在一刹那裏，他沒有顧及一切，又爲了安慰妹妹，他抑止着憤怒，好像不重視這件事那樣的說：

「好吧！我們也不理他們！」

周伯英的眼睛望着他。在妹妹面前，他掩飾了對於這件事的重視。他的眼睛，甚至還露出了一點快樂的光輝。

他們沒有再談這件事。妹妹以爲自己的任務，已經很快的結束了。周伯英好像一個害怕醫生說出病狀的病人一樣，也沒有問下去。他特別在這個時候，從心裏湧出來對於家庭的全部的愛，讓自己感

動在這裏面。

不久，妹妹走了。他是決定了的，不理郭家的人，斷絕了對那個姑娘的愛。但他覺得一種不可驅逐的煩惱，一種痛苦。他望着那沒有感覺的燈光，在屋子中間呆呆的站着。

他又好像才明白了這件事那樣的，向自己問：

「是這樣嗎！」

人世的變遷是這樣大，這樣奇怪，他想像不到。卽或這種事，普遍的存在在一般人世間，他總想不到會和自己聯結在一起。他年青，是驕傲的，有許多幻想，面前的路永遠是人們想像不到的寬大。他是不應該來受這種骯髒氣的。

六年確實是多麼悠長的時間，改變了許多事。它就使他從前方頹喪的回來了，剝奪了他對於戰爭的天真的相法。在後方，在這家庭裏，這六年的時光，又帶來了怎樣醜陋的，使人痛心的面目。

他在心裏面幻想的種種愛情的幸福，就被這六年的時光碾碎了。它像煙霧一樣的消失了。他回家來，撲一個空。他立刻將郭家的人，都想像成是最卑劣的人。他們好像一個重重的壓力，壓着他，使他不能夠動彈一樣，他爲這憤怒起來。

他的強烈的，復活了的自尊心，抑止了這憤怒。他彷彿看到妹妹的充滿了關切同愛的眼睛，看到母親衰老了許多的面容。

他帶着哭泣的情感，想起她們。他伏到床去，一個決心使他忘去了那愛情，那個人的幸福，只記起對於家庭的責任。這樣，他慢慢的輕鬆，並且幸福起來。

九

第二天，周伯英反叛了自己。愛情的力量，經過了一夜，又在他心裏復活轉來。在清晨，他張開眼睛的時候，便像一個饑餓的人，在盼望什麼食物一樣的不安着，但隱隱的又有一種甜甜蜜蜜的感覺。他完全醒過來的時候，便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渴求愛情。

但昨天的事，和昨晚上的決定，立刻被他記起來。他有一種無從應付的感覺。郭家的背義，是使他憤怒的，不能夠容忍的，但這一切幸福，却又最現成的握在郭家的人的手裏。

他那樣痛苦，翻了幾次身，却沒有得到一個解答。過後，一對少女的眼睛，突然代替一切的閃亮在眼前。它那樣美，那樣純潔，幾乎具有了可以使人滅亡的力量。它照着牠，好像仰臥在皎潔的星空下面一樣，他只覺得一片強烈的光的世界。他的心溫柔起來，突然忘記羞恥的叫，「棣，棣，我的棣！」

他的呼吸迫促起來，知道自己的命運了。他又甘願被那個少女征服。

上午，他看到妹妹的時候，心裏面有一點害羞。他沒有說什麼。母親正痛苦着，因為這次兒子回

來了，這痛苦便更實在些。只有周伯菊像拋去一件骯髒的東西那樣，還愉快許多。

過後，妹妹到學校去給孩子們上課去了，母親和李老太婆在作一些瑣屑事情，這家庭正陷在寂靜裏。周伯英獨自在房裏，回憶着昨晚上的事，開始覺得一切，也許不是像妹妹說的，和自己想像的那樣嚴重，事情一定還有可以挽回的方法，也許不用怎樣的氣力就可以挽回。他有許多理由向郭家的人說。

最重要的，他和郭棣是訂了婚的。想到這裏，他的心立刻放下來。他又快樂起來了，甚至比昨天以前還快樂。

但事情如果從相反的方面去想，婚約還不只是一張廢紙麼，這又使他煩惱起來。他不相信事情會這樣壞。也許是長長的時間，給這兩個家庭帶來一些隔閡，但他正是有力量來消除這隔閡的人。

他這樣一面快樂，又一面煩惱了許久。

到他先取回一套新衣服的時候，便決定第二天去拜訪郭大姨爹。他捧着衣服，那樣幼稚的覺得，好像有了這，便是一切幸福的開始。他好像回到作小孩子的時候，怎樣在一件新衣服的面前發生強烈的快樂，世界在這個時候是縮小到怎樣的程度。

他回到房裏，便立刻小心地穿上它。他先用快樂的聲音叫：

「媽，媽！」

母親走進來了，他正脫下軍服。他一面穿新衣，一面說，「顏色好嗎？」母親說，「好！」她的眼睛，也像小孩子一樣的放出光輝，好像穿新衣服的是自己。他穿上了，便走動幾步，問，「樣式好嗎？」母親早已在認真的考較着。

他看出母親的興奮。是貧窮，才使他們有今天的激動。他們爲了幾套在平時並不算好的衣服，就付出許多錢，在家庭的支出上成爲一件沉重的事。

母親出去以後，他看到堆在一邊的被棄的舊軍服。他在興奮裏，突然有一點難受，心裏湧出一種複雜的感情。那多變化的六年的時光，和艱苦的今天，由這被棄的軍服具體的說明了它，使他呆住了。

第二天，他比昨天還更深的陷進忘掉戰爭，追求個人的幸福的夢想裏。他滿臉高興的去拜訪郭大姨爹，被郭大姨爹好好的招待；愉快的談了一些話。

他走出郭家的門，是被這件事情鼓舞起來。回到家裏，母親便看到他興奮的樣子。她在最近，已經看到和六年前完全不同的兒子，一個姑娘在他心上顯示出了怎樣大的力量。

兒子樂觀的看法感動了母親。她是重新失望了，但今天兒子的希望，使作母親的，不得不也隨着懷了希望，何況這希望也一直那樣深的感動着她。

她說：

「我要接媳婦過門了！你們已經長大成人，都是二十幾歲的人，再不能夠挨。你們都有智識，家裏的人口也簡單，結婚過後，再怎樣也能够生活的。你是能够作事的人，我們一家都沒有作過差錯事，菩薩會保佑你。我們將來會發達的！」

周伯英聽母親說話的時候，已經不是六年前那種厭惡的，格格不入的情感，這話是那樣的打動着他的心，彷彿是他要求母親這樣說的，而「結婚」這件事，也已經變得怎樣重要。他也隨着母親夢想起來。

母親是信賴兒子的，兒子是她的帆，一片好光景還得由它帶去。兒子在她眼裏，有着鑰匙一樣的意義，她相信他。他也有這種自信。六年的時光，在他眼前破碎的，是對於戰爭的夢想，對其餘的一切事，他還是和六年前一樣有着孩子的信心。母親和兒子都以爲別人也會這樣相信他們，尤其是郭家會這樣。在他們眼前，是連續的閃着光的希望。

母親的希望，一經引起，就更熾熱。她以爲郭家會再好好的估價他們。常常有一個堅定的信心，使她對一切事情，最後都抱着樂觀。他們周家，是社會上所說的「積善之家」，會得到「天」來照應的，就在不幸裏，也總有一個圓滿的結果閃耀在她的心中。她又輕易地被激動起來。

周伯英到郭家去，除了郭家好好的招待以外，並沒有得到別的結果。他們都沒有談到本題。這好的招待，燃起了周伯英的希望，以爲照這樣，可以好好的發展下去，他的回到後方來正是一個轉

機。

而且兩家之間，是締結了婚約的。這是一個保證。他們的妻郭棣來作周家的人，是最自然不過的，理由正大的事。

周伯英說：

「我們窮不久的，只是暫時苦一下子。只要抗戰勝利了，我們還會沒有好的生活麼？媽，那時候叫一切人看一看我們！」

他彷彿真擺脫貧窮，過着平靜，幸福的日子了。他這樣堅信着，戰爭以後就能够過着好生活。他是從戰爭當中失望地回到後方來的，至於要怎樣才能够使戰爭勝利，戰爭勝利過後又將依賴什麼過好日子，在他是朦朧的，並沒有認真的想過。他只從世界戰局中，得到「日本必敗」這個結論，便期待着戰爭的結束了，並且時常用這來安慰自己。

母親開玩笑的說：

「看，郭家讓不讓我們接媳婦？難道他們要養老女麼？」

有了這套新衣服以後，周伯英開始在城市裏面活動。他尋覓職業。他在心裏面，安排着一個新的家庭，將郭棣供奉起來，作一個尊貴的主婦。

他的慾望並不大，生活只要够一個中等家庭的水準就行。家裏的人，能够常常看電影，有通常一

般城市人的娛樂。他和郭棣常常怎樣親密的在大餐館裏出現。他想，郭棣最好時常穿黑色的旗袍。六年前，雨中窗下郭棣的影子，就迅速的顯現在他的心上。她是適合那種顏色的，美麗得就像黑夜的天空擁抱着的一顆明星。那黑色的旗袍，一穿在她的身上，便向他表示出多麼動人的意義。

他想，家裏能夠常常有豬肉吃，每隔一個時候，還有雞，還有魚吃。他凝神的想像着一碗熱騰騰的嫩雞，一尾盛在白磁盤裏的魚，不覺微笑起來。

這一切，都寄託在職業身上，和戰局的好轉上。他可以憑藉一些關係，去尋找一個優越的職業，再加上家庭自己的收入，他們的生活便可以過得好一點。戰局如果往好的方面變化，物價就會下跌，使他們舒一口氣。像這樣看，他是可以立刻結婚的，可以放手來經營一個幸福的家庭的。

他第二次拜訪郭大姨爹的計劃，又在心裏成熟了。他穿上另外一套新衣服。這一次，郭大姨爹的招待忽然並不熱情，只被動的向他談了一些話，用一些不置可否的應聲，來回答他的問題。

最苦腦的，是他兩次都沒有會到郭棣。她是應該被他會到的。她像天上的星星一樣，他看得到，却不能夠親近。但他們在名義上，却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。

回到家裏，他迷惘了。事情不是照着想像那樣的展開，反而還像有一個大石頭，擋着他的腳。他痛苦的望着面前醜陋的屋子。

「啊，我們窮了！」

他突然低聲的叫起來，記起妹妹的話。這一次，他真實的覺得貧窮的可怕。他又不服氣：他們從前是富足的，將來還會是富足的呀！爲什麼郭大姨爹的眼光那樣短小？他實在還輕視郭大姨爹現在有的錢，——在將來，那是不算什麼的。

但他確實被人輕視，被人認爲毫無辦法了。如果是另外的人這樣對他，是立刻得和對方破裂，不能够容忍一點的。這種眼光多麼骯髒。現在，他却爲這恐懼起來。

就因爲這，他才能够站在地上，望着天空美麗的星星發愁，不能够親近它。

從他回來的時候的臉色上，母親就知道事情有變故。她等了兒子許久。這時候，她細心地沒有問他，只看着他匆匆的回到自己屋子裏，許久沒有出來。

他沒有將這次的遭遇告訴母親，只藏在心裏。他還懷了希望。

母親從他的面容上，行動上，明白了這一切。過後幾天，她都在和兒子同一的鬱悶裏。一天，她數完佛珠以後，便在床上假寐。她真實耽心的是兒子。

「我們難道還接不到媳婦麼？」她氣憤的想。兒子是使她驕傲的，天下的姑娘也多得很，除了郭家的女兒外，還有上千上萬的。她不服氣。

周伯英預備再去拜訪郭大姨爹。那次郭大姨爹的冷淡，他決計不放在心上。

他懷了新的希望，新的勇氣，踏進郭家的門口。那院子裏靜靜的。他踏進去的時候，郭棣正站在

階前。

郭棣看到進來一個青年男子，當隨着認識出是周伯英的時候，便慌亂着。她先照習慣，無表情的說了一聲：「請坐！」便再不知道要怎樣做。

周伯英掩飾了心裏的驚喜，還微微矜持起來。他像對平常人一樣的露出微笑，慢慢的走過去，但心却在跳着。郭棣的眼睛是往地下看的，這使他有幾個機會可以注意的看她。

當郭大姨爹接着走出來的時候，郭棣便立刻回到內室裏去了。周伯英忙着招呼郭大姨爹。他們走進客室裏。

郭大姨爹最近對周伯英的冷淡，是先打算好了的，正如同他最先對周伯英的熱情一樣。他預備慢慢使那年輕人明白他的意思，使那年輕人失望，自動的毀棄這婚約。他不便明白的毀棄這婚約，如果這樣「拖」下去，一切便會沒有問題。

他們談過一些普通應酬的話，便沉默了一個時候。周伯英失望了，明白郭大姨爹真實的在冷淡他。他縱然那樣熱情，有許多理由，在這樣的冷淡裏，從何說起呢？他是有心和郭大姨爹親近的，還設想過種種這樣的場面，但只有像蒼蠅在牆壁面前，又碰回去。

他到這裏來，預備告訴郭大姨爹，他將有一個優越的職業了。其實事實上並沒有成功，還只是他的希望。在沉默一陣過後，他預備說出這話，使那小商人可以好好的估價他。他專心望着桌上的一個

花癩，過後，又笑着，將眼光轉向郭大姨爹，說：

「我想休息一會，再找一個職業。回家來，碰到許多在上海時代的朋友，——哪裏想得到我們還要在這裏相會呢！他們有的在機關裏作了主管人，都要我去幫忙。」

他用詢問的眼光望着郭大姨爹，彷彿要郭大姨爹出主意。郭大姨爹說：

「青年人，是要作事的，不比得家裏有田有地，開舖子。很好，找錢，做大事，都慢慢來，從小地位做起。慢慢的，能够够吃，够穿，還剩一點錢來孝敬老人，就對了！」

他奇怪郭大姨爹怎麼這樣肯定的，認為他是在「從小的地位做起」。他立刻像在認真思索那樣的說：

「大概要我做科長，將來還可以升遷？」

郭大姨爹沒有露出驚喜的笑容，不過略略高聲一點的說：

「看要作什麼『科長』？有旁的方法弄錢沒有？光靠死板板的一點薪水，就是大偉人，也吃不飽。這時候做官的，論收入，還不及一個『下力』的呢！」

實在郭大姨爹不相信面前這貧窮的青年人，會作科長一類的官，但這懷疑自然不便表示出來。即使能够作這類的官，公務員的苦况是他看到的。

他又狡猾的說：

「你正是奮發有爲的時候，前程遠大得很呢！現在就能够做科長，已經很難難得了。當上「長」就不是一個小官。你是有辦法的，嚇，恭喜，恭喜。」

他笑着，一面把一隻腿子，架在另一隻腿子上。

周伯英看到這件事並沒有使形勢改變，發生預期的效果。他忍耐的坐著。

接着，是郭大姨爹在誇耀自己：他在商場裏怎樣受着波折，和做學徒時候的艱苦。說到「現在」的時候，他的嘴巴張大了，雖然一再的謙遜仍然「窮」，只不過「稍微夠吃够穿」，但那種得意的神情，像一碗菜湯摔在地上，四溢出來。

他又意味深長的，略略諷刺的說：

「酸甜苦辣麻，我哪一樣沒有嚐過？要年紀大了，閱歷多了，才知道做事的艱難。沒有人是一步登天的！……」

過後，他們談了一些閒話，又沉默起來，周伯英感到坐不住了，彷彿有一種什麼東西在驅逐他。他站起身來告辭。

「呵！……」

郭大姨爹打了一個呵欠，一面慢慢的站起來，沒有挽留他，還奇怪的沒有說一句話，像這告辭是來得不可恕的遲了。他先走出去，到院子門口的時候，停了一會，發覺郭大姨爹並沒有送出來，便

走了。

郭棟從階前走開，便回到自己的屋子裏。這時候，她的臉才突然紅了，好像那青年男子在後面追她。她聽到客室裏兩個談話的聲音，仍舊緊張着，好像一匹被人鞭打着的奔馳的馬。

六年前，她在喜悅和恐懼裏，同周伯英訂了婚。她多麼的不安寧，但在表面，還要裝着像沒有發生這件事那樣。事情來得那樣快，那樣突然，她幾乎沒有一次呼吸的時間，來想想它和自己的關係。父親沒有問過她的意見，她知道的時候，一切都已經決定了。

他們和周家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，那一段熱鬧的日子，現在還好好的保留在她的心裏。筵席上菜湯的氣味，彷彿還能夠嗅到，雖然那時她只略略動過它。客人們衣服的颜色彷彿還閃亮在面前。那時，周圍的人們的快樂的目光，感染了她的，她抑止不住的感到幸福。這一切都帶着陌生的面目，那一個青年男子，她一點不熟悉他，只對他像對哥哥一樣的尊敬，一樣的愛，這使她發生像小動物一樣的恐懼。

接着周伯英便到前方去。她從此多了一件心事，祕密的關心着他。她最初被遺忘了，那時戰爭佔據着他的心。在悠長的日子裏，在前方的那個青年人，又慢慢變成她實際生活以外，好像並不存在的。他留下的只是一個遙遠的模糊的影子。

他們的平凡的通信，沒有把時間和距離縮短好多。她得到他的信的時候，常常打開地圖，來尋找

那些小地名。前方的行軍生活是艱苦的，不可想像的，這使她對着地圖感動起來。

但她寫回信的時候，却藏起心裏的感動，只塗上一些平凡的話。社會的習俗，還沒有養成他們在通信裏自由表示情感的習慣。而他們相處的時間又那樣短，雙方並不熟悉，很多事情無法說起。

和周家慢慢的貧窮同時，郭家慢慢的富裕起來。父親對周家的態度是有了顯明的改變。她和周太太，周伯菊，過了一段熱鬧的親密的日子以後，便慢慢和她們冷淡起來。她不能夠還抗父親，在和周家的關係上，她是失了自由的。

她痛苦着。周太太，周伯菊的流露出可愛的面孔，和那院子裏的葡萄架子，那愛嬌的咪咪的叫着的麻二，都在她心裏成了一個巨大的力量。

那青年男子，在這一切親切的印象裏面，還算是次要的。他是一個偶然闖入者。

在靜靜的窗前，在柔和的燈光下，在她睡眠過後的翻身裏，她有時會突然設想到，有一個青年男子站在面前。她爲這害羞起來。

這許多事情，給無情的時間，一一改變了樣子。六年了。她和周家的關係，已經變成那樣固定的冷淡，父親對這婚姻也有了一定的主意，她就這樣曖昧的生活着。她知道在周家面前，自己是一個不被饒恕的人。她的純潔的心，是仇恨着父親的。

但日常生活，是帶了掙扎一切的力量，她在這力量裏面忘去了周家。兩個家庭已經早早的互相隔

開。她只在記起周家的時候，像被什麼刺了一樣，不安起來。那青年男子，在她心上，已經是一個淡得要消失了的影子。

這次，周伯英的回來，在她心裏掀起了大大的波浪。他的出現，在這六年的生活裏，應當說是突然的，她沒有想像過。那次宴會，她的心裏是不安的，失掉了主意。

父親要解除這婚約，但她不知道能不能夠這樣，會得到什麼結果。她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，就是狡猾的父親，也不敢正面說出來。她還在愛着周家，並不把貧窮當作一件事情。她就會經貧窮過，並沒有覺得一點羞恥，正如現在沒有覺得一點幸福一樣，何況父親的富足起來，又完全是依賴周家。

好像六年的事情，一齊來到她的心上，覺得一種負罪的痛苦。周伯英的熱情，她已經意識到了。在屋子裏，爲那偶然一頃刻的見面，她緊張着。她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慌亂。她注意着客室裏的談話，好像這是現在惟一可作的事情。她明白的知道，父親會冷淡他，他會失望的。她爲這深深的煩惱起來。

周伯英離開那院子，混進人叢中，急急的走着。他很快的便發生一種深刻的，被侮辱了的感覺。一切夢想都在這次拜訪前面破碎了，妹妹的話是真實的。那個小商人那樣失禮，沒有挽留他，沒有送他出來。他還在那樣天真的一直尊敬着那人。

他痛恨自己的卑劣，失悔先前的說慌，替自己吹噓，可憐得像一隻搖尾的小狗。他奇怪自己竟會

那樣庸俗。

他的自尊心，他的價值，都被躡在那個小商人的脚下，像一團亂草。他憤怒起來。

適才郭棣的影子，又清楚的顯現在他的眼前。她站在階前，眼睛可憐的垂下，額上正罩着一片陽光，那片陽光金黃得好像刺人的眼睛，好像還可以取下來。在他的逼視下，今天她並不美麗，在那一對大眼睛沒有閃亮，往下看的時候，在一頃刻間她就失去光采。

「好吧 算了，一切都算了！」

他對着面前雜亂的人羣，憤怒的想。他決定和郭家斷絕一切，不再想起這件事，不再被那個姑娘誘惑。

「他並不美麗！」他對自己說，那個印象還固定的留在他的心中。他覺得這個決定是正確的。沒有一點遺憾。

他匆忙的走着，走過了幾條長長的街。他出了一點汗水，憤怒已經像一陣風暴一樣，慢慢過去了，他寧靜下來。他開始能够辨清面前穿過的是什麼人，能够看清路口的崗位上站着一個警察，能够看清一個黃包車夫，懶懶的找着空車走過來，正在尋找雇主。

他寧靜的看着這些，脚步慢下來。世界和從前一樣，還是那個老秩序。人們都沒有注意他，並沒有要問他正在經歷些什麼，像關心一個同伴一樣，他却開始注意他們。有的人雖然有着一副愚蠢的

面孔，却在笑着，好像滿意眼前的一切，有的人顯然很懊喪，他不妨想像他們家裏正沒米下鍋，正有病人。有的人沒有一點表情。有幾輛簇新的小汽車，接連的嗚叫着喇叭疾馳過去，那車輪震響的聲音像一陣奇妙的音樂。

「噶，噶，噶！……」

喇叭聲由遠而近，又遠去了。他看到汽車裏華麗的紳士，太太。那幾輛汽車過去後，他突然激動起來，彷彿那幾輛汽車遺留了什麼東西給他。

他最生動的看見這個城市在活動。他突然生起強烈的嫉妬。

他注意的看到，身邊正是幾家耀眼的百貨公司，那許多高貴的貨物，都是他摸不到的。正有一些人在那裏面擁擠着。

在人叢裏，他問自己：「我在這裏做什麼呢？」他彷彿是一個被拋棄的人了。他記起回到後方來的打算。他的回來，就爲了過着那久久希望的幸福的生活。現在都撲一個空。

他在這城市裏有什麼意義呢？那許多放着誘惑的光的，他所想像的幸福的生活的碎片，還可怕的固定的存留在他的心裏。這時，他失掉一切勇氣了。

他那樣貪婪的想像郭棣。即使她是不美麗的，像今天所看見的那樣，他覺得他也愛她了。他湧起一種異乎尋常的熱情。

「棟呵！」他在心裏叫。她又顯現在他的面前，額上罩着一片陽光，眼睛垂下。她在這時是不華麗的，但他却強烈的感動着，愛她，固定的愛了她。

他慢慢走着，爲這問題痛苦起來。他不能夠這麼輕率的便和她斷絕。但有什麼方法來衝破眼前的困難呢？他多麼像一個可憐的乞兒了。

十

從由郭家回來的那一天起，周伯英慢慢改變了。他陰鬱起來。他堅定的愛着郭棣，好像再沒有一個姑娘能够代替她。只有她，才能够使他這樣傾心。他想，爲了她，應該犧牲一點，忍受一點，也爲了自己的幸福。他要好好的盡力挽回一切，這才是應該的。

他打算明白的向郭家提出「結婚」的要求，將這件事情公開出來，看郭家再從什麼地方隱遁。他又好在那時候明白一切情形，有什麼困難，就直接打破它。

這個繁華的，虛榮的城市，深深的將他困惑了。他要求着比較優裕的生活。他進行尋覓職業。他夢想做囤積生意，——這是六年來都不會想過的，被認爲是犯罪的事。他回憶起不久前在軍隊裏，那時的生活比現在更艱苦，有許多做生意的機會，可以穩當的賺錢，但他連看也不往那裏看一下。他和周伯荃多麼固執，多麼自尊。他很快的就爲眼前這骯髒的計劃難過起來。

「該死！」他罵自己。但他沒有打消這意思，因爲他接着又被它鼓舞起來了，那一切幸福都建造在它上面。

周太太知道兒子碰了壁，一切事情都那樣鮮明的擺在面前。郭家的背義，再沒有可以懷疑的地方。從幾天來兒子陰鬱的臉色上，她知道他在愛着郭棣。她現在却忽然對這件事冷淡起來了，就因為它深深的傷過她的心，反而能够忘得更乾淨一些。

就好像這件事被連根拔去了一樣，她想起郭棣的時候，儘管那個姑娘從前怎樣可愛，現在却完全失去了意義。她的心輕鬆下來。

她犹心的是兒子，但以爲他不久也會好起來，會遺忘這件事。她想，將來再給兒子找一個好姑娘，那一個幸福的夢仍舊完滿無缺的保留在心裏。

周伯菊已經從母親那裏，迅速的知道了這一切情形。她回憶起那一個晚上的談話。她怎樣興奮的走出二哥的房門來，好像丟棄了一件骯髒的東西那樣，從此永遠離開了它。二哥愛撫的，純淨的眼光，彷彿還閃亮在眼前。她踏出房門的時候，立刻將郭棣忘得乾乾淨淨的了。

二哥久久的便是她的驕傲，她的喜悅。但從那一天起，她所知道的，是二哥並不會和郭棣斷絕。她看到他最近陰鬱的臉色，失去了從前那種聰明，高貴的樣子。

周伯英從那一天早上，改變了自己的決定起，便沒有和三妹談到這一件事。在她面前，他生起一種慚愧，有做賊一樣的感覺。

她非常奇怪，並且替二哥憂心起來，但不好立刻再問二哥。當她坐在母親身邊，她們談起這件事

的時候，兩個人的意見已經接近了。從前母親愛着郭棣。現在她們談起那姑娘的時候，母親變得那樣平淡，周伯菊帶着好像在說一個笑話。

周伯英失去一切快樂了，只有記起郭棣的時候，才覺得激動。情慾使他苦惱。他夢想着那個姑娘的嘴唇。他記起在階前的她，事情那樣奇怪，就好像這一次發覺了她並不美麗，反而更能够引起他的愛。

他迫切地需要結婚，在心裏的一切計劃，都爲了這件事。現在住的房屋使他不滿，這是醜陋的，和需要中的一切完全不相稱。假如六年裏家庭沒有這樣大的變化，他們仍舊住在從前那座小院裏，他所要的幸福，是伸出手便可以得到，一切那樣現成。

在計劃了一陣過後，他覺得是樂觀的。只要在進行中的幾個職業，成功了一個，只要一做囤積生意，照他想像裏那樣，幾翻手便會變成一個小小的富翁。一切都會因此改變過來。

在幸福的夢想裏，他跑到母親那裏去。他望着母親，想像她在那時候應當怎樣快樂，他覺得安慰。他想，不久就可以擺脫這幾間醜陋的屋子了。那頹敗的小樓，好像隨時都渴望着支解開，好和地面擁抱在一起。

他興奮的說：

「俗話說：『三貧三富不到老。』誰敢料定我們周家就永遠這樣窮下去？我們還不是因爲國難才

變成這樣，……有許多人比我們還不如呢，他們家鄉淪陷了，財產沒有了，人也死了！我們還好；要是我不到前方，也來做生意，不是一樣發財了麼？」

他心裏就充滿了「發財」，這變成是切要的事。他對於財富的慾望，開始是很小的，過後却像火一樣的燎原起來。他沒有覺得這樣追求財富的不正當，當他越走近那慾望的時候，越是不能夠發覺。

母親望着他，說：

「真是，我們在背國難時！人家發國難財！我們從前哪裏像這樣？還不是吃得好，穿得好，住洋房子，人來客去的。那時候，生活也容易。比方，肉才賣好多少錢一斤呀！……」

她繼續說着肉的價格，煤的價格，一挑水的價格。那些生活的瑣事，是她現在最懷念的。肉、煤、水，這些平凡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却是現在家庭裏的第一等事。在物價的跳躍裏，她有時便訴說着這些，引來一點快慰。

蕭伯英能夠了解母親這些瑣屑的事了，他同樣在為眼前的環境焦心。顯然他也很懷念過去。他又立刻得意的說：

「媽，我當科長的時候，就殺兩隻雞吃。一隻不夠，好久沒有沾雞肉了。當科長的薪水雖然不多，我一面湊集本錢做生意，囤點貨，或者和人搭夥到外縣運土產，並不費事。錢還不是一樣會下囤。媽那一個時候就會享福了！」

母親嘻嘻開嘴，說：

「但願是這樣呢！」

他很後悔自己沒有早回來；因為早一點回來，事情便可以早一點開始作，現在已是有的結果的時候了。

母親等待着兒子的尋覓職業，得到成功。她沒有希望立刻便過好日子，兒子的回來，只是幸福的開端。完全幸福的日子她還安排在將來。只是兒子回來了這一件事，就是一個巨大的安慰，她寧願變成赤貧的，只要有這樣的團聚。

周伯英想到不久就到來的幸福的生活，想到郭棣，便忽然不安起來。他不知道要怎樣一下發洩出這快樂才好。他說：

「我去通知郭家，今年秋季便結婚。媽不久便有媳婦了。我們應該搬家，佃幾間好房子住。住在這裏每天就使人發愁。慢慢我們便會有好日子過。將來戰爭勝利了，我們要起房子，或者將從前的房子買回來。媽，我計劃不久就結婚！……」

他等待母親熱情的答覆，以為這會引起她的激動。她對於兒子和郭家的婚事，已經沒有存一點希望；兒子的那樣高的熱情，她不知道。她嘆息地說：

「但願會這樣呢！只要沒有戰事了，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多好啊！媽巴望了好多年，要接媳婦呢，

……只是郭家怕改變意思了，怕聽不起我們了！」

母親忽然不再重視郭家的婚事，這使周伯英吃驚。她說到郭家的時候，是那樣的平淡，沒有想到這對於兒子是那樣的重大。他覺得一點難堪。她嘆息了一聲，又慈愛的望着他。

他沒有表示什麼。他知道母親在那個時候，會自然快樂起來，熱心起來的。

周伯英從學校回到家裏，二哥正到城市裏去了，沒有回來。母親向她說，二哥準備向郭家提出結婚的要求。

她很奇怪。一切事情，不是明白的擺在眼前了嗎？他竟會那樣胡塗！她早就將一切告訴了他，他那樣堅決的表示過要和郭家斷絕。

她是信任二哥的。但這一切事情，又作何解釋呢？二哥應該是驕傲的，但他不是因此會受到侮辱嗎？這件婚事多麼無意義，應該受到他的鄙棄。

她在心裏面，湧出了全部的對於二哥的愛。她要把這件骯髒的事再給他說清楚，讓它從這時起，從他們的記憶裏永遠抹掉。二哥在她心裏，還是高貴，聰明的。她知道，二哥會聽從她的話，立刻永遠的忘記了郭棟。誰也不會再記起郭棟來。

「我通通都告訴他！」她激動的思想。她覺得應該將一切通通說出來，沒有一件事不可以和二哥面前說。在親人中間，在這樣親愛的兄妹中間，是不會有一絲兒隔閡的。她想，一切他都會依照着她的

話去辦。

周伯英在城市裏會晤了幾個朋友，回到家裏來，是晚上了。家裏的人正等待他開晚飯。晚飯以後，周伯英在母親房裏，撥弄油燈裏面的燈草，周伯英走了進來。周太太正在廚房裏，和李老婆婆談天。

周伯英坐下來以後，周伯英便問：

「二哥，你這幾天，到郭家去過嗎？」

二哥不完全清楚她問這話的意思。他顯得很愉快的說：

「去過……！」

他的愛情，鼓起了他的勇氣，預備在這時完全告訴她：他對這件事的意思。他要她也愛郭棣。他興奮起來。

周伯英沒有讓他再說下去，等不及地說：

「郭棣多壞……！」

但她突然說不下去了，在這時候，彷彿下面的話，會像炸彈一樣的可怕。

他得到這個空隙，便仍舊愉快的說：

「我預備正式通知郭家，說要結婚了。……！」

他只說了這一句，也感到說不下去。他勉強的微笑着。

他們沉默着，都沒有話說。不一會，周伯英覺得不能夠再在這屋子久留，便走了出去。

周伯英在屋子裏怔着。一切都和料想的相反，二哥變得那麼奇怪，她看到他臉上的光輝，一種深深的表示他被郭棣迷醉了的光輝。在這光輝下，她什麼話都吞了下去，她的好心都變得無用。

她第一次感到，在親人中間，還有什麼話無從告訴。她爲這痛苦起來。

周伯英回到自己的屋子裏，妹妹的反對，和對郭棣的愛糾纏在一起。他很後悔只向她說了一句話，沒有完全說出自己的主意，讓妹妹明白他。妹妹那樣固執的反對着這件事。他有些不快，妹妹一點沒有顧及他。

他回憶着適才的情景，當他再說不下去的時候，他們都沉默着。在燈光下，妹妹奇異的望着他，在沉默裏，那雙眼睛就向他表示着一切。他從那眼睛裏，看出來是那樣固執，彷彿還帶着輕蔑。他當時並沒有怎樣留心這眼光，這時，他才發覺了那眼光的不平常。「她輕視我！」他肯定的想，便迅速的被這輕蔑挑逗起來，憤怒起來。

從那個晚上起，這兄妹間，都不再談到這件事。他們都堅持着原來的意思。

周伯英以後只和母親談說郭棣的事。在想像裏，一切還是非常美麗的。有時，覺得困難的時候，又使他的心像被刀在刺着一樣。他發覺，對於郭棣的愛，是遠比最初回來的時候更深深的困惑了他。

他在這城市，很湊巧的會到了各方面的朋友。他們有做官的，經商的，不缺乏有社會地位的人，也有許多人和他一樣落魄。他正通過朋友們的關係，去尋找職業。有一個他所尊敬的，從前學校裏面的教師，現在正在一個邊遠的地方作專員，知道他在後方便很熱情的給他一封信，要他去共事。他的職業，還沒有成功一個，這封信給他帶來了安慰，鼓舞。但他並沒有一點要去的意思，他的誇大的在母親、妹妹面前讚染這件事，只不過表明他的「有辦法」，被人賞識。

他的全心靈在等待一個上校科長的位置，一面也多方尋找旁的機會。一天，他和一個朋友去會晤一家大百貨公司的經理。那經理是他大學時代一個最要好的同學。

那經理是有着魔力的。他的百貨公司，不僅經常出售許多來歷不明的，高貴的奢侈品。凡一切投機的事情，他都能够最先得到風聲，使手裏法幣的數目字越滾越大。他沒有做官，却和官場有着血緣一樣的，分不開的關係。這是城市裏最得勢的人物。

周伯英從一個朋友那裏，知道了這個神祕的百貨公司經理的消息，那過去的友情便湧上心來。他立刻計劃去拜訪那個老朋友，並且希望憑藉老朋友的官場關係，得到一個比較優越的位置；這是很可能的，很容易的事，當一切都在時興攀緣關係的時候。

他是自尊的，從前對於前途的設想，是最大膽的，現在在這一羣朋友裏面，他却落伍了。他沒有社會地位，沒有財富。在戰爭中的昨天，他還不重視社會地位，財富；現在他却一面隱隱的有點卑屈

的感覺。

這個朋友，是可以給他助力的。他的面前，立刻展開了一條光明的大路。他回憶起了一些大學時代的事，一種單純的，只是渴望會到老朋友的心情也折磨着他。

他們就在那關氣的百貨公司的樓上會見。帶他去的那個朋友，是從前的同學，現在也在經商。他在會客室裏面坐着，等候着，當那年青的經理出現的時候，他站起身來。

他不禁微笑着，一種溫暖的友情在週身流通，一面預期着對方熱烈的回報。他們是分別了那樣久，並且沒有通過音訊。在上海的時候，兩人曾經開玩笑似的設想到，如果分離了，將來（隔三，四年）再相會時候的快樂。他們以爲三，四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，彷彿還長到不可以想像。他們那時一同進電影院，到彈子房，到海邊浸海水，到杭州玩西湖。那時他們都有一輛自行車，常常一同在公路上奔馳；他的騎會自行車，便是由於那個朋友的指導，幫助。

會客室裏的玻璃窗，突然映上了陽光，明亮起來。室內的光線變了一下。有幾個穿西服的人，和一個白衣服的侍者，從門口匆匆的走過去。

他立刻和那經理面對着了。帶他來的那個朋友，說：

「這便是老周，才從前方回來呢！」

在主人，「老周」這稱呼，應該有一個多麼親切的印象。但主人並沒有引起微笑，只隨便伸出手

和周伯英握着，一面說：

「呵，呵，想不到在這裏見面！」

他們過後便坐在沙發上，隔得很近。主人的模樣和六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變，不過還辨認得出來；在外觀上，和一切正相稱，已經是一個十足的紳士了。

周伯英問到主人百貨公司的情形，和幾年中間的經歷，並且致了讚美，主人一一回答了他。但這樣的談話很短促。不久主人和那朋友，開始談說商業上的事，拋開了他。

當周伯英和主人握手的時候，一種冷淡的感覺，便浸進心裏。那感覺是從主人的臉上，傳染給他的。他照禮節問過種種的話以後，先前那種感動的微笑，再也無從在臉上湧現出了。他換了一種客氣的微笑。

在這樣豪華的地方，那過去的友情，單純的學生時代的友情，顯然是不適合的。主人是驕傲的，他的心被另外的事情吸引，再不用來回憶這些事。確實他目前的心還在適才看過的一篇賬目上。

兩人那樣有興緻的談論商業上的事，周伯英在等待這談論的結束。他不能夠插進一句話，而且那談論中的數目字，更嚇倒了他，拋開了他。他已經失望了，打消先前求助的一切計劃，只感到孤獨的坐着。

這會晤是不久的；客人們知道不能夠再多去佔主人的時間。主人只向周伯英說了一句空泛的客套

的話，便將客人們送到樓口。這會晤便結束了。

周伯英和那朋友下完樓梯，有一點窘的走過那富麗的，擁擠着人的百貨公司，到了街上，心緒才慢慢的轉變過來。他和那朋友分手過後，便冷笑了一聲，記起適才的情形。

他輕視那個經理。他並不後悔沒有得到助力。他傷心的，是記起了先前的熱情，那樣感動的回憶起了從前的事，還作過一些愚笨的打算。他清楚的看到，在六年的時間裏，他和那個經理，已經是兩種不同的人，隔離得遠遠的。他從此忘去了那個經理。

雖然職業還沒有成功一個，但他已經等不及帶去這喜訊，便急於到郭家去。他要提出結婚的要求。不管這要求會不會被肯定的接受，這問題總可正式提出來，看郭家究竟怎樣辦。

一天，他好好的將自己收拾了一下，刮了臉，換上好衣服，興緻沖沖的跑進城。時間還是早晨，沿着公路，正是一些豆漿店生意興隆的時候。太陽光很分明的照在迎面跑來的黃包車夫的身上，閃動着一片耀眼的金黃。陣陣的晨風，好像與那陽光不可分開一樣的吹拂過。一株電線杆上，有幾隻麻雀，在忙碌的飛撲着。

這雖然是一帶貧窮的地方，但這時的景緻却感動了他，這好像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，感到生命在跳動的世界。這時，他不覺得財富的可貴，只渴望着一個平凡的，自由的生活，就這樣滿足的活下去。一個人所需要的實在是不多的，甚至還很少，但這一切在他也好像仍然是渺茫的。

他感到這一個真實的世界，是和他隔開了的。他跨不進去。從回到後方來的時候起，他就好像在一個惡夢裏生活，一切都改變了。他是不能夠來欣賞這裏的景緻的。他顯明的覺得自己的生活犯了錯誤，但並沒有改悔的意思，一面仍然爲這次的進城興奮着。

他匆匆走着，一面用許多理由給自己壯胆，有一個時候特別充滿着勇氣。他這樣的支持着自己，加快了脚步。

他又隱藏着一個歡樂，一個會突然爆發的歡樂。他期待事情會得到圓滿的解決。這件事情是不能夠失敗的，失敗以後的情形，是那樣不堪想像，他簡直沒有勇氣往這裏想一下。

不久，他到了街市，許多擦皮鞋的小孩子，在大聲的向過往的人招徠生意。這時，他那樣的堅定了，有着無比的信心，預備澈底的和郭大姨爹談一次話，一切幸運都會在今天決定。

走到郭家的院子門口的時候，一切理由和熱情，彷彿潮水一樣的在他的心裏湧着，就要流出來。他記起前次的屈辱，有點不安的走進去。

郭大姨爹才起床。他晚上有時有應酬，便會起來得很遲。外面通報來了客人，他隨便的招呼，「請進來！」周伯英便走進這臥室。他並不轉身向着來客，只到來客走近了的時候，說一個字，「坐！」

他接着勾下身，對着一盆水，開始洗臉。他先喝了一口盆裏的水，仰起頭，讓它「咯咯咯」的在

喉裏打轉，漱清喉嚨；然後再低下頭，將一根手指插進嘴裏，代替牙刷，迅速的轉動着，不久，又將手指插進另一邊；最後，手指取出來，他再讓水在嘴裏「咯咯咯」的響了一會，才向盆裏吐去。這一切都做得很迅速，熟練。然後，他才拿起盆裏的面巾，開始洗臉。

他側面向着周伯英，這使周伯英能够一直注意的看着他。他的漱口，洗臉的方式都很奇特，這是從作學徒的時候起，便一直保留下來的習慣。許多商人都是這樣的開始一天的生活。他雖然有錢了，顯然這個習慣並不因此需要改變。

周伯英禁不住生起一陣要嘔吐的感覺，這情景在頃刻間，像使他經歷了另外一種生活。但他忍着，當一想到接着就要發生的事情的時候，便緊張起來，忘去眼前的情景。

他預備最先就說出本題，不用客套，不延誤時間。一切預備好的話都是動聽的，委婉的，有充分理由的。他充滿信心和勇氣，等待郭大姨爹離開那面盆。

郭大姨爹洗完了臉，便坐在一隻躺椅上，好奇的想，這不受歡迎的客人今天來有什麼事。周伯英立刻心跳起來，預備好的第一句話遭到嘴邊，但這時却突然說不出來。

那年青人充滿的勇氣，在將開口的時候，便像鼓圓的汽球給針刺了一下，突然消失了。他慌亂着。郭大姨爹這時間：

「這個戰爭還要打好久呢？」

那年青年人便樂觀的敘述起來。在敘述中間，郭大姨爹隨時懷疑的反問，又引起他熱心的解釋。到敘述完了，他又心跳起來，準備說出那預備好的話。

「我這一次回來，……」這是預備好的第一句話，他想張開口，但勇氣就在那一刻間沒有了。不久，郭大姨爹談起旁的事，他又丟開這一句話，回答郭大姨爹。

他反像處在一個曖昧的地位，覺得在這個時候，提出這件事來，是不適合的。他先並沒有這樣的感覺，在第一次滿懷勇氣，將開口的時候，這個感覺才突然打擊着他。他雖然一方面仍舊相信事情會得到好的解決，一方面又強烈的感到它會失敗，會把他推入更深的坑裏去。……

在談話告了一個段落的時候，「我這一次回來，……」這句話又第四次的來到他的嘴唇邊。他說不出來。他煩燥着。

這樣過了好一陣，他都沒有說出來。時間這樣過去，再不是提起什麼事情的時候。過後，他聰明地決定不提這件事情了，只將這次當作普通的拜訪。他立刻含了笑容，從容的站起來告辭。

他的笑容只保持到門邊，一踏出那院子的大門，它就消失了。他開始匆匆的走着，不想這一切事情，願意將一切都忘掉，讓心靈安靜一會兒。明晃晃的街道迎接着他。強烈的太陽光，霸住在一一切上面，交通警察的白衣袖，在陽光裏更和那黑制服顯得分明。

在大路上，他不知道往哪裏走好，好像這時再沒有一件事可以作，生命也變成是多餘的。回家，

他不顧。他糊塗的走着，一面決定就這樣糊塗的走下去。他所需要的，只是走，走，讓時間過得快一點。

他不能夠讓自己不想這一切事情。這一切事情就好像一片汪洋大水一樣，他心裏突起的一塊陸地只不過在大水裏閃一下，立刻就會被淹沒了的。他不甘心，想讓自己平靜一會，遺忘一切，但這一切却迅速的被記起來。

這次的會晤，他撲了一個空。他是不能夠等待了的，要在今天得一個結果，改變眼前的情形。他迫切的需要有了妻子的幸福。他早上懷了多麼大的勇氣和希望，這是他生活裏面的一切。得了這樣的結果，是料想不到的。

好在一切事情，還是一絲不動的擺在那裏。他安排在下一次的會晤，再來動這一切事情。但他不能夠忍受一刻這種等待。

他清楚的知道，今天留給自己的，將是那樣難堪的時刻。它還不知道要繼續多久。他爲那一切想佔有，而沒有佔有到的幸福痛苦起來。

他輕視郭大姨爹。那小商人的勢利，短見，就像這時在陽光下的一切東西那樣，給顯明的照了出來。但他只有忍受下這一肚子的骯髒氣，奈何那小商人不得。

郭大姨爹的兩撇鬍子，好像在他的面前顯現着，他真想向它吐去口沫。他記起來，今天他怎樣的

走進那臥室裏去，那人不動的站在屋子裏，只在最後說一個字：「坐！」他完全被當作一個可以任意看待的無用的東西。他記起上一次，起身告辭的時候，那人不理他，他彷彿還感到那從身後射來的輕蔑的眼光，使他背上在這時候微微發起癢來。

他的心上突然閃過幾年前的斷片的印象。那時，還在那座美麗的小院子裏，他新從上海回來，用怎樣的心境來排遣這個暑假。有一次，郭大姨爹來了，被接待在屋子裏坐着，李老婆婆端出茶來，已經端正的坐好的郭大姨爹，便立刻莊重的站起來，一面向李老婆婆露出笑容。他從屋子外面經過，那笑容無遺的收在眼裏，使他在那一刻間，感到那笑容的意義多麼複雜，奇怪。那人的禮貌真正遇到。他記起那時郭大姨爹對他們說的每一句話，都充滿恭敬、熱情，連周伯菊，李老婆婆也不放過。

在春天的強烈的太陽光下，人們好像包裹了一床毛毯，發起熱來。他急急的走着，被這毛毯壓得出了點汗。他是沒有目的的亂走，但却像懷了什麼重大的事情要去辦一樣。

他突然想去看一看那座小院。他才記起來，從回到這個城市以後，還沒有去看一看那親切的故居，竟遺忘了這一件事。他立刻停步，看清楚道路，便開始向那故居走去，作第一次還鄉的拜訪。

經過幾條街，便到了一帶他從前所熟悉的地方。再走一陣，那個小巷便沒有感覺的立在那裏，迎接這從前的伴侶。經過轟炸，經過拆火巷，沿路上的改變都很大。只有很少數的店鋪，住房，還完全是從前的老樣子，連那樣式，連那顏色，一絲都沒有改變；看到它們，他便生起一點痛苦。那些改變

了的地方，彷彿在用自己的改變來寬解他的痛苦，使他要好受一些。

走到巷口，他心跳起來。他知道，現在那座小院的主人，那商人，是不認識他的。他恐怕會到小巷裏從前的隣居。但他模樣已經改變了，已經長大了，出現在他們面前，已經是一個陌生的人。他開始走進那小巷。

在小巷裏，他是緊張的，難堪的。他看到第一座院子，門口有一個老人，兩個婦人，一個小孩子伏在地上做什麼。一個婦人正在大聲的說話，是湖北口音，使他放了心。他坦然的走過去。一隻黑狗迎面走過來，一面向地上亂嗅着，又抬起頭來望了望他。那黑狗不是他熟識的狗，是這小巷裏從前沒有的。

經過第二座院子，便是他從前的家了。他最先便看到那一帶牆垣，幾乎不相信會再看到它，那小院在他的生活裏，早已是不存在的了，和他隔得像天空一樣的遠。那牆垣，那地勢，像從夢裏顯現出來了一樣，它們曾經佔去他生命中一大段時光。

他的脚步慢下來，一面預備在有人看到的時候，作出在探訪什麼人家的樣子。他看到牆垣上高高的伸出頭來的綠色的樹木，這時，正有一陣風吹過，繁密的枝葉便搖動起來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奇怪的是那樹木並沒有一點感情，是那樣癡呆，在他走近來的時候，一點沒有覺察到，仍舊照它日常的老樣子排遣着時間。

他看到那座小樓，窗戶這時正關着。窗戶糊着白紙，不像從前那樣嵌着閃光的玻璃。他突然發覺出，在樹蔭下的葡萄架子沒有了。

「該死！」他在心裏罵了一句。這葡萄架子的消失，給他一個非常醜惡的印象，這不只是一件完整的東西被打缺了一角時的損失。他憎惡那院子裏的人，那該是怎樣庸俗的商人，不知道一株草，一匹樹葉子的可貴，只像郭大姨爹一樣，將心用在最卑微的實利上，忘記其餘的一切。

那新修起來的一角樓房，完全對他是陌生的。他知道那一角被炸彈炸去了，這家庭也曾經在戰爭的大手下戰慄過。儘管這裏的一切，他還那樣熟悉，但這幾處改變，就又殘酷地把他推拒得遠遠的。他明白自己在這裏，是一個陌生的人。

週圍靜靜地，沒有人出來驚動他。那小院的門關着，使他不能夠看到裏面；但裏面的情形，他憑着自己的想像，彷彿一一看到了。他忽然害怕那門會打開，會把真實的景象顯露給他，也許會有比那拆除葡萄架子還難堪的事，給他看到。

他在和那門保持一定的距離的地方，站立着。裏面這時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喊：「李嫂！李嫂！」他立刻對那聲音生起嫉妬，生起憤怒。

「一個庸俗的世界！一個惡劣的世界！」他憤怒的想。怎麼這世界竟讓那些同蛆虫一樣的商人橫行呢？他們充滿在高貴的筵席上，他們下流的嘴巴，却對財富具有權威？在戰爭時期的商人是那樣得

勢。他呢，相反的，却像跌在地上，所有的經過的人，都可以凌辱他。他從原來的家裏被驅逐出來。他喫吃得壞，穿得壞，爲一些最細小的問題煩惱。

就是這座小院，給他分開了兩種生活，他再不能夠跨進那小院裏去，儘管它在眼前；雖然這在以前是那樣輕易的事。他清楚自己已經貧窮了，真實的是被那些商人輕視的人。他記起郭大姨爹，記起那個作經理的同學，感受到一個重重的壓迫同侮辱。

他是能够忍受貧窮的，戰爭以後並沒有對生活有過苛的要求。在軍隊裏的一些日子，他就曾經貧窮的生活過，儘管也有些苦惱，比起現在，却愉快得多。他現在雖然仍舊能夠生活着，但却沒有一點生趣了。他好像呼吸不到空氣一樣的苦惱。

這一切，只是爲了郭棣，爲了那勢利的小商人郭大姨爹。他改變了自己，把貧窮認爲是非常可怕的事。他和那些庸俗的商人，在有些地方上正是相同的。

他對着院子發怔，懷想着從前的光榮。要是這一切沒有改變，他夢想中的幸福，都是現成的。郭棣早已變成了他的人。

「爲什麼要這樣變呢？爲什麼要這樣變呢？」想到這裏，他特別惱怒的在心裏發問。他彷彿看到郭棣莊嚴的，可愛的站在面前。他已經忘去了戰爭正在進行着的意義，只想要回失去的一切，只想到這苦難是可詛咒的。他的憤怒迅速的增大起來。

這時候，又分明的有一種淒涼的感覺，竄進他的心中了。那座院子最真實的，帶着嘲笑の意味站在那裏。他是被推拒得遠遠的。他有像夢醒了過後一樣的悲哀。

院子裏靜靜的，再沒有一絲響動。門仍舊關着。他再不能够多看到那院子裏一點什麼。一陣沙沙的，風吹動樹枝的聲音，又響起來。這響聲，彷彿是特殊的，他非常熟悉，它從童年時候起就一直親切的陪伴着他。

過後，他從這小巷的另一端，像解除武裝的將軍一樣的走了出去。漸漸他又走在熱鬧的大街上。太陽經過中天，便微微的往西傾斜。街市上，他發現了一個夏天的裝束的人。

街市是繁華的、熱鬧的。「一個商人的世界！」他在心裏惡毒的罵。他不甘心，夢想要把那座小院買回來。

天氣好，周太太上午同李老婆婆在附近的溪流邊洗了一陣衣服，回來把衣服晾好，便吃午飯。午飯以後，周太太覺得一點疲倦，睡了一個午覺。李老婆婆在太陽光下，守着那晾好的衣服，一面和院子的婦女們談天。

周太太醒來的時候，太陽打斜了，最後的陽光晒在窗台上。她想，竟會睡了這樣久？她立刻走下樓，看見周伯菊在院子裏同隣居的女人們談天，便也走了過去。

她才睡了起來，還迷迷糊糊的，開始沒有聽清楚她們說的什麼。人們都親切的招呼她。她微笑

着。過後有人說到這裏的老鼠太厲害了，夜晚有一碗豬肉沒有藏好，早上碗便已經打破，豬肉變成光光的了。

「可惜我們的麻二被人捉了，」周伯菊很惋惜的說，「牠最會捉老鼠。有了牠，我們家裏晚上便清清靜靜的，再沒有老鼠的聲音！」

「我們有一隻貓就好了！」一個人說。

「你們的麻二真好！」又一個人說。「有牠在，我們家裏也清靜得多。這一隻貓兒才管事，牠東嗅嗅，西嗅嗅，哪裏有老鼠的響動，就追上去！」

這院子裏的人都認識麻二，得過牠的好處。牠是隨同周太太來到這院子裏的。半年前，牠忽然在一天裏失蹤了，使滿院子的人用咪咪的聲音，到處尋找。從此牠沒有回來。他們知道牠被什麼人捉了去。鄰居們不久忘了牠，周家的人却在許久的時間裏，都記起牠。院子裏的鼠患接着厲害起來。

周太太嘆息的說：

「麻二有時候就像人一樣的乖，真懂事。牠在你腳邊咪咪的叫，就像在說話一樣。牠是在我們家裏生的，餓久了，真像一個人一樣捨不得牠呢！」

周伯菊也悵悵着，記起麻二的樣子，彷彿還聽到牠咪咪的叫聲。但再見到牠，聽到牠，已經成爲一件不可能的事。牠發急的想，要是牠回來了，她將怎樣的撫摩牠，愛牠。

李老婆婆抱着晒乾的衣服，走了過來。周太太問：

「二少爺回來了嗎？」

「早回來了。」

李老婆婆回答。她將衣服抱回屋裏，摺好了，便到廚房裏慢慢的開始弄晚飯。

周伯英在城市裏走了一陣，到饑餓的時候，便胡亂的吃了一些東西。他才慢慢的走向市郊，回到家裏。他一直回到自己的房裏，關了門，躺在床上。

他不久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到醒來的時候，日間的事他竟完全忘記，過後才慢慢的記起來。這時候，他並不頹喪，像一下午的時間便療治好了先前的傷痕，反而充滿了勇氣，覺得樂觀，覺得一切還是有辦法的。

他快樂起來，寫了幾封信，看了一陣書，天便黑了。在吃晚飯的時候，他大聲的談着笑話。今天他的去拜訪郭大姨爹，是隱瞞了家裏的人的，她們只知道他到城市裏去了回來，現在很愉快。平常他從城市回到家裏，常常是失意的，煩燥的。

晚飯以後，他在母親的房裏坐着，保持着愉快的心境。周伯英靜靜的在自己房裏，預備明天教給孩子們的功課。母親在向他述說鄰居的一些故事，小市鎮上的新聞。

李老婆婆將廚房收拾清楚以後，也走到太太的房裏來，參加了敘述。

他很有興味的聽她們說了一陣。過後，談話又轉到日常生活上，和物價上。她們都嘆息起來。他也覺得這是可怕的。在這院子裏的人們，都是憂慮柴、米、油、鹽的，從以前優裕的生活裏跌下來。常常有爲了一捆柴吵架的事情。他的耳邊便充滿了不幸。

「我們不久就會好起來的！」他充滿自信的說。「我們要搬家，住好房子。今年秋季我便結婚。那時候，一切都沒有問題了！」

周太太和李老婆婆都在期待這樣的日子。她們相信會有這樣的日子。但她們的希望並不像這樣高，只要比現在好就行。

他的要在今年秋季結婚，並沒有惹起她們的幻想。周太太知道，如果他們的境况改變了，郭家也可能改變過來，用另外的眼光看他們。但他們要同郭家一樣的富足起來，在短短的時間裏是無望的。對這婚姻，從她的熱心冷卻以後，只覺得自己做了一件錯誤的事情。

李老婆婆知道這件事情，得了怎樣的結果。她深深認爲郭家瞎了眼睛，忘恩背義，將來會得到「報應」，被菩薩不容。她願望二少爺會得到另外的好姑娘。她的氣憤一直藏在心裏，從她聽到談到這件事情時候的神色上，就看得出來。

她現在就現出這樣的神色。二少爺說要「結婚」，她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。從郭家的冷淡開始顯明的時候起，幾年來她就只用一句話來評論這件事：「那是要遭到報應的！」她不能說出更多的

話。現在她就只在心裏重複着這句話，一面關心的望着二少爺。

周太太問：

「到郭家去過嗎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他撒了謊。「不久我就去！一切我都要公開的說出來，看他們怎樣答覆我！」

他熱情的望着母親。母親看到兒子爲這件事在苦惱，在希望。她不忍心往他的頭上澆冷水，只溫柔的說：

「他們只知道我們窮了呵，反過臉來就不認人的！」

母親沒有熱烈的贊助這件事，往好的方面想，使他突然憤怒起來。他負氣的說：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兩個婦人都不知道他生了氣。這種生氣使他很痛苦。他靜靜的坐着。

母親像祈求他那樣的說：

「由他們吧！」

「由他們吧！」這句話像槍彈一樣的傷害了他。他在心裏憤怒的唸着。母親已經細心的看到他的臉色突然起了變化。

他說不出話來。屋子裏沉默了一陣。在李老婆婆走出去的時候，他跟着走了出去。

他回到自己的屋子裏。「由他們吧！」他憤恨的想着。郭棣在他，是不能够缺少的，尊嚴的，最可愛的。他簡直在崇拜她。他沒有想到，母親却說出來意義那樣相反的話。他孤獨的想：母親一點不關心他。

十一

在這雜亂的院子裏，日子是單調的，寂寞的。人們的日常生活，除了有時能夠吃一點豬肉，得到一點日常生活用品外，便再沒有別的巨大的快樂。在每天早晨，能夠給他們增加一點勇氣，指引他們走進新的日子的，便是由於一個閃亮在他們面前的，各不相同的，永遠不能夠兌現的希望。

院子裏的人很複雜。除了戰爭，再加上貧窮，再沒有機會把他們聚合在一起。人們談話時的南腔北調，好像顯示了一幅殘缺的中國地圖。

周太太在院子裏，人們都很親熱她。她是善良的，像一般受過良好的舊式家庭教育的人。她的被人們親熱，尊重，是因為人們有時對她還有小小的需求。

從那小院子淒涼的搬了出來，她們還有着許多傢具，和日常動用的東西。幾年來，雖然賣掉了一部份，但留下的自己還是用不完。鄰居們便常常借去一張桌子，或幾把椅子，或幾個碗，有時，借給人家，還是她們自己想起來的。他們樂意滿足人家。

在周伯英沒有回來的時候，鄰居們便知道她有一個兒子。她常常將兒子的像片，給人們看。另一

個兒子的像片，她沒有同時取出來，藏在另外一個地方。但人們都知道她還有一個兒子，在前方戰死了。這是李老婆婆很痛惜的向人們說起的。她却很少向人們說起還有一個兒子。

人們很注意的看周伯英的像片，說他的鼻子生得端正，眼睛很秀美。稍稍懂得一點相術的人的話更多。周太太也注意的聽着，儘管這句話是由一個人的口裏，第十次的說出來，也一樣的有意義。

這時，人們的說話，便都轉到她的兒子的身上。人們從那像片看出來，那青年人很有前程，讚美她有這樣一個好兒子，說她有「福氣」，將來要怎樣享福。她在人們的聲音裏微笑起來。

這場熱烈的談話結束以後，人們便都忘記自己先前說的什麼。她還記在心裏。當她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便將那些話一一的想起來，深深的相信將來周家會興盛，忘記眼前的艱苦。兒子畢竟回到家裏來了，人們是知道她的快樂的。她將周伯英說出來的，種種關於將來的計劃，零碎的告訴人們。人們仍舊像以前一樣的讚美那青年人。人們知道在她面前，說起她的兒子，是她最快樂的事。

周伯英也沉醉在這些讚美裏面。李老婆婆堅信着人們的話，在心裏譴責郭家。她們在這個時候，覺得日子是光輝的，並且爲這種未來的幸福不安寧起來。

在周太太的幸福後面，常常會到來一個巨大的痛苦。在人們的讚美裏，她最後說：

「這樣就好了呵，願你們說得準呵！」

人散去以後，她便獨自盤算着將來的一切。她將一切都想够了的時候，一個巨大的缺陷便顯露出

來。大兒子周伯荃死了。

「伯荃，你的尸骨我都沒有看到呵！」她在心裏向着遠方死去的兒子叫，而且彷彿他就來到她的眼前。「媽巴望了你幾年！你却永遠不能夠回來了！周家沒有作過缺德的事呀，我們幾代都是信佛的，行善的，你怎麼這樣就死了，你的尸骨我都沒有看到呵！」

她戰慄着，眼睛迅速的閃着光，湧出眼淚。這時候，她避免給任何人看見，便急急的一聲不響的走到自己房裏，蒙羞頭倒在床上。她的呼吸急促起來，臉上感到溫熱的眼淚，漸漸眼淚滴滿了一手。她清楚的看到了周伯荃，他怎樣在走路，說話，發笑。他三年前由前方回到家裏來的種種情形，都被她珍貴的記憶起來，顯現在眼前。

這時，像有一個什麼沉重的東西，壓過她的心上。她在頃刻間經歷了一個震動全身的痛苦，一種肉體的痛苦。她像重新感到的那樣，發覺他已經死了，他的一切都被那可怖的死亡給奪去，永遠的一絲兒也不給留下。她感到那樣可怕的被毀滅的痛苦，而且傳染給她的肉體，像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壓過去一樣。那一頃刻過去了，但痛苦還殘留着，她的週身仍舊感到一種輕微的震動。

在這樣的痛苦過後，她彷彿寧靜了一些。她有一頃刻什麼也沒有想，只沉重的呼吸。過後，她的眼淚又湧流出來，輕聲的叫：

「伯荃，伯荃！……」

她相信他就站在面前，他的魂靈在答應母親的呼喚。她的眼睛放出慈愛的光輝，因為兒子魂靈的歸來感動着，她知道兒子也一定迫切的需要着聽到她的聲音，來到她的身邊。

一種母親的愛迫使她痛苦着。她停止了眼淚的滄流，只喃喃地，輕聲地說：「我一切都替你打算好了的呵！我替你留意了許多好姑娘，只要年月一平靜了，我便找人作媒。我還替新姑娘留下了幾件東西。你回家來，我就不會讓你再出去了，就在本地地方作事。媽只生下你們三個呵！媽要你們過得好，成家立業，媽在一天，就會為你們操心一天的。……」

她又像突然被人推了一下那樣說：

「我們沒有作過孽！你怎麼會那樣死去？好慘呀！你的尸骨都不能夠回來。就死了，也要將尸骨葬在家鄉，媽才安心呵！……」

她的眼淚又湧出來。這是最使她痛心，最使她憤恨的事。她彷彿分嚐了兒子的痛苦。

這時，興盛家庭的夢想，已經變得不重要了，被她忘去了。世界彷彿是破碎的，陰冷的，一切秩序都被狂暴的擾亂了。

她的眼淚不久又停止滄流，悲哀發洩得够了，呼吸漸漸輕鬆起來。她滴下最後一滴眼淚以後，悲哀慢慢消失，在她的呼吸裏淡下去。她久久的靜靜的躺在床上。

一切安慰自己的話，便能够在這時候鑽進她的心中。她臉上的淚痕慢慢乾了。她將兒子的戰死認

爲是命裏注定的，不能夠挽救的事，是天在安排。她一面實在不相信這樣可怕的事，會降臨在這家庭的身上。

她的痛苦，避免給別人知道，只有周伯菊悄悄的留意到了。別人只以爲她睡了一個覺。她平時就將大兒子的像片，另外藏在一起，只敢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才取出來看。她連對家裏的人，也不說起周伯荃，恐怕觸動大家更大的悲傷。在得到周伯荃的死訊半年以後，她就像完全忘了這事。

周伯菊注意到了這種情形。她有幾次走進母親房裏，看見母親睡在床上，她靜靜的坐了一陣，却發現母親在悄悄的哭泣。她又發現母親在白天睡了起來，眼睛有時候現出紅腫。但除了這些時候，母親還是快樂的，寧靜的。

周太太不因爲天還給她留下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便忘去周伯荃。正像她有時說的：「十個指拇，任隨砍掉一個都一樣痛呵！」兒女們是不能夠互相代替的。不過時間久了，悲哀也就淡了一些，她哭泣的時間也隔得久了一些。她在激動着，呼喚着「伯荃」的時候，她相信他的魂靈已經來到身邊，在聽母親的話，他也同樣在哭泣。這是真實的：她在向他說話。

周伯菊開始有一點煩惱。她是一直保留着孩童時候對於二哥的信任和崇拜，但他現在的行爲，完全不是她想像那樣的。得到二哥將要回家的消息的時候，她那一天不會好好的做完一件事，總得時常拋開眼前的情景想到二哥，她無法想像出會到二哥時候的快樂。幾年來，日子都是在寂寞，困苦裏過

去，二哥的回來，會完全打破這寂寞，她還以為二哥是一根支柱，會將這家庭撐持起來。

在困苦裏，她和母親却沒有失去勇氣。尤其是她，沒有被這困苦損害一點什麼。在她想像裏的將來的日子，是光明的，不會投上一絲兒陰影。現在的困苦不過是平坦的大路上的幾個小石子，她沒有放在眼裏。她過得很愉快，像在清晨跳動着的小鳥一樣。

二哥就是她眼裏的一團光明。她等待他回來，將這家庭的空氣通通變換過。她是輕視郭棣的，還希望他回來了，好斷絕和郭家的關係，這樣，他們會清爽得多。她將很多希望都放在二哥身上。

二哥回來了，她的確快樂了一個時候。但慢慢的，她發覺二哥的一切和想像裏的有着不同。兄妹間，也不像童年時候那樣天真無邪的過着日子，她還在他面前，有說不出話的痛苦。她是不相信在這樣親密的家人面前，會有什麼話不能夠說出來。

她知道他從前並不愛郭棣，在這樣悠長的時間過後，他却對郭棣生出狂熱的愛來。她從他的無言裏，從他的眼光裏，從他的煩惱裏，很明白的看出了這。這件事很厲害的打擊了她，這件事不僅損害了二哥，還損害了她，像把她忽然放在一個冰涼的地窟裏。

這是一個逐漸顯著的缺陷，她無力阻止這缺陷的出現。她對一切夢想了那樣久，但捧到手裏來的，不完全是花，却有一叢刺。

她設想她是二哥，是一定不會愛上郭棣的。她也想不透愛情在一個人人心上的份量會有那樣重，會

使一個人失去理智。她奇怪二哥的眼光那樣狹小。

周伯英的生活，不知道在什麼一條軌道上面跑，失掉了平常的秩序。他近來是陰鬱的，常常板着脸不說一句話。他從城市回來就關在自己的房裏。他常常晚上沒有作什麼事，早上很遲才起床，起床以後便沉默一整天。他的臉色一天天的蒼白起來。

他有時却又會快活起來，一切都像一個平常的人。他的臉上帶着光輝，跑到母親的房裏，說這說那，對一切都有興趣。他又回到才回到家裏來的時候那樣。

從他堅定的愛着郭棣的那一天起，他便慢慢改變了。他完全在夢想裏生活。他年輕，經歷的變故不多，便最容易做夢，那夢又常常做得最牢固。

那天晚上，母親向他說：「由他們吧！」他氣憤了很久。他想，母親是不關心他的，忽視他的幸福。他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那樣，開始對母親發生反感。

他常常爲了小小的事情疑心，生氣。但他同時會感到自己也許並沒有理由。那樣的生氣，使他很痛苦。

不久，他又到郭家去了一次。郭大姨爹沒有在家。第二天，他鑽營的科長的位置，得到最後的消息，被人家佔去了。

他的臉色突然蒼白起來，勉強笑着感謝了那個替他出力的朋友，說這個失敗「沒有關係」。他的

心却在往下沉。他幾乎將一切都下注在這個職業上，等待它帶來幸運。

在後方，他並沒有很好的人事關係，但對一切却是那樣心高氣傲的。他將一切事情的成功都想得很容易。這時，他像從一個高高的山峯上突然被人推了下來，才感到身子下面的空虛。

他早就渴想着跑到郭家去，訴說接到了科長的委任。他幻想着在母親面前，炫耀這科長的位置，給她一個實在的歡喜。從那時起，他就好放手做生意，利用已經獲得的地位，向各方面湊款來作本錢。這一切，都不能夠再遲了，放過一天便有一天的損失。他只等着那一切想像，立刻一一的變成事實。

他是輕視科長，或一個比科長更高許多的位置的。他這樣急急的謀求它，只不過是暫時用來棲身，解決眼前的一切問題。在眼前來說，它的關係實在又太大了。

他還沒有另外的可靠的門路走。他和那個機關的主管人會過幾次面，一切情形似乎都很好。那個出力的朋友，對他是忠實的，在積極的替他鑽營。他說了「沒有關係」，還勉強談了一些別的話，便被那朋友強拉上酒館裏去；過後兩個人都喝得醉醺醺的。

他暫時生出一種「忘却」的感覺，一種得過且過的感覺。他回到家裏，倒顯得很鎮靜，那樣醉醺醺的，像帶回來一件喜事一樣。他將這件事隱瞞了家裏的人。

第二天，他醒來，回憶起昨天的事，便有些發慌。他好像站立在一座被洪水沖走的小樓上，還聽

到脚下流水的嘩啦的聲音。

他癡呆的望着屋子裏面的東西，簡直不知道日子要怎樣過下去。他惱怒的想着一切。

一個重重的力量壓着他。這後方好像一座山一樣，壓得他動彈不得。他使用了全身的氣力還是不夠使自己稍稍伸張一下。他想，他是善良的，熱情的，不應該受到社會這樣的待遇。在他從幼年時候，就一直保留下來的想像裏，總以為自己會在社會上順利的發展事業，一一的實現那一切夢想。有許多平庸的，甚至卑劣的人，一切都比不上他，現在却過着得意的日子，受到社會的優遇，這是一個好奇怪的現象。

那個得意的百貨公司的經理的影子，便在他的面前搖幌着。那個影子好像在冷笑他。他氣憤的想：金錢，勢力，便是這城市的一切！

在這時，他特別感到自己的善良。他一點沒有戒備的去會那個經理，那個老朋友，心裏引起怎樣的熱情。他又記起，回到這個城市來，在尋找職業這件事情上，不知道會過了多少朋友。他會爲了別人隨便的一句話，生起幻想。他那樣的信託人。

這個失敗，是不能够怪那個朋友的。他明白，那個朋友原來就並沒有怎樣大的勢力，不是這城市得勢的人物，雖然境遇要比他好許多。他對那個朋友，還有留在心裏的感激。

這個結果，總不是他應該得到的。他有點可憐自己。

「這並不是最後一條路。」他想。他勉強興奮起來，排開眼前的一切煩惱，設想着另外的機會。他是沒有更好的機會了的。但他總不相信自己就這樣的被一切幸運遺棄。

他想，也許還有更好的機會到來。他在床上翻動了一個身，便專心的想着那更好的機會。……

他完全遺忘了大哥。那幾年來的戰地生活，也像煙雲一樣的，消失在他記憶的遠天。他只爲了眼前的日子在心跳。

像有一個不可看見的奇怪的力量，使他同三妹也疏遠了。他生起一種被侮辱的感覺。他是氣憤的，感到三妹不了解他，輕視他。

儘管他和三妹有時還在起談話，一起發笑，但那種孩童時候的純真的親愛已經沒有了，雖然它不久以前還在他們中間存在着。他們都避免說到郭家的事，好像避免觸到一個瘡疤一樣。但越是這樣存心避免，他們越是感到這件事在逐漸毀滅他們中間的兄妹的愛情。他們都固執地抱着原來的思想。當這一家人團聚在一起，說到將來的好日子的時候，他便找到一個最好的理由，在述說裏向三妹驕傲起來。他知道，這家庭是少不了他的，一切都依靠他。他好像立刻就已經用自己的力量，將想像裏的幸福一齊擺在眼前。

他渴望着科長的位置能够到手。他想像好了，那時候，怎樣在三妹面前誇耀，來回答她的輕視。但現在的失敗，使他緊緊的被一切壓服着。近來，他已經沒有興趣走到母親面前，向她述說將來

的幸福。他儘管懷了新的夢想，將這個失敗隱藏在心裏，但也隨時像突然被針刺了一樣的，感覺不安。他比以前更少歡笑，更冷冰冰的。

這使整個家庭都變得陰闇了。母親已經留心到兒子這個改變。她更加憂心起來，暗中注意着兒子。如果兒子在哪一天臉上帶着笑容，變得正常，在她眼裏，便像太陽從開朗的天空裏現出來一樣，這家庭又被照得燦爛起來。

周伯菊也發覺到二哥最近的改變。他比以前更加陰鬱。她早就從他的眼光裏，發現出一點陌生的東西。那眼光就隔開了他們。她是愛母親的，顯然二哥近來的行動，使母親不安，將家庭帶到一個更愁苦的境地裏去，這不是二哥應該作的。

她苦惱起來，這是她從童年以來的第一個真正的苦惱。她不能夠向誰訴說。她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看二哥。

在母親面前，二哥常常興奮的述說將來的種種情形。她最初是相信的，快樂的。但慢慢的，她發覺到二哥那樣的被財富迷醉，說到「錢」字的時候，他的眉眼怎樣在不自覺的飛舞。他變成是她所輕視的一般庸俗的人。

她相信這家庭的苦難會消除。但她並不相信財富的力量，迷醉在財富上面，反而很輕視財富。戰爭當中，一些人對於財富的獲得，就分明是一件罪惡的事，那種人和他們是不兩立的。她這樣想，一

個人只要善良的，正直的生活，就會得到好結果。

她一直蓄滿了勇氣。在家庭的經濟環境急劇的變化裏，她自動在年紀輕輕的時候便踏出學校的門，走進職業的圈子。人們在他們貧窮的時候，對她們的冷眼，只使她覺得對方的可憐。她的生活仍舊很快樂。

二哥會有和她一樣的思想，會像一個忠實的勇敢的水手，來和她合力撐船過渡，征服那迎面撲來的風浪。她一直在這樣想。這條船上來了一個伙伴，她帶了怎樣的感激。

二哥却也想做商人，也那麼平庸的想吃好一點，穿好一點。他不像她想的那樣堅強。在他述說着這些的時候，她感到他的表情是醜陋的。

她非常不願意將二哥想得這樣壞。她恨不得這一切完全是一個夢。

二哥的縫製新衣服使她不同意，不過這不滿意直到最近才在心裏顯明出來。從前她就想過，在家庭這樣艱苦的時候，是不必要用許多錢來作漂亮的衣服的。社會上一般人的重視衣服，她雖然知道，但以為這值不得顧及。她還輕視一件華麗的衣服。這個思想，隨着二哥的行動，是在她心裏顯明的鉤劃了出來。

二哥的從軍，在她幼小的心裏，滿懷着景仰。他是一個英雄。現在他却這樣無能。

她有勇氣向這庸俗的社會宣戰。從前她喜歡穿好衣服，穿新衣服，現在她卻可以穿上一件有補疔

的粗布衣服，並且不覺得一點羞恥。她以為這是應該忍受的，這是在戰爭，還願意過比現在更壞的日子。她不肯在人面前低頭。

這兄妹間的衝突，並沒有顯明出來。隨着日子的過去，他們藏在心裏面的各自的感覺，又逐漸增長，苦惱着他們。

她是愛母親的，在她的天地裏，她愛母親勝於一切。她在夢裏，有時還需要母親的擁抱，懷着嬰兒一樣的心情。她醒來，還會失口叫幾聲：「媽媽！」然後讓一絲微笑留到天明。她一直在母親的愛的飼養裏長大。

母親替兒女受的苦，操的心，她一直想像了許多方法來報答。家庭處在這樣的逆境裏，她代替母親感到難受。她用一顆女兒的心在保護母親。

「可憐的母親呵！」

她想着眼前的情形時，是那樣不安。她很快的便激動起來，在心裏呼叫着母親。家庭現在正好像觸到了一個礁石的船。

周太太明白兒子的煩惱是爲了郭棣。她漸漸在心裏生起一種自責，因爲這件婚事完全是自己提起的。她從前多麼想討媳婦，費了許多心，才使兒子屈服了，訂了婚。郭棣使她很滿意，有這樣的好媳婦，她死去了，才閉得下眼睛。那個時候她只等着兒子的結婚。

現在，一切都改變了，是她料不到的。她沒有想到，在這一生裏，還要過着窮困的日子。她是信佛的，虔誠的照着菩薩的指示對人，做事，每天都唸佛，這樣的日子顯然不會降臨在她頭上。但她現在已經遭受了這個「磨難」。若不是還有許多人，像她一樣的好人，也從以前的好日子裏同樣的降落下來，她是想不通的。現在她依舊相信菩薩會關照他們。

但這件婚事，是不會得到完滿的結果了。郭家不會等到他們再興旺的一天。現在，時勢變了，對方要解除婚約，她也奈何不得。她是自尊的，不會去和郭家爭，就爭也得不到好結果，婚姻的事勉強不得。她已經在心上抹去了郭棣的影子。她要在將來再給兒子尋覓一個好姑娘，——好姑娘天下多得，不會只出在郭家。她會在那個時候，再給大家看到驕傲的笑容。她心裏久久幻想的，一件一件的幸福的事，都被一絲不動的推移到那個未來的日子裏去了。

兒子現在却為這婚事煩惱起來。她先自然料不到事情會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。但這婚事，完全是她一手做成的，是她強迫兒子應允的。兒子現在的喪魂失魄，自然是她的過錯，當初念頭打錯了。

現在她想不出辦法來挽救這件事。當年在中間說合的媒人，早就被炸彈驅散了，到一個小小的縣份裏去了，沒有通音訊。她沒有一個適當的求助的人。即使可以央求人出來再給兩家說合，她知道這也是癡想，郭家的態度已經表示得明明白白的。

爲了兒子，她却也夢想起來，這件事會忽然說好了，挽回了。她在尋找這樣一個方法。

兒子不再像從前那樣，隨時到她屋子裏來，急切的說着一切。他的歡樂更少了，陰鬱加重了。她將憂慮藏在心裏；在兒子陰鬱的臉色前，她儘管懷了一顆慈愛的心，却怕向他探問一切，觸到他的痛處。兒子在她面前，有時候顯出一副陌生的面孔。

她要向兒子問明白一切，把母親的關心完全顯示給他。她預備了很多話。

近來，她獨自在房裏的時候，便爲這憂慮着。這憂慮，變成她日常生活裏主要的事。一個靜靜的上午，她在房裏，深鎖着眉，想這一切事情。過後，門外的走廊上響起一個人的腳步聲。她知道是李老婆婆在外面，便叫：

「李老婆婆嗎，進來！」

她多麼希望一個人，來給她解去一分憂愁。李老婆婆微笑着走進來。在寂寞的日子裏，當着李老婆婆，她常常會感到一分溫暖。

李老婆婆看到太太的臉色不好，知道她心裏有事。這家庭幾年來的變化，是李老婆婆看到的，經歷到的，並且給這一切加了一個感嘆的解釋：「這就是好人遭磨難！」這是不公平的事。這時候，太太的愁苦，使這老婦人不安起來。

周太太輕聲的，柔和的說：

「李老婆婆，你看，我們造了什麼孽，要遭到這些事？……」

她說出來，便變得平靜一些。李老婆婆目不轉睛的望着她。她自然相信周家沒有造過什麼孽，這話是屬於反面的意思。她接着說出郭家的事。

「想不到人就是這樣！……」

她過後沉重的說。她也出神的望着李老婆婆，彷彿在向那老婦人，乞求一點什麼東西。她又彷彿在向着那決定人世的命運的菩薩，要求解答。

李老婆婆激動的說：

「郭家會遭到報應的呵！太太，像你一輩子都做好事，行善，菩薩是看得到的。郭家小姐命裏不該享福。看看二少爺就要做大事，找大錢呵！我還要活起，親眼看到這些。太太！……」

她又迅速的微笑起來，再將頭伸過去，說：

「周家還愁沒有媳婦嗎？只怕要好上選好呢！我要親眼看見接二少娘。我指望的就是這件事呵！」

她盼望周家再興旺起來。她一方面忿忿的抱怨「好人遭磨難」，一方面覺得周家總會再興旺起來。在幾年來艱苦的日子裏，她是一個僕人，並沒有感到什麼，只爲主人覺得一陣淒涼。三年前，她辭工的念頭打消了，便重新把主人的家當作自己的家，安心伴隨他們過一輩子，再不起離開的念頭。太太說的，「我們就苦，也要在一處苦。」這使她在那幾天裏，一想起就流淚，就怪自己。這時候，

她的希望便是二少爺早日接二少娘，這希望常常使她立刻睜着眼睛，彷彿眼前就站立了一個濃粧的新姑娘。她不知道二少爺正迷戀着郭棣。她輕視郭家，仇恨郭家，以爲這件婚事是可以打消的，太太在不久以前，也暗地向她這樣表示過，並且想像着新的二少娘會比郭家的姑娘好許多。

在她的歡樂裏，太太沒有被感動，眼睛裏却顯示出一種痛苦。

「郭家要怎樣，由他們罷，我是不傷心的。我知道往好處想。現在，倒是二少爺放不下這婚事了呵！這件事，是我做媽的一手做成的，逼迫他承認的。你看，二少爺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！……」

太太說，接着便說出她看到的二少爺回家來以後的情形。她顯得很憂慮。李老婆婆聽着，忽然像呆了一樣。

太太的話停住，李老婆婆便急促的說：

「二少爺的良心好，二少爺的良心好！」

她那樣感動，將這一切情形都歸於是二少爺的良心好。她沒有料到二少爺的心還沒有改變。這是會給菩薩看到的。

「我們窮了呵！……」

太太說，感到一陣淒涼。她在這時候，才經歷到人世的可怕，以前哪裏想像得到現在的一切情形。以前，一切都是如意的，她被人奉承，被看成是一尊有求必應的菩薩，她也把一切都看成是好

人。老爺在的日子，她更幸福，在她的頭上還有一片樹蔭。

她嘆了一口氣。她們都沉默起來。過後，李老婆婆突然說：

「太太，郭大老爺從前對你們怎樣好呵，看見我，也要發笑，聲聲問好呢！……」
李老婆婆笑起來，像面前有人要呵她的癢。太太也笑了。

這一天，周伯英沒有出外去，只頹喪的在屋子裏睡着，或者又坐起來。他有一個時候，仇恨一切的人，連母親也使他生氣。他像一隻關在籠子裏面的猛獸，有着充分的精力要發洩，每一刻都想跑到外面華麗的世界裏去打幾個滾。好像什麼都在壓迫他。

他過後煩悶極了，不自主的走出去，闖進母親的房裏。李老婆婆剛走下樓，到廚房裏弄午飯去了，房裏只有母親一個人。他走進去，便立刻覺得這裏來也沒有什麼意思。但他又不退出來，只將就的坐在一隻椅子上。他的臉上沒有笑容，也不說話。

母親試探的問：

「英，你生了病嗎？」

他生硬的回答：

「沒有！」

他不再說話。實在他想不出要說什麼話。

母親惶恐的看著這奇怪的兒子。她沉默了一陣，又溫和的問：

「有什麼事，向媽說呵！」

她等待他的回答，預備就在這個時候，問明白他的一切心事。她老早就藏在心裏的話，也預備完全說出來。她不安的望着他。爲了兒子的幸福，她願意作一切所能够作的事。

他沒有一點表情，過後突然說：

「科長，科長，……哼，是別人的了呵！……」

像有一個什麼沉重的東西突然打擊了她。她明白一切事情了。她並不痛惜這科長的位置沒有到手，只是替兒子感到了痛苦。她覺得這痛苦是沉重的。

在明白了兒子的不幸以後，一種在苦難中閃閃發光的，突然升高到極峯的母性的愛，迫使她的呼吸急促起來，她要哭泣。但她竭力忍住，不願在兒子面前哭泣，使他痛苦。

她不能够等待了，要向他吐露出一切的話。但她却先抑止不住的哭泣了出來。

周伯英連自己也不明白，就突然說出來那一句可怕的話，那一個秘密。他說完過後，血液迅速的往上湧，痛感到自己的命運是那樣可悲。他不久便站起來，覺得這不是自己應該留下的地方，只想逃開這屋子。

他沒有留意母親。到她哭泣起來的時候，他已經走出房門，正向樓口走去。

他下了樓，走出院子，便急急的向着平日散步的田野裏走去。他想跑得很快。他一直懷了一種悲愴的心情。

他異常衝動，幾乎要哭泣起來。市鎮上是那樣熱鬧，一家小食店裏，堂倌正用尖聲喊叫着僱客所要的食物，他忍住自己的情感。「我過的是人的生活嗎？」他問自己。

穿過一條小巷，便是田野。他走到田野裏，到沒有人看到自己的時候，便盡情的讓眼淚湧流出來。他甚至想嚎啕大哭。他故意誇張了那一切悲哀。

他的眼淚湧流了一會，便又止住。他的情感突然鬆弛下來，就想再哭泣，也流不出眼淚了。他便竭力讓自己寧靜一會。

他記起自己怎樣的從母親的屋子裏跑出來。這是一個多麼奇怪的舉動。他並且沒有好好的答覆母親的話。這會使母親奇異，並且傷她的心。像往常一樣，他並不願意這樣粗暴的對付母親，但當時又不能夠制止自己這樣。

他的一切沉重的痛苦，竟沒有一個人可以告訴。他恨恨的望着這綠色的，映着一片水光的田野。他繼續走着。

他怕回到家裏去。那幾間屋子，現在變得那樣可怕，像一座墳墓一樣。他記起它，就像觸到了一個傷口一樣的發痛。在那幾間屋子裏的，那許多日子的痛苦，煩惱，使他非常厭棄了。

他渴求着逃避它。

十二

周太太墜到更大的不安裏。她問過了兒子，知道他在這城市遭遇到的失敗；但問到他對郭家的婚姻的意思的時候，他却只簡短的回答一兩句話，便沉默起來。他突然不願在母親面前談到這件事，把這看成是自己的祕密，一方面知道談一談沒有用處。她覺得兒子是陌生的。

她不知道他的意思，但却看到他每天是那樣煩惱。他的煩惱比以前還更加甚。她憂慮着，以爲他着了魔，有什麼鬼魂附在身上，才使他這樣。

她在吃飯的時候，減少了食量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樣，保持着寧靜，快樂，漸漸將心裏的憂慮，顯露到外表上來。

她特別記起了這家庭全部的不幸，從老爺在世的時候的繁榮，想到他的去世，和以後悠長的寂寞的日子，又想到大兒子怎樣開始跑到省外去求學。那許多事情，雖然還能够一一真實的，不差一絲毫的顯現在眼前，她還有置身在當時的感覺；但如流水一樣可怕的時間，已經將她的悲哀多少淹沒了，沖走了些。她和那些景象彷彿又有了一個距離。

但過後，大兒子的戰死，和二兒子的着了魔，這兩件事，却不可抵抗的打擊了她。她想到這裏，便像被一隻手扼住了咽喉，面前的世界突然狹小起來。

她一生的希望，都寄託在兩個兒子的身上。兒子不僅是她的一塊肉，一個舊式的母親，他的爲人和名譽，還都表現在兒子的身上。儘管兒子一直給她的都是動盪和不安，會使她在口頭上抱怨兒子，但她却在心裏最溫柔的接受了下來。她爲他們做了幾十年糾纏不清的夢。

從前，她的頭是永遠向着前面的，現在不得不掉到後面來了。最近，她顛顛的想到大兒子。她幾乎每天都要取出他的像片，凝視着他。她的悲哀更深沉了些。

「你有這樣高了，你有這樣高了！」

她激動的思想。三年前回到家裏來的兒子，和這像片一起湧現在眼前。兒子最初離家的時候，還是幼小的，但三年前回家的他，却很高大。三年過後，他也許會更高大些。他已經完全成了人，在她面前，就像她親手播的種，現在看到了一株大樹子，結出果實。她在想像着他的一切。

有一頃刻，她是幸福的。當她在想像裏，忘掉了他的死去，他是多麼使她喜悅。她回到了一年前
的時光裏。

「好像你的爸爸呵！」

她對着像片，又想。這父子間，有着一些很顯明的共同的特點，一眼便看得出來。她還努力的想

再發現一些。漸漸長大的兒子，一天天的和父親更加相像，父親身上的特徵，一一的在他身上顯明出來。尤其是三年前，他在家裏的時候，在久別之下，那些忽然一下在他身上發現的和死去的丈夫共有的特徵，使她怎樣驚異，帶着一種貼切的母愛注視着他。這種相似，是使她快樂的，激動的。

她出神着。

像在睡夢裏，終於會醒來一樣，她過後便發覺到他是死去了的人。先前的愛，恰恰是使她更多流出眼淚的泉源。她不信在像片上的活生生的兒子，現在真死去了。這彷彿是錯誤的。他彷彿隨時會在這家庭裏出現。

有個時候，她甚至還會癡心的等待着他的出現，雖然同時也明白這是癡想。

「好慘呀，好慘呀，你死去了！」

她急促的呼叫，眼睛蒙上一層淚霧。她感覺到週身的顫抖。她最傷心的說：

「你的尸骨都找不到，都不能夠運回家鄉來，連你的親娘都不能夠看到一眼！」

一個遠在異鄉的孤魂，這是她不能夠忍受的。這是兒子不應該遭逢的命運，是怎樣的「兇死」。她想起戰爭，便會害怕，知道那是殘酷的事，只禱求菩薩保佑兒子。她確實信託過菩薩。但在戰爭當中死去的人是那樣的，近在這城市，她就看到在空襲過後血肉模糊的屍身，這使她的心又一下落在可怖的現實上，焦急起來。戰爭畢竟在兒子的身上，證明了它的力量，一切都不是一個母親的哭泣所能

够挽回的。

她閉下眼睛，想像着兒子怎樣死去。在炸彈的爆炸裏，他連尸骨都沒有了，變成分散的血肉。她一切的希望，最後的希望都消失了。兒子死去，她勉強忍受下來，但尸骨總應該留給她，這是一個母親最低的，最後的要求。她要好好的埋葬他。

一個遠在異鄉的孤魂，沒有尸身，沒有墳墓，他一定是百般的_一不安。她的心在代替他領受那一切。

她彷彿看到了無數塊血肉，塗在泥土上，樹枝上。這是真實的。她恐怖起來。

「要怪我的不好，我不該讓你去做軍人。跑那麼遠！……」

這使她感到不盡的失悔。他們是_一有家有業的人，就守着這份財產也可以生活，兒子們是_一不用跑得遠遠的，去作什麼事。「也怪你的性情，是那樣倔強！」這千湊萬合的原因，斷送了他。他死得那樣年紀輕輕。她嘆了一口氣：「你就在本鄉本土多好啊！」

她又可憐的叫：

「笨兒，笨兒，你有什麼話，有什麼事，來向媽投夢呵！」

許多夜晚，她都等待着_一他來投夢。他一定有許多話要告訴母親，有許多事要求她辦。她等待兒子的吩咐。她已經給他燒了幾次紙錢，對着熊熊的火光低聲說了許多他在陰間應該知道的事。

「你會會着爸爸的，他會照應你！」

她溫柔的說，慢慢平靜下來，心安了一點。她想了許多，好像大兒子的死是不可避免的事，是天數，她應份在暮年來接受這悲痛。

她在院子裏走動的時間，比以前少了些。她對許多事都失掉興味。這院子，雖然人很多，很嘈雜，却是那樣寂寞。她的感受突然和以前不同了些。

一天，她唸完了佛珠，在庭院裏和鄰居們談天。周伯菊跟在她身邊。鄰居們沒有留心到這個家庭的變化。他們的談話，都想從現在痛苦的生活裏，找出一線希望，來娛樂自己。一個身世絕望的老婦人，在談話裏，很豔羨的說：

「周太太，像你，多好呵！有這樣好一個兒子，眼看着就要做官，找錢了。你的小姐也有這樣大，也會孝敬你。哎，我說麼，你的福氣真好，真是難得呵！」

那老婦人真的動了感情，眼睛流露出激動的光芒。她是在別人的幸福面前感觸到自己的不幸。

憑了周太太給人們的好感，談話的中心便轉移到這裏，人們七嘴八舌的恭維起她來。人們樂意做這樣的事。她先興緻很好的，和他們談着一切。在那老婦人的話開始說起的時候，她的心便突然沉重起來，失掉一切愉快。那老婦人的話停住了，她便說：

「但願你的話說得準呵！」

她像往常一樣笑着。但人們過後熱烈的談論，她却沒有聽到，儘管許多人包圍着她，看着她。這只有周伯菊覺察到了。她在心裏那樣激動的想到了二兒子，突然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曾感到過的悲苦。她對兒子的憂心，使她忘却了一切。

兒子分明着了魔，不是原來的兒子了。她深知道他不是這樣的。這家庭還將遭遇到什麼？她苦惱的想。

周伯菊不安着。母親的表情使她很痛苦，她看出了一切。在嘈雜的聲音裏，那從前曾經使她驕傲的聲音裏，她覺得一陣淒涼。她忍受不住。

在這高聲的談話裏，一陣皮鞋聲傳過來。周伯英急急的從這庭院經過，走出門去。他顯得很莊嚴，一種被剝奪了快活的莊嚴。周太太的心，隨着這皮鞋聲跳動起來，過後她的注意力全部被那背影吸去。

周伯菊悄悄的注意着母親。二哥走出去以後，這場談話便近於結束了。那個老婦人正在悲傷的說：「周太太，你好呵！」

一個小孩子的啼哭聲，使一個婦人匆忙的跑開。周太太微笑着，也離開那裏。周伯菊走在後面。她們走上樓，一路都沉默着。周太太回到房裏，仍舊不安穩。跟在後面的周伯菊，滿心裏哀憐着母親，却想不出要說什麼話。

那跟在後面的癡癡的女兒，突然引起母親的關切。她的眼睛迅速的柔和起來，望着女兒，說：「菊，菊，你教書，那樣累，自己要想法散散心呵！不要就在家裏悶。進城看電影也好。……菊，你這學期教過了，聽我的話，還是去升學！哪個年紀輕輕的就不讀書了？」

「不累，不累，媽，事情又不多！」

母親注意的望着女兒。女兒已經這樣高了，快成人了，她像才發覺到那樣。一種快樂悄悄的爬上她的心。她要想發洩出這種快樂，流露出她的愛。

她暫時地忘了兒子。女兒在她的身邊坐下來。她說：

「我痛你呵，你知道嗎！」

周伯菊仰起頭，望着母親。她看見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一張光輝的臉，帶着微笑。她好笑的說：「媽，我不知道嗎？」

她們都笑起來。撒嬌的挨過去，把頭埋在母親的手腕裏。

她們又笑了一陣。她過後低聲的說了一些優氣的話。因為母親很快樂，她也在那一頃刻將以前的事忘去了。她最後便述說着學校裏頑皮的孩子們的趣事。母親一面輕輕的搖着她。

周伯菊走了過後，適才溫柔的印象被留在一邊，母親的心又痛苦起來。兒子着了魔，她想。這爲了什麼呢？他們周家世代都是積德的，周伯英也是一個善良的好青年。有什麼鬼魂附在他的身上？

一切都是這婚姻引起的。她想，有什麼辦法可以再使兩家合好。這是絕望的。這兩個家庭也許在前世有着冤仇，要在今生來了結。

她覺得害怕。她低聲的唸：

「老爺，你要來保佑你的兒子呵！……」

她繼續低聲的唸了一陣，禱求着死去的丈夫。她發急的在房子裏走了幾轉。

她在床沿上坐下來時候，心裏感到一個沉重的自責，丈夫死去以後，家庭的一切責任，都落在她的肩上。她要將兒女撫養成成人，要使家庭的人口一天天加多，要使家庭保持丈夫在世時候的富裕。她雖然好好的盡了一切力，但這幾年來的變化，好像打了她幾個耳光。她的力量在最後竟然無用了。

這責任是不可推諉的，莊嚴的。她的一生就爲了完成這責任。她是勇敢的，不願給自己的責任沾上一點污辱。

她嘆了一口氣。幾十年的時光像影片一樣的映照過去。她從前好像沒有在這人世上經歷過，現在才初次經歷了各種事情。她這時還有點像孩子一樣的感覺茫然。

她最後打起精神，禱求着：

「菩薩，保佑我的兒子呵！我們世代都行善！……」

周伯菊在離開母親的房裏的時候，就從歡樂裏忽然想到二哥，心情沉鬱起來。這時候母親是快活

的，她不能够打擾母親。她仍舊走了出去。

她回到自己的房裏，開始改學校裏的卷子。這天是星期日，整個的一天可以自由支配。天氣炎熱起來，不好出去遊玩，她使用來改卷子，預備功課。

但提起筆，她總覺得有點不安。呆呆的坐了一陣，又把筆放下來。她在替母親憂慮。

想到二哥，她便氣憤起來。她不明白他的行動，不能够原諒他。一顆年輕的心是容易被激怒的，是固執的。她回想着先前在庭院裏的情形。

二哥從面前經過的時候，他的被珍惜着的漂亮的新衣服在閃亮，她立刻生起一種輕蔑。他爲什麼要在這時作那樣好的衣服呢？她問。這個輕蔑現在更加明顯起來。

她不怕艱苦，有志氣，對於世界上的黑黑白白，分得那樣清楚。她不屑和郭家的人往來。她是高傲的，單純的，不容許一個人有一個小小的污點。

從前她對於二哥的愛，現在記憶起來，使她有點痛苦。一種複雜的情感蹂躪着她的心。她十多年來，對於二哥的幻想，正像一道虹一樣的掛在天空。她記得，二哥回家來的時候，在發現真實的他的那一頃刻，爆發了怎樣一種可以分裂全身的快樂，——這才幾個月的時間。她過後在怎樣期待二哥來拯救這家庭。這些日子，現在想起來却又忽然變得那樣遙遠，她再喚不回從前的情感了。

她現在輕視二哥。這是一個趕不走的輕視。她曾經努力將這輕視壓抑過，有有時候它却又會迅速

的增長起來。

這是藏在她心裏的一個祕密，一個痛苦。她沒有向母親吐露，儘管母親是最親近的人，她在這家庭裏長大，這家庭，親人間一直是相愛的。她自幼便受着這種愛的教育。她不能够在母親面前說二哥的壞話，正如她最初的不願懷疑二哥一樣。她對二哥的感情轉變，在心裏面殘酷的扎掙了好久。

這家庭的生活，雖然在艱苦裏，却一直是平靜的。幾年來，只有周伯苓的死，例外的給她們帶來一個絕大不幸。但她們仍舊有希望，也便有快樂。她們對周伯英的希望是火熱的。他的回來，她們在心裏早給他安排了怎樣一個地位。

尤其是周伯菊在心裏面幻想了許多。現在，她們的生活不僅沒有變好，還變壞了。她們失去從前的快樂。生活裏的平靜反而完全被破壞了。

「這一切，完全是因為他！」她想。二哥已經是成年了的人，對家庭是負着責任的，他只應該回來安慰母親，來使家庭生活一天天的好轉。「他的回來，反而使一切更糟了！」她又想。

她感動的想到了母親。母親是不應該遭受這一切的。這家庭十多年來的寂寞的日子，和這幾年來的艱苦的日子，一下顯現在她的心上。她最分明的感到了母親的愛。

她最知道母親的希望。那是從懂事的時候起，就浸透進她的心。在許多日子裏，她坐在母親的身邊，她們都為未來的日子激動着。她的想像，更遠大，更美麗，更像太陽的光芒一樣的普照着一

切，不帶一絲鬼陰影。

她不忍心想到過去。戰爭發生以後，慢慢的，她們却遭到了不幸。母親是痛苦的。

現在，母親却是加倍的痛苦。她的心酸起來。她突然那樣衝動想去擁抱母親，想去哭泣着訴說：這一切，完全是爲了二哥的不好。她不能夠原諒他；他的回來，反而給母親增加了痛苦。

星期天，周伯英上午到城市裏去，會了幾個朋友。在城市裏，時光像有人來竊取那樣，不知不覺便混過去了。回家來，已經是上燈的時候。

天氣炎熱起來，他回家以後，便在院子裏乘涼。那夜晚的月色很好。雖然遠處的天空是黑沉沉的，但近處的天空却皎潔無比，飄浮着幾朵發光的銀白色的雲。他呆呆的看了一陣月亮。

他的心情是空空洞洞的。他比從前更加不安。今天跑了一天，就爲了探聽職業的消息，這使他一想到這裏便心慌。他了解了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在尋覓職業時的苦惱。他在樂觀起來的時候，會高興得想跳起來，想大聲的呼叫，但隨着又會悲觀起來，那時候心裏面便冷冰冰的。他的職業的計劃，就像那高高的懸在天空的月亮一樣，儘管光彩奪目，他還無從用手摸到它。

他感到整個的城市都在壓迫他。忽然一個朋友的影子閃到他的眼前，是那個百貨公司的經理，好像就掌握了這整個城市的力量，正在壓迫他，輕蔑的看着他。他覺得受了侮辱，立刻憤怒起來。

雖然那個經理並沒有在面前，這只是一個幻象，但他終於感到失敗的是自己。他不服氣，以爲這

不是最後的結果。

那夜晚他失了眠。這小院，這頹敗的屋子，更在殘酷的壓迫着他，給他許多痛苦的印象，他逃不出去。他仍然爲自己的煩惱找不到解答。那天，他悲苦的衝出這院子，在田野裏去跑了許久，跑得遠遠的，最後還是又回到這裏來。

他最近的情感變得那樣粗糙，有個時候會無端的仇恨着一切的人。過後他知道這是錯誤的。他忘去母親，三妹，忘去對家庭的愛和責任，——這些，連他自己也沒有感到，便在心上忽然消失了。他不再記起這些。這時候，正是他的苦惱升到最高峯的時候。

到最近，他忽然隱隱的覺得他的愛情不會得到結果，幾天來這思想是那樣明顯的打擊着他。他又在強烈的和這思想作着掙扎，彷彿燈蛾的要撲火一樣。

另一方面，對於郭林，他的感情却變得更加細緻。他設想着他自己要怎樣的對她忠實，愛她一輩子。他不怕她將來會變醜，就是現在便立刻變得醜陋了，他也一樣崇拜她。

月光靜靜的從窗隙中漏了進來，在屋子裏劃了幾條線，映了幾個橢圓形的銀色的印子。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幾次，過後感到一點炎熱，便起身將窗戶打開。月光便立刻從那個大空隙裏擁進來，先前的幾條線和幾個橢圓形的印子，便匯合到舖在地面的那一片銀灰色的光裏面去了。

遠遠的地面有幾聲狗叫，夜顯得很荒涼。市鎮上還殘留着許多人聲；一個中年人，用着鬱悶的聲

音，唱着小調從一條巷子裏走過去了。他聽着這些，感到夜在深下去。

他知道失眠的可怕，便預備好好的睡覺。但他不安着。他接着又開始幻想那一切事情。

「哎，我的棣，棣，我永遠愛你，愛你！」

他開始輕聲的熱情的叫，彷彿郭棣就在懷抱裏。他像在說出一個神聖的誓言。他微笑起來，像這一切事情在真實的進行着。

就是她的名字，也够他喜悅。他熱情的說了一陣，過後知道懷裏是空虛的，並沒有她。他有點難堪的，寂寞的對着這屋子發呆。

「我對她好，永遠不使她生氣，不使她有一點憂愁！」

他又開始興奮的想。凡是年輕的情人間，所有的一切事情他都想到了。他同她到電影院去，要選擇她喜歡看的片子，他就感不到一點興趣，也一定會與高采烈的陪她看到底。他們有時候會爲佈置家庭，會爲購買東西互相計議，他一定順從她的意見，完全照着她的話去辦。要是她作客去了，他一定會像小孩子盼望母親一樣的等待她回家，會一直不安的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他要辦到她說出來的一切事，還要辦到她正在心裏想的事，甚至沒有想到的事。

要是他到什麼地方去，他們離別了。這離別自然不會是長久的，只不過幾天。但這幾天在他的感覺裏會是怎樣一個悠長的時間。他回來了，他會首先尋找她。

他在最初發現她的一刻，臉上煥發出光采，撲上去，摟着她，叫：

「我的棣，棣！」

這叫聲便說明了一切。他目不轉睛的望着懷裏的人，像看到一個新的她，一個完全新的她。她的快樂的眼光也勇敢的射向他。那一對眼珠好美麗。他喘息着，說不出話來，只短促的叫：

「我的乖，你奪了我的命！」

她有點害羞，微微俯下頭。他隨着吃吃的笑起來。

他想像着。過後，他的頭變得沉重起來。睡眠好像永遠的消失了。月光在屋子裏變換了位置。

他變得非常煩惱。雖然他在這時再次地決定了，要堅定的愛她，任何人都不能夠代替她，但他畢竟感到這愛情，使他的生命正在腐爛。他已經得到了這個結果。他的精神變得恍惚，面色一天天的蒼白起來。

他不能夠安靜，睡不着，便翻起身來，站在床邊，望着窗外的天空。夜很靜了。只有月亮和他還沒有睡眠。他冀求那皎潔天空，來洗去心上過多的思想，來改變他的處境。

月夜的天空那樣美，可是沒有救出他。他的頭更加沉重，生理的不愉快，又加深了心理的不愉快，他在床沿上坐下來。

他有的只是空想，和長長的無盡的期待的時刻。一個年青的生命就這樣的消沉下去。他痛苦的感

到這一切。

他非常不願意再這樣過下去。他感到一個自責。但他能够放棄這愛情嗎？

這愛情成爲他的一個重負，還在逐漸加重。他沒有力量卸下它。郭棟在他，是那樣的可愛，不容許懷疑。

那個痛苦的晚上過去了。新的日子又到來。接着又過去幾天。他的生活是那樣的單調。他的愛情會得不到結果的這個感覺，是在殘酷的打擊着他。

日子久了，這些日子好像證明了一件事，這樣長久的時間沒有使他成功，給他留下的便將是失敗了。他覺得心慌。沒有一件事可以表示他和郭家的關係可以好轉。在這些日子裏，這是那樣簡單的事實，他在以前却好像沒有覺察到。

他又強烈的和這個感覺鬥爭着，仍舊相信他可以成功。

幾次和郭大姨爹會晤，他都沒有勇氣提出結婚的問題，這決定他的命運的事。從他回到後方來，四個月過去了。他要去將這個問題說清楚，再不能夠等待。

「郭家有什麼理由呢？拒絕，承認，要給我一個回答！」

他憤怒的想。他在苦惱極了的時候，便想，只要得到郭家的一個回答，一個字便行。他們可以乾脆的告訴他。要是他們拒絕，他就不再說第二句話。

「我只要他們說一個字！」

那幾天，這思想鼓舞着他。他無數次在心裏這樣告訴自己。在那幾天裏，他的生活澈底改變了，丟開一切的事，只爲這焦急着。他不和家裏的人說話，拿一種憤怒的表情對付她們，雖然他並沒有惱怒她們。

這使家裏的人很駭怕。周伯菊深深的引起了反感。母親惶恐着。

一天上午，周伯英到城市裏去了。他是到郭家去，向他們談這一切事情。一個力量迫使他這樣。

郭大姨爹沒有在家。他遲疑了一下，問：「他到哪裏去了？」那個女僕神情慌張的回答：「到鋪子裏去了！」他立刻決定到郭大姨爹的商店裏去。他轉身急急的走出郭家，向那一帶繁華的商業區走去。到了那家商店，店裏的人却說郭大老爺今天還沒有來過。

他決定在城市裏等待一個時候，再到郭家去。郭大姨爹中午過後常常在家裏。他混雜在那往各處流的人羣中。

他是不安寧的，每停歇一個時候，心便跳起來。今天，將決定他的一切。不能夠等到明天的。他下了最大的決心。

他狂亂得不能夠在一個地方停留，只有走動着。今天會得到什麼結果呢？這是已經逼到眼前來的

事。那一個結果就要到來。但他不知道會是一個什麼結果。

「只是下一刻的事！」

他想像着那一個「下一刻」。這使他好心亂。他喘息着安慰自己：不久便會得到一個結果了。這一個期待的時刻會終結的。

「他們拒絕嗎，或是接受？」

他過度緊張的想。他們如果拒絕了，說出悔婚的話，——這是多麼殘酷得不可想像的事，他好像覺得不會如此。這個結果是嚴重的。他整個的生活會像冰山一樣的在這面前崩塌了。他不能缺少那個姑娘。

如果這是事實，他發急的想，他會哀求他們，他立刻向郭大姨爹跪下去。他感到羞恥的迅速的紅了臉，糾正自己：不能夠跪下去。他好好的向他們哀求，用一切道理哀求，訴說他是一個好青年，使他們了解他。他會拿事實給他們看。他將使郭棣幸福，永遠的幸福。他祈求他們遵守婚約。

他想，「我一定要這樣。」他的心安了一點。但不久他又陷在狂亂中，依然爲這個問題煩惱。整個的上午便這樣過去。他輪流的想到每個答案，又再重複的想着。

漸漸的，東方的天空起了一朵烏雲。當那朵雲向前走的時候，它的身軀便越變越臃腫，後半截身子還隱藏在後面，不知道有好大。它的身邊，比它稍稍落了後，又有那樣的烏雲開始現出來。

近處的天空還罩着陽光，使人感到炎熱。一切還那樣明亮。

太陽正在頭頂上。是開始到郭家去的時候。他的心跳立刻厲害起來，簡直害怕那一分一秒正在移動的時間。他走着，完全沒有覺察到週圍的一切活動。

街面上仍然是熱鬧的。但那風雨的信號，正向這裏疾行着，被幾個人注意到了。有人向天空仰起頭。

在他 走到郭家住的那條街的時候，起了一陣風。那陣風掃過一切，又平靜了。接着風又呼嘯起來。陽光還是強烈的，統治着這裏。那陣風使他在不安裏忽然恐怖了一下，像有人推了他。

他出了汗，背濕透了。在離開郭家的院子不遠的地方，他看到回家的郭大姨爹，正跨進了門。他知道再不會撲一空。一切事情，都將在那立刻到來的時間裏發生出來。

那個女僕出來迎接着他。她說：

「大老爺還沒有回來呢！太太在，太太在！……」

他突然說不出一句話，陷到一個更痛苦的境地裏。他清楚的看到郭大姨爹才走進這院子。

郭太太慌張的出來了。她顯得很生疏的叫：

「二少爺，你好？請裏面坐！請裏面坐！」

他呆呆的走進客室，遵照着她的話，坐下來。他沒有笑容，雖然在先想到在這裏，要和顯悅色的

客氣的，委婉的說出一切。他過後才慢慢的露出笑容來。

上午，郭大姨爹是在家裏的。他知道周伯英來是爲了什麼事，便吩咐女僕回答沒有在家。他過後佈置好了一切。他要毀棄婚約，這已經到了成熟的時候。他甚至覺得早一點通知周家，是他的良心的表現。過後他還例外的急起來，要了結這件事，像收歇一宗賠本的生意一樣。

他不便自己出面，便將這個任務交給郭太太。他利用她是一個女人，使周伯英不好申辯，就申辯也沒有用，她却可以自由的說出一切，就說錯了也不關事。他上午就將要說的話告訴了她，才上街。下午回來的時候，他沒有發現跟在後面的周伯英。

郭棟知道了這一切事情。在下午客人到來的時候，她緊張着。父親沒有留意她。她在自己的房裏注意着眼前就要發生的事。

郭太太不願意接受這個任務，但又不能夠違抗。在郭大姨爹的監視下，她走了出去。她很不安。她平常就只習慣於做家裏的一些瑣屑的事情，沒有單獨的和別人接洽過一件重要的事。她很害怕今天的這個場面。

她在周伯英的面前坐下，她死死的記住丈夫的話，好一一的說出來。

「二少爺，你離開家鄉六年多了。你是在六年前和小女訂的婚，真是承不棄呵！哎，這樣久了，二少爺，你在外面升官發財，多好啊！……」

她大聲的，沒有表情的說。周伯英顯得有點好奇的緊張的聽着。她接着稱道周家，感謝周家。她過後停頓了一下。

「二少爺！……」

她突然怯生生的叫。她不再敢看他一下。她的臉紅了。

「真是承不棄呵！……只是那個時候，小女的年紀小了。現在，父母作主的婚姻是不作數的。小女那個時候還不懂事。我們作父母的，實在不能够作主呵！……」

她的臉完全紅了，聲音裏夾了點顫抖。她笨拙得不能够說謊。她停頓了一下，好使自己真靜一點。她害怕的等待着就要來的他的一場激烈的申辯。

她開始繼續說下去。

但這次她才說了幾句話，突然周伯英站了起來。他沒有說話，也沒有招呼誰，就昂着頭迅速的衝出這間屋子。她的聲音還在响着，還沒有說完正在說的一句話。

她驚愕着，還有許多理由沒有說完。那個青年人的這種突然的狂暴的舉動真是奇怪。她對那空空的座位說完了那一句話後，便發起呆來。

周伯英走出客室，又急急的走出了這院子。

十三

外面，正吹起一陣大風。陽光暗澹了下來。風長號着掃過去，吹起滿街灰塵，在地面像波浪一樣的捲立起來。人們的衣服，都向着一個方向，不住的飄動着。有人揉着眼睛，暫時停住了脚步。

烏雲在天空，正在聚集自己的同伴，像被誰惹怒了。它們破壞了天空的平靜。天空迅速的在它們到來的時候隱藏起來，像畏禍的小孩子那樣恨不得完全藏躲起自己。太陽在烏雲的空隙裏露出一角，向地面放射光明。烏雲和太陽都向着一個方向趕路，但太陽的脚步顯得太遲緩了，每一片後來的烏雲，都迅速地走到它的前面去，拋開了它。

許多人驚惶的走着，或者尋找一個地方停下來。一片嘈雜的聲音，增加了滿街的慌亂。這裏，那裏，都是呼叫人的聲音，催促人去把露天裏的東西收檢回來。

在晒樓上，女僕或者主婦正在忙碌着，將竹竿上晾的衣服收下來。還沒有收下來的衣服，正在不馴服的向着一個方向飄蕩，獵獵的作聲。

周伯英迅速的就投進這個嘈雜的世界裏。面前的洶湧着人事的世界，用着最巨大的力量向前冲

激。人事的浪花永遠的撲打着。一個泡沫的湧現或者消失，在巨大的撲打裏是那樣渺小。他從郭家的院子裏走出來，面前的強烈的世界就撼動了他。他適才的不幸，儘管在他就是一切。但這個世界却一點沒有感到什麼，就好像一個泡沫的影響一樣。

這個世界，在最初的一刻，是那樣驚動了他。他好像一直在黑暗裏生活的小生物，突然被曝露到陽光下面來一樣的驚異。他好像想像不到這個世界還在活動，而且一切還那樣強烈，就好像他想像不到自己在遭遇這樣的不幸以後，還是活着的一樣。

這個感覺，在他看到這世界的第一眼裏，很快的便在心中閃現過去。只在那迅速就消失了的一頃刻，他看到面前的世界。這個感覺幾乎像是一下鞭打一樣。接着他又回到自己的世界裏，被剛才的情形惱怒。

他好像感到這個世界立刻就要爆炸，一切都將毀滅了。甚至這個爆炸還來得太遲了一點。他覺得這才是真實的。他和這個世界已經有了解不開的仇恨。

在郭家的客室裏，他心裏展開了一個屈辱的鬥爭。他要得到愛情，得到幸福，得到溫柔，就把心當面給對方掏出來也願意。一方面，他又感覺到一個非常屈辱的，他從來沒有走進去過的痛苦的境界。

他期待得到一個好結果。這是必定要如此的。他將使出一切力量。他帶了這樣的要求來聽郭太太

的話。

但她的話却漸漸的違反了他的要求。過後，話的內容是那樣明白了。他迅速的在心裏感到這個，在不再懷疑的時候，便像有一個重重的東西打擊了他，驚動了他。他清楚的明白了一切。他和這個感覺的來臨同時站了起來，不再需要說什麼話，只需要離開這裏，不可能再延遲一刻。他那樣悲壯的，像一個弱者突然在最後伸出反抗的手來那樣的前昂起了頭。他沒有再聽她的正在說的話，沒有再看那院子裏的一切。

他覺得那個院子非常的骯髒，有害，超過一切的骯髒，有害。這個感覺包圍了他，像使人不能夠呼吸那樣的迫使他離開。

他得到結果了。

街上，亂紛紛的樣子，除了在最初的一刻，他完全沒有感覺到。他那樣憤怒。他被欺負了，給人從高高的懸岩上推了下來，好像已經粉身碎骨。他自然再不能夠爬到那懸岩上去。粉碎了的簡直還是一個世界。

他感到人們的卑劣，無恥，他的心再不能夠忍受。在這裏，他和郭棟，那個可愛的美麗的姑娘永遠分別了。他已經沒有可能佔有她。同時還有一個力量迫使他自己也這樣。

他仍舊感到焦急和不幸，像一個墜到水裏的無所憑依的人。他想到這一刻以前的夢想，那重重地

厭在他身上的夢想，便心酸起來，爆發一個像在賭徒輸光財產過後一樣的大大的憤怒。

這個世界是不可理解的。他拿一顆最好的最溫柔的心去對人，却得到這樣的結果，却沒有人了解他。他仇恨郭大姨爹，鄙視郭大姨爹，——一種到了極點的鄙視。那個小商人的影子不斷的在面前搖幌，他要罵出聲來。

他走着，沒有感到滿街的紛亂。連他的行走，自己也沒有覺察到。

天空迅速的變化着。雲又散開了些。但太陽却完全隱沒了。有一種像水蒸氣一樣的煙霧，散開在四方，給烏雲鋪底子。一切都變得陰暗了，和那天空像是一種顏色。

街上忙亂的情形減少了些，已經有許多人在悠閒的仰着頭看雲。他們離自己的房屋那樣近，預備立刻就可以走回去。驚惶的人，却比從前更慌亂的急急走着，希望可以走到他們原來要去的地方。

風一陣呼呼的響，使許多掛在壁上的東西搖幌起來，使行走的人吃力的走着，用手掩住了臉。灰塵在人們的跟裏，看得見的，大大的翻了一個身的揚起來，有時從街的這面，憤怒的撲到那面去。

歡樂的是小孩子。他們從開始起就是歡樂的，從這裏跑到那裏，聚集了一羣。但在先，他們的母親正在緊張的指揮他們，去收檢什麼東西。他們收檢了一樣，就又跑開了，但接着又被母親大聲的呵斥的喚回來。他們不願做那種單調的工作。現在，他們是自由的，聚集了一大羣，在一個院子的門口，臉上浮着笑容，適才被母親叫喚的不安完全失去了，用一種清脆的聲音一齊唱：

天老爺，

下大雨，

保蔭娃娃吃白米！

這歌聲正飄進他的耳朵，一個一個字是那樣清楚；他在童年時候就會經這樣唱過。他聽到這歌聲，它是那樣響亮。但他又沒有聽到它，因為它雖然在耳朵裏清楚的響着，他的心却完全沒有感到，沒有接受。

一陣大風吹來，他掩住了臉；但他感不到在吹風。他在匆忙裏，給一個迎面走來的人讓開了道路；但他感不到自己是在這樣做。他感不到烏雲偷去了天空，面前變得陰沉沉的。

不久，天空的雲又合攏來，更密了些。

他的悲哀是巨大的，這整個的世界都違逆了他。他貧窮了。他沒有得到優越的職業。他的溫柔的愛情成了一個幻夢。他是不應該遭受這一切的，但又違抗不了這一切。

在這樣一個大力的下面，他感到的不只是愛情的破滅，而是一切希望的破滅。

他的情慾，他的一切夢想，都變得冷冰冰的了。代替的是一個殘酷的，然而真實的世界，不可能

有着浮華的夢想，不可能把自己當作世界的中心。他落在一個實在的地位上。他所渴求的愛情，他的夢想，一切都過去了，在他的心上重重的踐踏着過去了。

他已經離開熱鬧的市區，走在通向郊區的公路上。兩旁或疏或密的點綴着房屋和小小的街市。

這時，雨從遠處落了過來，雨雲急急的向這邊旋舞着。第一陣雨，和着旋風，像要搖撼一切那樣的打着，吹着，發出一種騷音。但不久雨便停了，風也息了。接着它們又撲過來，抱着大地恣意的扭打。

他感到頭上的雨點，但沒有想到要去躲避。他仍舊急急的走着。路邊屋子裏的人，都好奇的望着他，替他發急。雨幾次這樣的時落時停，最後，才狂暴的不再停歇的落起來。雨先是傾斜的洒落，現在變成直線的洒落了。

地面噴吐出白色的輕煙，雨點像在激起地面的燃燒。雨的聲音是清脆的，急驟的，宏大的，壓住了一切。

烏雲沉重的，被什麼壓抑着似的凝結在天空。天色變得很陰暗了。

在那沒有止歇的雨落起來的時候，那像在傾倒一樣的雨點打在身上來的時候，他在一個院子的門前停下來。

一個賣紙煙和糖果的老人，正在那裏享受中飯。一個可憐的小攤子擺在面前，那院子的門是掩着

的。門前有兩排石凳。

他在一邊石凳上坐下來。那個老人和善的，關心的說：

「你先生，一身都淋濕了呵！」

他沒有聽到。他的臉色是蒼白的，可怕的。那個老人埋下頭，繼續吃飯。那門前寂寞得很，只有這兩個人。雨將人們都關在屋子裏去了。

他在這裏停下來，好像是一個習慣。他並不怕那雨。他甚至還願意在那雨裏一直走到生命完盡的時候。他坐著，凝住神，仍舊沉浸在原先的悲哀和憤怒裏。

遠遠的響起一陣隱約的雷聲，接着又沉重的響亮的呼嘯起來。突然，像山崩一樣，地裂一樣，嘩啦啦，一個長長的巨大的聲音，在他們的頭上爆發。一道閃電和那聲音分辨不出先後的，刺眼的從天空急劇的降下，又在天空迸裂。

他們厲害地被震動着。在這聲音裏，被震動的不只是他們，簡直是整個世界。他們彷彿感到地面在抖動，面前的景物將要傾倒，有什麼東西正在向他們頭上墜下來。

那個老人停住吃飯，張大眼睛說：

「嚇，嚇，好大的雷呵！」

那聲音使他從自己的世界裏醒轉來。儘管雷聲好像正在毀滅什麼東西，好像要捕捉到面前的一

切，他却一點沒有懼怕。那聲音還突然使他更加勇壯。

雷聲過去了，他才發現面前的老人。老人是極褻的，臉上的皮膚已經收縮了，起了皺，在時光裏變成枯黃色，正端起一碗顏色很壞的顯然是霉米煮成的飯，又開始繼續細細的咀嚼。

他看到老人身邊唯一的一隻菜碗，裏面盛了青色的蔬菜，份量很少，一眼便看得出來缺少油份。老人珍惜的伸出筷子夾了一箸，在舉起手來的時候，菜突然滑落下去。老人彎下身，用手將那幾片菜從地上拾起來，放在碗裏，同時還發現幾顆先掉下來的飯粒，又再仔細的拾起來。

在那老人彎下身去，用手指觸到那箸菜的時候，他突然生起一個痛苦的感覺。那老人又滿足的咀嚼着的時候，一個嚴肅的東西深深的搖撼着他。

那老人是在這樣生活，人間還存在着這樣的生活。人間還有一個陰暗的，卑微的角落。他注意的望着那老人，看到那簡單的陳舊的貨物，這便應當是他全部的財產。老人一眼便看得出來是善良的人，顯然一直是在這樣的生活裏生長，衰老。

由不遠的地方開始，一陣雷聲，又大踏步的跨到這邊來了。接連着有一個更響的雷。雷聲停歇了，又發作起來。

電光迅速的，彎曲的在天空劃過去。

「雷！你打得更大些吧，更大些吧！」

他在心裏叫，抬起頭勇敢的望着天空，眼睛在閃電的照明裏有點昏眩。他被雷聲激怒起來，願意世界就在這個時候毀滅。他無視一切的痛苦。他祈求雷打得更大，甚至毀滅了世界，在這更大的聲音裏，在這毀滅裏，他才會安寧。

在天空又沉寂起來的時候，他回到先前的思想裏。那個老人才真正是貧窮的。「他是在怎樣的生

活呵！活過了這樣多年！他老了！」他想。
過了一會，他又想，「我還不能夠算是不幸的，我並沒有遭遇到什麼！」他慚愧起來。在這老人面前，他彷彿負了罪。

他向這社會要求的，是那些溫柔的東西，華麗的東西。他在戰爭裏面求安逸。「我原來不是這樣的呵！」他想。他是肯吃苦的。但一個什麼力量把他帶到這上面來了，而且越升越高。

他仔細的想，他的家庭並不算貧窮，只是失去從前的優裕，只是他的要求過高了。

想到戰爭，他的眼淚迅速的湧出來了。他感動的記起從前的生活。他是純潔的，熱愛這戰爭的。他深深的知道這個國家要經過怎樣的過程才能够得到出路。但他現在離開戰爭，只替個人打算了，只在幻想勝利，幻想光明的時候。

在後方，沒有一點戰爭的影子。前方其實也早變成了荒淫的後方。他只感到一個力量在使人麻木，墮落，他就變成現在這樣。

他那樣感動，像自己又回到戰爭的身邊來。他憤怒的感到戰爭被歪曲了樣子，感到那腐蝕的力量還正在擴張。他找不到一點那熟識的戰爭的面目，連他自己也和它隔絕的太久了。

他流過幾滴眼淚，心情舒適了一會。他過後痛苦的感到腐蝕的力量那樣大，沒有一點力量去搖撼它一下。他四個多月來的生活，就是在那個力量的下面。

天空閃亮了一下，雷聲又沉重的響起來。

他感到自己的愚蠢，骯髒。雷聲接連的在天空滾過去。那長長的雷聲停歇以後，他看到那老人早就吃完了飯，正在寂寞的望着雨。那老人看到他的眼光，便又好心的向這奇特的過路人說：

「你先生從哪裏來呵，唉，一身都打濕了！」

他快樂的回答了那老人的話。他發覺到自己的衣服那樣濕。雨已經小了。門前的路上，有一帶地方，雨水漲成了小溪流。不一會，雨又大起來，在地上激起許多水泡。

在這一天裏，周太太非常的不安，開始覺得痛苦的沉重。兒子的改變那樣顯明，她懼怕着。她知道他的痛苦，能够了解到那種心情。他已經是二十幾歲的人，還沒有結婚，她也不能够怪他對郭棟生出愛。

兒子不能够沒有職業了，家庭爲這開始感到窘迫。但她更關心兒子一些，這個憂慮，只偶然的在心上顯現一下。她還是相信兒子會得到幸運。

上午，她失去一切興趣，只孤獨的在屋子裏找一些零碎的事來做。她想到大兒子。從前，他的死沒有使她感到這樣的不幸。近來，這一切事情，和她的失意，把他的死亡顯得更加沉重起來，更加刺痛她的心，使她頻頻的記起他。

過後，在不安裏，她在牀上昏沉沉的睡過去。到吃午飯的時候，李老婆婆走進房裏來叫她。她迷迷糊糊的回答了一聲：「不吃飯。」李老婆婆便走出房去。

她又睡熟過去。她開始昏沉沉的睡過去的時候，就懷着一個巨大的不安，那不安又被帶進睡眠裏。她常常驚怕的醒來，這時似睡非睡的，心裏作着奇怪的活動。過了一陣，她才又睡熟。這樣的有了幾次。

慢慢的，她到了一個地方，好像就在從前的小院裏。面前陰沉沉的。她在那裏呆呆的站着，心裏很不安，但又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。她的面前沒有一個人。

好像家裏的人，都在赴一個什麼宴會，她已經等待了他們很久。她開始在那裏走動着，却又忽然變了一個樣子。她回到初次作母親的時光裏。她在等待那還在呀呀哭的寶貝兒子。他被什麼人抱走了很久。她盼望再聽到那哭聲。

她突然不知道怎樣的厲害的懼怕起來。過了一會，在面前的陰沉沉裏，走出來一個血淋淋的人。看到一點紅的時候，她便立刻回到中年的時光，是一個失去了兒子的母親。她知道那是開伯奈到來

了。和他的出現同時，她撲上前去，要拉住他，一面叫：

「荖兒，荖兒！……」

他沒有讓開，但她却拉不住。她又撲上去。他永遠在面前。她消失了恐懼和不安，只被面前這景像支配。她撲了幾次，彷彿撲累了，才停止下來。

她像知道他那樣的說：

「荖兒，你回來了，你會媽來了！……」

他沒有說話。她注意的望着他。他沒有兩頰；沒有手臂，兩隻腳只有骨頭了，代替那些地方的是鮮血。她悲聲的叫：

「你好苦呵！……」

他滴着血的面孔沒有動，眼睛閃光的望着她，仍舊沒有說話。她叫，「你說話呀！」他還是那樣。

她渴望聽到他說話，聽到他的一切情形。她這樣期待了許多日子。她知道他，也一定有許多話要說，這母子的相會是怎樣動人的情景。但他却像一段木頭一樣。

「你說話呀！……」

她發急的叫，他還是呆呆的。她撲上前去，一面又這樣叫。他仍舊在前面。這時，週圍忽然變成

了一座荒山，她開始在那荒山裏追逐着他，跑遍了各處。

最後，她停下來，傷心的哭了。

她哭了一陣，再抬起頭來。他還在面前，他也在哭，却是無聲的哭，閃光的眼睛滾出淚顆，臉上現出無恨痛苦的样子。她看到了，又爆發一陣更加感動，更加傷心的痛哭。她仍舊不死心的要等待他說話。

在那陣痛哭裏，她醒來了。她保留着全部夢境，心還在跳。她睜開眼睛，床前就站着那個血淋淋的兒子，看到一團紅。她的呼吸立刻迫切起來，好像就把全生命給他交出來也願意。她支持起身子來喊：

「茶兒，茶兒！……」

和這喊聲同時，嘩啦啦，一個雷聲在屋頂上响起來。那巨大的雷聲搖撼了她一下，却没有移去她的注意力。她望着兒子站立的那個地方，——他却一下消失了。屋子裏是陰沉沉的，正和夢裏是同一個情景。她彷彿又看到一個紅紅的東西顯現了一下。

她注意的看着，在陰沉沉裏，那紅紅的東西却沒有了。但她相信兒子就站在那裏，不會有錯。那原先的夢境是真實的。她立刻走下床來，要在這屋子裏發現他。

一道閃電在窗外劃過去，雷聲接着响起來。風不斷的呼嘯着，從窗口闖進屋子。雨點像要揭開屋

瓦那樣的叫號着。小樓是不安寧的，充滿風聲，雨聲，雷聲，像要支解，倒塌下去。

天空黑得可怕。她在雷聲裏走下床，那陣混亂，使她覺得他就在眼前。

她在屋子裏走了一轉，沒有發現他。她不失望，知道他是鬼魂，不過沒有在屋子裏顯現出來。她回到屋子中央，一陣風把頭髮吹散了，凌亂的在四週飄動着。她沒有整理它。

雷聲發作起來，那悽厲的聲音攪動了她的心。她在那聲音裏叫：

「荖兒，荖兒！……」

雷聲把她帶到一個忘我的境地。電光從天空連續的曲折的降下來。天黑得就像是一個鬼魂活動的世界。她甜蜜的舒了一口氣，就像已經看到兒子了。他站在面前。

她固定的站着，頭髮不住的飄動。她望着前面，說：

「你好苦啊！……你那樣死了，你在陰間也會受苦的。你的尸體都不全。你要媽替你辦什麼事？……」

他慶幸得到這樣一個機會，兒子回來了。她望着前面，像看到了他。夢裏的景像便顯現出來。他週身是血淋淋的，面孔沒有動，眼睛閃光的望着她。他的只有骨頭的兩隻腳在清楚的滴着血。

那樣子好可怕。突然，她記起他是不會說話的。她悲痛起來。

他一定有千萬種冤屈要告訴她。他一定是非常不安的。那種說不出話的樣子，便表示冤屈的沉

痛。一個那樣死去的鬼魂，當然會有許多冤屈。

那個血淋淋的兒子，險好像歪曲起來，正在無聲的哭泣。眼淚無聲的連續的滴下來。

她哽咽起來。突然，一個憤怒在心裏覺醒了。她瘋狂了一樣的叫：

「你爲什麼死了，你爲什麼死了？……天，還我的兒子來！……」

一個雷聲重重的從屋頂上滾過。她仰着頭，沒有看到電光。眼前是陰沉沉的。她飄動的頭髮遮沒了眼睛。

她冤苦的叫。雷聲，雨聲，風聲在回答她。

那個紅紅的影子又消失了。她再在屋子裏去探尋兒子，但沒有看到他。她衰弱的從床上倒下來。她微微的昏迷了一會；不久便醒來，痛苦也醒來了。

她感到自己的責任，想：

「我對不起死人了！在我手上，家便敗下去了，兒子年紀輕輕的便死了一個！……」

她感到對不住老爺，那死去的善良的丈夫。他遺留下責任給她。但她想到了，大兒子到陰間去，這父子相會的情形是怎樣動人。兒子得到父親的照顧。她感動起來。

「你會看到爸爸了！……」

她輕聲的，溫柔的說。

她感到心上的愁苦太沉重，好像担負不了。眼前的愁苦就無法解除。周伯英着了魔。他從前不是這樣的，是聰明而又善良的，儘管還不解事。

她明白兒子的遭遇，但他的改變實在太大了，不能不使人憂心。他一定着了魔，有什麼鬼魂要在他身上來報冤仇。

但周家沒有欠過人的恩怨。她不安甯的站立起來，那陣風聲，雨聲，雷聲擁抱了她。

她好像要在這屋子裏去發現那些死去的親人，去詢問他們這一切是爲了什麼。她的凌亂的頭髮，又開始飄動起來。

面前是陰沉沉的。她低聲的，充滿怨苦的問：

「我們作了什麼孽？……」

這時，一陣狂暴的雷聲發作了，那聲音觸怒了她。她仰起頭來，望着窗口滿是烏雪的天，像在找尋那雷聲的方向。一道巨大的閃電的光，射到她的臉上，眼睛一陣昏眩。那陣雷聲在這一刻裏，迅速的把她的痛苦擁到一個更高的境地，不容許有她的意志。她又像在祈求雷聲，祈求一切，使活着的兒子回復他的聰明，那些尋雪的鬼魂快快離去。她要保護兒子。

在周伯英的皮鞋聲響起來，離開了客室，郭太太的話停下來時候，郭棣在自己的房裏突然發起呆來。她的屋子離客室不遠，可以聽到那裏的响動。她先關了房門，便這樣的聽了一陣。

客室裏的談話，使她緊張着。她很早便知道父親的主意，最近，又明顯的感到了周伯英的愛。但她不知道他的愛是那樣深，那樣癡迷。她有一刻是幸福的，感到有人在愛自己，好像嬰兒在搖籃裏迷迷糊糊的感到迷醉一樣。

但這一刻過去了，却留下的是殘酷。這愛情只是一個夢幻。她雖然是他的未婚妻，但這關係，正像水上飄着的泡沫一樣，立刻就要消失了。他們不久便將是路人。

她是抱怨父親的。但是，周家同她也疏遠了。她在這中間，沒有一點力量。

周伯英的回來，使她感到一個沉重的東西。她寧願他不愛她。他愛她，便使她很痛苦。這愛情像一個她所卸不下來的重担。

今天，便是決定這一切的時候了。她在屋子裏緊張的聽着。她知道會給他一個巨大的，殘酷的失望，把六年前的婚約毀棄，在郭家的門前把他永遠的逐開。他們是負義的，忘恩的。在那屋子裏，她覺得，她感到的殘酷和痛苦，更勝過那青年男子。

當母親說到「小女」的那個時候，她迅速的感到污辱了自己。母親在說謊，她想反抗。母親把一個不潔的東西蒙到她的頭上。

他的突然離去，使她呆住了。忽然，一個衝動使她開了房門，匆匆的走到晒樓上去。

一陣大風立刻吹散了她的頭髮，吹得衣服不住的飄動。她最先幾乎不能夠呼吸。風的聲音充盈了

那裏，四處都有同樣的呼嘯。

在晒樓上面，可以看到一條長長的街。樓上凌亂的放着幾根光光的才收下衣服的竹竿，幾乎絆倒了她。

她衝到晒樓的邊緣，向街上望去。

街上亂糟糟的，有人匆忙的走着，有人在呼叫。密密麻麻的人塞滿了那裏。她定睛的看着下面的街道，在人叢裏面尋找什麼。

來往的人那樣多。她緊張的，急切的看着，想發現一個人。她的目光隨過幾個匆忙的走着的人，結果又折回來。

過了一陣，她失望了。她沒有再看到一下周伯英。他這時已經應該遠遠的離開了這裏。

她仍舊呆呆的在那裏站着，但沒有再看街景。四圍的一切都是風雨將來的狂暴的樣子。

這大風，這烏雲，和她是沒有關係的。她像被一切遺棄了。她是孤獨的。她感不到她的生命有什麼意義。她憎厭自己。

六年前的日子，突然在她的心上湧現出來。那過去的日子是太遙遠了，然而這時却又過份顯得甜蜜，溫柔，帶了一種想像不到的巨大的力量。

那個印象閃了過去。她的心落在眼前事情上。

她恨不得在什麼地方立刻藏躲起自己來。今天，她的羞恥被帶到一個最高的地方，一個最顯露的地方。她是不會被饒恕的。

她呆呆的站着，任頭髮在風裏飛舞。這樣，久久的，一直到承受着第一陣雨點的時候。

十四

那陣雷雨給周伯英帶來一回小病。他在床上躺了兩天。第三天，病便痊愈了。

兩天的病牀生活，使他領略了一種人生當中最複雜的情味。病是輕微的。他可以思想一切。從回到家裏的時候起，便好像有一個什麼東西在輕輕的搖盪着他，使他朦朧的發生了一種對於自己的愛。

這愛過後變得那樣的強烈。他回憶起適才的事，便生起一種慚愧。他的荒唐的愛情像那陣暴雷雨一樣的結束了。現在回憶起來，就好像那些已經隔了許久，還好像不是在同一個人身上發生的。

一個深刻的反省的力量重新建造了他。這個力量來得那樣突然，那樣快。他料不到自己竟會這樣堅強。在絕望裏，他的善良和理智，立刻便掙扎着復活過來，並且還顯出了突出一切的力量。

對於過去的事，他生起一種強烈的厭棄，不願再想到它。他只隱隱的感到一點殘留的痛苦。這種情味是複雜的。

他發覺到，他和郭棣中間並沒有愛情。他只是在空中想裏生活。他將自己的事業也建築在空中上面，還沒有真實的接觸到這社會醜惡的一面。他對於中國的認識真少得可憐。

這社會是奇怪的，竟會在戰爭那樣真實的事情面前消沉下來了。他也在這真實的事情面前做夢。他爲自己的無知恐懼起來。

戰死的大哥的影子來到他的心上，這是一下鞭策。他感動的哭泣了幾次。但他又立刻感到幸福，因爲他還活着。他在心裏面擴大了對於這個世界的愛。

他的回到後方來的一切夢想，在這裏結束了。病痊愈以後，他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寫信給那個正在作專員的從前學校裏面的教師，說他願意到那邊遠的地方去，預備立刻就動身，他興奮的等待着覆信。

他接着便將在郭家的遭遇，完全告訴了母親。他訴說的時候是痛苦的，感到一種對於自己，和對於世界的難受的情緒，並且攪動了在心裏殘留着的愛情的苦惱。但說完他却輕鬆的，善良的微笑了。母親在這微笑裏迷惑起來。她緊張的聽着敘述，時時就心兒子的情感會發生劇烈的變化，幸好平靜的過去了。她過後迷惑的望着他，不知道怎樣表示自己的意思。

「媽，我想過了，就讓郭家退婚吧！」
他堅定的說。

她呆呆的說不出話。她心裏爲兒子的遭遇，湧起一個大大的痛苦。

幾天裏，她密切的注意着他。他沒有瘋狂，沒有反常的舉動。他將到那個邊遠的地方去的主意也

告訴了她。他還特別表現出快樂和溫柔。她慢慢心安下來。

在那時候，她才說出自己的意見；他們決定將和郭家訂的婚約毀棄了。她還多事的安慰了他一陣，深恐這會傷他的心。

不久，那個專員給他覆了一個電報。他便立刻作着動身的準備。

他的尋覓優越的職業的希望也幻滅了。這個城市雖然那樣大，但尋覓職業的人却也多，而且一切現成的職業都塞滿了人。那種長長的期待是無望的。他清楚的知道不能再留在家裏。

一種新的情緒佔有了他。時間過去了，他才羞恥的感到，在昨天，他那樣自私，那樣瘋狂的只替個人打算，遺忘了家裏的親人。他現在記起了全部的責任，回到才回家的時候的情景。

他忙碌着準備行裝，一方面準備快樂的享受這最後幾天在家庭的時光。他也想早早的離開家庭，能夠在外面對家庭有一點幫助。他產生了頑強的生活的勇氣。對於新的生活，他仍舊生起幻想。他想，到了那裏要好好的，切實的生活，在那就到來的新的日子裏去試驗自己的勇氣。他是興奮的。

在他離開家庭的前一天，家裏面忙碌着。

幾天裏，母親和兒子顯得非常的親密。但周伯菊却獨自站在這親密的外面。她從母親那裏，知道二哥在郭家遭到的事，並且知道他已經決定打消同郭家訂的婚約。

她這個時候却不覺得他打消婚約的舉動是聰明的，因為這嫌太遲了一點。在母親的述說裏，她覺

得他遭受的失敗和侮辱，是可恥的。

他對二哥的反感和輕視更深了一點。她一方面不服氣郭家的這個舉動。在這幾天以前，二哥的行動是怎樣的傷害了母親和她，使整個的家庭陷在不幸裏。她無數次的固定的這樣想：他回家來，只應該幫助家庭，使母親幸福，但他做的却是相反的事。他已經是一個成年了的，該負起責任來的人。

「我恐怕永遠不會原諒他，不會再愛他了！」

她肯定的仇恨的想。她的心立刻感到一陣厲害的酸痛，這個思想是可怕的。她的還沒有入世的善良像被夾在一個什麼東西裏，又立刻狠狠的被撕裂着一樣。

近來，母親稍稍的感到了一點周伯菊對二哥的不滿。她沒有表示什麼，以為這不滿會慢慢消失，不會傷害到兄妹間的感情。她明白女兒的心。她一方面將自己的不安，和對於兒子的焦慮，完全隱瞞了女兒。她們都互相的祕密起自己的情感，怕揭穿它。

周伯英在三妹面前，感到一點羞愧。在她面前，他的默默的眼光，和每一個微小的舉動，都像在祈求她的饒恕。她沒有感到他的善良，心上的仇恨還在燃燒着。

那天晚上，廚房裏響起雞湯翻滾的聲音。周伯英已經將行李收拾好了，安閒的享受這最後一段在家裏的時光。他特別變得冷靜，突然在新的日子的面前感到一陣戰慄。

家裏的人都是快活的，還努力將自己更顯得快活一點。周伯菊對二哥仍然像從前一樣親密。她將

仇恨隱藏在心裏，這是不可能公開的。她早就暗暗的盼望二哥早一點動身。

周太太又經歷到一次和兒子的離別了。她曾經熱切的盼望着他回來，要將他像鳥一樣的關在籠裏，不再離開家庭。但現在，她被一個深深的失望擊倒了。一切幸運幻滅了。在兒子說出要離開家庭的時候，她沒有想一下的便應允了他。她知道不能夠留下他。

吃晚飯的時候，在微弱的桐油燈光下，豐富的菜餚顯示了日子之不尋常。周伯英坐上席，李老婆婆正端來一碗魚，她臉上早露出笑容來，一面說：

「二少爺，多吃一點呵，這是家裏的東西！你明天就要到外面去了。你去做大事呵！我還要活幾年，要親眼看見你接二少娘呢！」

她最後的話說得很不得體，但她不知道。她很快活，以為二少爺到外面去「做大事」，會找許多錢回來，這家庭的日子立刻便可以變好。

他們吃完了飯，突然廚房裏響起一個微弱的聲音。周太太說：「像是貓兒叫呢！」周伯菊說：「聽！」他們都靜默了一會。

但那個聲音沒有再傳來。他們又開始談話的時候，突然一陣尖銳的貓叫響起來了。聲音分明在廚房裏。

母親突然激動的叫：

「是貓兒呢，是貓兒呢！看看去！」

她立刻奔向廚房。開始聽到那叫聲的時候，她的心就一動，想：「怕是麻二回來了？」那叫聲更大。她急急的說：

「怕是麻二呢！」

她覺得自己聽得出牠的叫聲，熟悉牠的叫聲。它一鑽進她的耳朵裏，便聽得出來。她走進廚房，尋覓那聲音所在的地方；但那裏是黑暗的。

她將桐油燈移過來，一個東西便撲到脚下。她彎下身，這好像是意料以內的事，又好像是意料以

外的事。她驚喜的叫：

「麻二！麻二！」

周伯菊已經跑過來。周伯英正站在門邊。周伯菊舉起兩手說：

「真是麻二！真是麻二！」

麻二仰起頭，兩隻前腳向周太太不住的撲。牠的叫聲更大，長久的沒有止歇。聲音是悽厲的，顯

出一種長長的被壓抑住的痛苦，和一種慘烈的快樂。牠奮勇的撲着，想爬到她的身上。周太太等牠撲了一會，便一下抱住牠。牠在她的手腕裏，仍舊不安寧的叫着，但聲音小了許多，還慢慢的柔和起來。

牠的頸上，拖了一截繩子，顯出半年來的生活。牠這時像受够了冤苦的小孩子一樣。

麻二顯得蒼老了，這半年來還變得消瘦一些。牠分明感到面前便是從前和善的，愛牠的主人。牠是在這個主人的手裏面長大的。

李老婆婆也驚奇的走過來。她說：

「牠認得主人家呵！」

周伯菊走過去，伸出手在母親的懷裏，不住的撫摩着牠。

牠的叫聲柔和起來。牠每叫了幾聲，周太太便回答牠：「麻二！麻二！」

牠是從屋頂上跳下來的。在屋頂和牆壁相接的地方，有一個小孔，是牠半年前常常出入的地方。

周太太望着麻二，心裏生起一種異樣的感動。她說：

「喂牠的飯呵！……牠回來得正好，我們今天有吃的！」

牠放下牠，牠便撲到周伯菊懷裏去。牠盛了一碗飯，將席上贖下來的魚湯，魚渣，完全倒在裏面，拌和着。她再在另外留下來，預備明天吃的一碗魚裏揀出幾尾來放在上面。那碗貓食很豐富。

她走過來的時候，麻二早看到了，立刻掙脫開周伯菊，縱身跳下來。牠先咪咪的叫着，那隻碗放在地上的時候，牠已經衝到面前，立刻「虎虎」的吃起來。那咪咪的叫聲暫時停止了。這一切景像，牠那樣熟悉，從前主人便這樣的餵牠。

李老婆婆在抹桌子。周伯菊站到麻二的身邊來，看他怎樣貪饕的吃着。

周太太這時突然沉默着，說不出話。她經歷到一個不平常的情感。她那極激動的想到人事的無常，人們都違逆了他們。這小貓是可愛的，忠實的，使她感到一種溫暖，但在這面前，却更加感觸到人世的寒冷，特別又在兒子將要離去的時候。她呆呆的望着麻二；過後抬起頭來，看到在面前同樣的興奮着的女兒。她說：

「牠餓了！」

她又彎下身去，心情柔和的撫摩着麻二，像在安慰牠，可憐牠。突然，她將臉掉向黑暗的地方去，眼裏湧出來兩顆眼淚。

清晨，周伯英便動身了。母親在天才有點發白的時候便醒來，過後聽到兒子的響動，也起了床。她到廚房去替他燒水，作飯。他得儘早出發，趕到城市去，再過江搭汽車。他去的地方，有兩天汽車路程，再步行一天便到了。

他匆忙的吃完飯，母親一直無言的望着他。過後，他安慰母親說：

「媽，我將來會回來的！」

當腳夫在捆紮行李的時候，他走到三妹的房門前。門關着。他心裏湧起一種深切的對於妹妹的愛，在這愛裏面震動着。他輕輕的叩了幾下門，一面溫柔的說：

「三妹，我走了！」

裏面沒有一點聲音。母親隨着他走來，站在側邊。他說：「她還在睡。讓她多睡一會吧！」他輕輕的走開了。他接着便離開這院子。

二哥到房門外面來的時候，周伯菊是醒着的。她不願起來送他，不願再見到他，便沒有作聲。她當作自己睡過去了。

他離去過後，她再閉下眼睛睡着。她的心是堅硬的。

在將吃早飯的時候，她醒來。她穿好衣服，想到二哥已經離開家庭了。但她却不能够就這樣的忘却他，還痛苦的記起了他。

她仍舊固執地不原諒他。但這樣一個強烈的印象，湧現在眼前：他穿了一身學校裏的制服，帶着書包，好像在她的面前跑跳，一面叫她。他的臉是小小的，白皙的，鼻子很端正，彷彿還晒着陽光。

她也彷彿矮了一截，變成一個幼小的姑娘。她站在從前那個小院的門口，常常在二哥放學回家的時候，這樣的迎接着他。他那種跑跳的樣子，在她是最深刻的。

這些記憶，她不能够抹去。他們從前是怎樣親愛。他們長長的生活在一起。她的生命裏便夾了一個他。

她不自覺的沉沒在回憶裏。他跑跳着走過來的時候，她只想要他學公雞叫。她溫柔的央求着：

「二哥，又叫，又叫，咯咯咯！」

這是他才從學校裏學會的口技。他使用兩隻手掩住嘴，「咯咯咯」的叫起來。她說：「天亮了！李老婆婆，快起來熱洗臉水呵！」

她說了，便又一陣旋風似的在院子裏飛跑着，好像立刻插上羽毛。跑了幾轉，她覺得自己已經儘够是一隻雞了，便也用兩隻手掩住嘴，大聲的叫：

「咯咯咯！……！」

這回是二哥說：

「天亮了！李老婆婆，快起來掃地抹桌子呵！」

遲一點回來的大哥站在一邊，沒有參加進來，裝作自己已經懂事了。母親跑出來，大聲的說：

「快進去，把書包放起呀！」

一會兒，他們在客室裏了，她站在當中的桌子邊，桌子上擺着一個硯台，一個茶杯，幾本書。她在開商店。

二哥幫助她佈置好了，便又走開。到一個不遠的地方，他轉過身來，裝作顧客的神氣，向那商店走去。

她發急的，用手指着左邊叫：

「從那邊來！從那邊來！」

她想像裏的商店的門，是設在左邊的。他便退回去。

他又走上來。她早已做好一種店伙的神氣，守着那些貨物。

他指着硯台，問：

「這種黑布好多錢一尺？」

她生氣的離開店伙的地位，說：

「這不是布，這是綢子呀！」

「這是布！」

二哥頑強的說。她瞪起眼睛，大聲叫，「這是綢子呀！」他們爭論起來。到她努着嘴，眼裏突然浮起一點淚光的時候，他才作出愛護妹妹的神氣，屈服了。

他像先沒有說過這是布那樣的重新問：

「這種黑綢子好多錢一尺？」

她回復到店伙的地位，和氣的說：

「八角！」

「四角！四角！」

「太少了！不修本錢！」

「五角總行了。我買得多。只要東西好，我以後還要買的。我們又是當來往呀！」

「你先生不是外人，我就少一角，七角！要買就買！」

他們講了一陣價錢。過後，她要六角，他只加上五角五分，這樣就弄僵了。他走開。她又照着商店裏面的習慣，在這時叫：

「五角八！五角八！」

他不做聲。她便最後的叫：

「回來，回來，五角五賣給你！真是相廝賣！」

這樣，交易成功了。她又開始作顧客。

她突然又鮮明的記起一個春天，他們在河邊放風箏。她放的是一個「美人」，有幾個頑童說這「美人」不好看，簡直是「豬八戒」。她在被譏笑得難堪極了的時候，二哥便撲過去，向那正在笑着說話的人一拳。幾個男孩子便扭打起來。二哥過後被人摔在地上，她驚嚇住，大聲的哭了。這件事給她的印象那樣深。她還有一點驚嚇的情緒。

這些事還像是適才發生的，她有點惘然。二哥的愛護是那樣真切的顯示在面前，她是在這愛護裏長大的。她摔脫不開這個愛護。

她不由自己的很快的便將心落到眼前的事情上。他這幾天來的求恕的眼光，和那一切無言的舉動，她所忽略了的，在這時却突然顯出一種無比巨大的感人的力量。

她立刻那樣衝動的跑到門邊，打開了門。

「二哥！」

她叫。但二哥不在那裏。他早就離開那裏，走出這院子，不會回來了。

她沒有洗臉，沒有再回到屋子去，便慌亂的離開那裏。她急急的走出院子，踏上公路，向城市跑去。她遺忘了早飯，和學校裏面的功課。

早晨是清新的。夏天的陽光正散佈在田野間。她急急走着，有時還夾了小跑，要趕去和二哥作一次最後的見面。

到了城市，她便向輪渡碼頭跑去。國船上，正擠滿黑壓壓的人在等船。她買了票，混進人羣中。從欄杆的上面，看得見對岸的景物，坡上便是公路的起點，和汽車站。

向這邊開來的汽船到了江心。她望着對岸，心跳起來。不久，汽船靠攏國船，在出了客人以後，這邊的人便擁上去。她混雜在人羣裏，踏上汽船。

汽船離開國船，向那邊開動的時候，她心裏志志的跳，不知道能不能夠會到二哥。她早跑出了汗水，這時候還在喘氣，面孔紅紅的。她完全沒有留心週圍的事。

船好像駛行得太慢了，她恨不得怎樣飛越過這隻船，這條江，一下就落在那邊的車站上。時間是很寶貴的。一秒鐘也那樣難挨。

船靠攏了那邊的國船，她顧不得人的擁擠，最先衝出去。接着她踏上岸，帶着小跑，向汽車站走去。

望到車站的時候，那裏擠滿了人，在鬧嚷着。她重新出了汗水。

她喘着氣，很快的跑進車站。她最先便問那輛越過省境的長途汽車開走沒有。

車站上的一個人說：

「才開走了！有了五分鐘！」

她急了，沒有想一下那「五分鐘」的意義，便慌忙走出車站，向公路上跑去。她望着前面，彷彿會發生一個奇蹟，那車子會在眼底下現出來。

跑了一陣，她才失望的停住。她才知道已經不可能再見到二哥了。那車子已經走了很遠，還將繼續把他帶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。

她呆呆的站了一會，才慢慢走回來。經過車站的時候，那裏像先前一樣的嘈雜，正開始排起一列買票的隊伍。一輛短程班車開出了。

那車站對她不再具有意義，她漠然的走過去。一個沉重的東西頑強的梗塞在她的心上。她感到一

個追悔不回来的錯誤。

江水好燦爛。太陽高高的掛在雲端，天空顯得無比闊大，明亮。城市罩在陽光裏。

到了江岸，汽船正倚在國船邊。她慢慢走了上去，正是將開船的時候。船上人聲很嘈雜，有人在搶座位，有幾個忽然碰頭的朋友在高聲的寒暄。一陣汽笛聲尖銳的叫起來，接連又一聲，那聲音飛越過闊大的河面，又折回。這邊聽得到長長的回聲。當船「軋軋」的開始移動的時候，汽笛的回聲，最後一次的從對岸飄盪了過來。

